

目錄

属灵人（下册）



第一章 心思

第二章 意志

第三章 被动与被动的危险

第四章 信徒的误会

第五章 到自由之路

第六章 信徒与他的身体

第七章 疾病

第八章 神为身体的生命

第九章 胜过死亡

第一章 心思

[回目錄](#) [下一篇](#)



人的心思就是人思想的机关。我们人就是借着心思来知道、来思想、来想像、来记忆、来明白。人的智力、理性、智慧、聪明，都是属乎心思的。广义说来，我们的心思就是我们的头脑。心思是一个心理上的名词，头脑是一个生理上的名词；心理上的心思，就是生理上的头脑。这个心思在人生中间也是占极大的部分，因为人一己的思想是最足以左右人的行为的。

重生以前

一件事是特别的，就是照着圣经看来，人的心思乃是一个战场，撒但和邪灵就是在这里与真理争战，也就是在这里与信徒自己争战。我们如果可以引比方的话，就人的意志和灵，好象是邪灵所要攻取的城池，人的心思，乃是战事发生的地场，用以得着那个城池的。使徒说，“因为我们虽然活在血气中，却不凭着血气争战。因为我们争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仇敌坚固的营垒。因之我能攻破那辩论者各样的理想，和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并将人所有反叛的思想监禁，使他们都顺服基督。”（林后十 3~5，另译）在这里使徒最初告诉我们以一个争战，后来告诉我们以这一个争战到底是在哪里，是为着什么。

我们所看见的，就是这个争战是完全与人的心思发生关系的。使徒将人“各样的理想”当作“仇敌坚固的营垒”。他以为这个心思是仇敌所固守的营垒，所以，非“攻破”不可。他并且还以为在这营垒中间是有许多“反叛的思想”的；他要攻破人的心思，并将人心里里的“反叛思想”掳来“监禁”，使这些思想完全“顺服基督”。这样看来，人的心思乃是一个战场，因为邪灵是在这里和神争战的。

当人还未重生之前，圣经告诉我们说，“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林后四 4）这与刚才所引的圣经是相合的，因为撒但就是这样地坚守人的心思，使之盲瞎。人也许以为自己是聪明的，能够用许多的理论来反对福音；还有的人或者以为别人所以不信的缘故，乃是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岂知是因人心思的眼睛被撒但所遮蔽。人的心思既是这样地被撒但所固守，就叫人的“心地刚硬”（林后三 14），“随着肉体 and 心思所喜好的去行，……为可怒之子”（弗二 3），而“在心思里与神为敌”（西一 21），这是因为“肉体的心思，就是与神为仇”（罗八 7）的。

读过这些圣经，并看见黑暗的权势是如何特别与人的心思发生关系的，就叫我们知道，人的心思乃是撒但所特别容易攻击的部分。黑暗的权势对于人的意志、情感和身体，若非已经有了相当的地位，就并不能直接下手作什么。但是它们对于心思却非这样。心思好象已是它们的产业，并不必人怎样特别允许或请求它们来，它们便可以自由作工了。使徒将心思当作“仇敌的营垒”，好象就是告诉我们可以撒但和他的邪灵是如何根深柢固地与人的心思发生了关系；所以它们能将心思当作它们的营垒，借着心思保守它们的囚虏。它们利用人的心思使人顺服它们的权力；它们也利用它们囚虏的心思，将毒物传递给别人，并引起那些人起来反抗神。我们真不敢说定，今世的哲学、论理、知识、查考、研究和科学，有多少不是从黑暗的权势来的。不过一件事是定规的，拦阻人认识神的理想，都是仇敌的堡垒啊。

心思这样地与黑暗权势接近是无可怪的。人类第一次的犯罪，就是为着追求“分别善恶的知识”，而那知识是撒但所给的，所以，人类的知识（心思）就和撒但是特别相投的。我们如果谨慎地读过圣经，并观察过圣徒的经历，就能看见人所有与撒但和他邪灵的交通，都是在心思里的。不要说别的，只说魔鬼的试探。所有魔鬼给人的试探，都是在心思里给人的。不错，他常是借着肉体来挑动人的赞成。但是，每一次都是将所有的试探，制成一种的思想来引动人。我们不能将试探和思想分开。所有的试探都是在思想里给我们的。我们的思想既是这样地向黑暗的权势“门户开放”，我们就应当知道如何防守我们的思想。

当人未重生时，就是他的思想拦阻他认识神。所以，需要神的大能来攻破人的理想。在人得救的时候，有一件事发生，或者说是应当发生，就是悔改。悔改在原文的意思并没有别的，不过就是“心思的一变”。因为，人乃是在心思里与神为敌，所以，神要人的心思改变一下；好叫他将生命给人。人在不信的时候，是心地黑暗的，在得救的时候，乃是心思改变的。因为心思是那样地与魔鬼联合，所以，当人还未接受一个新心之前，神要人先接受一个改变的心思（徒十一18）。

相信之后

当信徒悔改之后，他的心思并非完全脱离撒但工作的。撒但从前怎样借着心思作工，现今还是照样借着心思作工。使徒对哥林多的信徒说，“我只怕你们的心思或偏于邪，失去那向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象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林后十一3）使徒知道今世的神如何弄瞎不信者的心思，他也要如何迷惑已信者的心思。使徒知道，信徒虽然已经得救了，但是，他的心思尚未更新，所以，还是最紧要的战场——心思要比全人别的机关，多受黑暗权势的攻击。

我们应当知道撒但的邪灵是特别注意我们的心思，并且，都是在我们心思里攻击我们的。“就象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撒但不是先攻击她的心，乃是先攻击她的心思；照样，邪灵所要先攻击的，并非我们的心，乃是我们的思路，好叫我们失去统一的信心。因为它们知道，我们的思路乃是最软弱的一点，当未信的时候乃是它们的营垒，直到如今，还有许多的地方，尚未完全攻破，所以，它们在此下手，乃是最得计的。夏娃的心乃是无罪的，但她却在心思里接受撒但所提议的思想，并且被他诡诈的能力所迷住，以致她的心思失去理性，因而陷入罗网。所以，信徒自夸存心正直是无大用的，他的思路必须受教如何抵挡邪灵，不然，就它们有方法来试探，来欺骗你的思路，然后使你的意志失去其自主的心。

使徒在下文就告诉我们，这样的危险，要从何而来。就是有人要“另传一个耶稣”，使他们“另受一个灵”，“另得一个福音”（4）。这就是说，信徒的危险就是被错误的教训注入思路，以致他们离开基督纯正的福音。这些都是“蛇”在今日所要作的。撒但要假作光明的天使，使信徒在心思里敬拜另一不是主的“耶稣”，接受另一不是圣灵的“灵”，并且借着他们去传扬另一不是神恩典福音的“福音”。使徒说，这些都是撒但作的，并且是在信徒的心思里作的。撒但将这些的“道理”都一一装饰成为思想，然后一一注入信徒的思路。

最可惜的，就是今日有几个信徒能知道这些事呢！有多少信徒知道撒但是将这么好的思想给人呢！我们应当知道，信徒可以得着一个新生命，一个新心，但是还没有一个新的心思。多少的信徒他的心是新的，但是他的头是旧的。心是满有爱心的，但是，头（思路）一点的意识竟然都没有。

多少的存心都是完全清洁的，但是，头脑里的思想并不如是的清楚。心思里不过充满了各种的杂物。所以缺乏了最紧要的属灵眼光。多少的信徒，他的心中真是爱怜神所有的儿女，但是他的思路里却充满了各种的理想、意见和目的。多少神最好、最忠心的儿女，他的思想乃是最狭窄的，并且是满有成见的。他们已经定规好了，什么叫作真理，也只要那一种的真理，对于别的，他们完全拒绝，因为那些与他们的成见不合。这都是因为他们的头不象他们的心那样大。

还有许多神的儿女心思里从来不会想出什么来；虽然听见了许多的真理，但是，他总不会记得，也不会实行，也不会以之传扬给人。听是听过不少了，但是，没有力量来发表一点。他虽然多年领受真理，但他却不能帮助别人一点的需要。也许这样的人还要自夸以为自己乃是充满圣灵的！这些的原因，都是因为心思还没有完全更新过。

人的头害人，比人的心害人更多！多少的信徒如果能分别心的更新，和头的更新的不同，他们就不至于错信人了。信徒应当知道，人可以与神有最亲密的交通，然而心思却在无意中接受了撒但的提议，因而，使他在行为、言论及眼光中有了许多的错误。

所以，除了圣经明白的教训之外，没有一个人的言论是完全靠得住的。我们不可因为亲近、佩服、尊敬某某人的缘故，便靠着他的话语而活。应当知道，他的言行虽然是最圣洁的，但是，他的思想不一定是属灵的。我们现在所注意的，并非他的言行，乃是他的心思—头脑。如果我们因着一位工人的言行的缘故，而信其所说者为神的真理，我们就是以人的言行作为真理的程度，而非以圣经了。历史上许多传说异端者多是圣洁的信徒！原因是因他的心—生命—虽然更新了，但是，他的头—心思—还是依旧的；所以才如此。自然，我们承认生命比知识更要紧—不知道要紧得多少倍。但是，既在生命上深受造就之后，知识—从更新心思所发出的一也不可不求。信徒应当看见他自己的心和心思都是新的才可以。

不然，心思如果未更新，就信徒的生命是偏颇的，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今日普通的教训，都是注重在基督徒的属灵生活（心），应当怎样地有爱心、忍耐、谦卑等等。这些乃是最紧要的，真的没有什么能以代替这些。但是，我们不能以为这些就足以补满所有的需要了。紧要，但不足以包括一切。信徒的心思应当更新、放大，加增力量变作刚强也是紧要的。不然，我们就要看见偏颇的生活。许多的人都是以为属灵的信徒应当都是没有意识的。好象越愚笨是越好的一般。除了在生活上比人好一点之外，是没有其他用处的，是不能委托他作什么的。自然我们不是要属世的聪明和知识。但是，神救赎的目的，并不是要我们就是仍旧使用我们从前被罪沾染的心思。神要我们的心思更新，一如我们的灵更新一般。神要我们的心思恢复到祂造人最完美的地步，好叫我们不只在生活上足以荣耀神，并且会在心思上荣耀神。不知道有多少神的儿女，因为忽略了他的心思，以致心思太狭窄、太固执、太刚硬，有时竟然太污秽，以致亏缺了神的荣耀。信徒必须知道，他的生活若要完满，他的心思就必须更新，神的国度今日缺乏工人，就是因为许多信徒的心思并不足以负担什么。因为信徒忘记了在得救之后，当去追求心思的完全更新，以致他们就让他们的工作受了阻挡。因此，圣经才注重地对信徒说，“要心思更新”（罗十二2）。

邪灵攻击的心思

我们今日如果查考过信徒心思里的一切经历，我们就知道，信徒的心思不只是狭窄而已，并且还有其他许多的毛病。例如：心思里充满了各种自己不能管治的思想、想像，污秽的图画，流荡和纷乱的思念，记忆力的忽然停止，不知何来的成见，集中力的薄弱，思路停滞、壅塞，好象心思是受了锁链一般，充满了狂热的思想，一直转动不休。信徒总是觉得自己没有力量来管治自己的心思，使之照着意志的主张，并且，无论大大小小的事总是时常忘记，他作了许多“失检”的事，自己也不知道为着什么缘故，从来也不去查考到底是为着什么缘故。照着信徒的身体而言，他也并非有什么毛病的，但他却不知道为着什么他的心思却有如此的症候。今日许多信徒的心思都是这样的，但是他们却不知道其原因。

如果信徒看见他自己的心思真是象这里上文所说的，他只要注意几件事，就能知道，到底这些的病症是从哪里来的。他只要问自己几句话就够了。我的心思是谁管治的？是我自己么？如果是，为什么我现今不能管治呢？是神么？但是，照着圣经的原则，神是不替人管治心思的如果不是我自己，也不是神，那么是谁呢？自然是黑暗的权势，占住我的心思发出这样的症候。所以当信徒看见自己不能管治自己的心思时，他就应当知道这是仇敌作的。有一点是应当时常记得的，就是人是有自由意志的。神的目的是要人自己管治自己。人有权柄管治他自己所有的本能。

因此心思是应当顺服人意志的管治才可以。信徒当自问：我有没有这样思想？是不是我自己思想？如果不是我自己思想，就必定是能在人心里作工的邪灵所作的了。我自己的意志是不要思想的，我的心思又是以我意志为主的，但是，我的心思竟然继续“思想”，就现在心思里的思想并非我思想的，乃是另有一个“人”在那里违反我自己的意志，而用我心思的本能。信徒应当知道：他若没有要思想，就心思里的思想，并非他的，乃是邪灵的了。

如果信徒要分别什么是他自己的思想，什么是邪灵的思想，他就应当注意他的“思想”是怎么来法的。如果起初他的心思是安静的、平稳的、照常的、自如的，照着他所处的地位而作工，忽然闪电般似地来了一个念头，或者一个完整的思想，与他当时所作的工，和所处的地位是没有关系的，或者不是按着次序所当有的，就这样闪来的思念是邪灵所作的工，要将它们的思想注入信徒的心思，使信徒以为这是他自己所想出来的。一件事是定规的，邪灵所注射给人的思念，都是这人在那时所没有的，和这人的思路并不相合的，完全“新”的，自己并没有要这样想，而这思念忽然自己来的。

当信徒有了这样的思念之后，他最好就是问说，是我自己这样思想么？真的是我自己想么？是我自己要这样思想么？或者是“思想”自己在我心里鼓动起来呢？或者是我所不要，也没有这样的思想呢？信徒当查问到底真的是否是他自己在那里思想。如果他自己并没有发起这思想，也是反对这思想，然而这思想竟然在他的心思里了，就可断定说，这思想是从邪灵来的。凡一切人意志所没有要的思想，和一切反对人意志的思想，都不是人自己的，乃是从外面来的。

还有在许多的时候，信徒的心思里充满了许多的思想，信徒自己要停止这样的思想，竟然不能。他的心思（头脑）好象是一种的思想机器，被一种外来的力量把它“开”起，一直继续着在那里思想，没有法子制止。信徒虽然频频摇头，要把他自己的思想摇出去，但总是不能。思潮好象泉源滚滚，不舍昼夜，没有法子停止。在这样的情形中，信徒多不知道为着什么缘故；岂知这不过是邪灵的工作。信徒应当知道什么叫作“思想”。

思想是他的心思抓住一件事。但是，在这不能停止的思想里，并非他的心思抓住一件事，乃是一件事抓住他的心思了！本来是思想事情，现在是心思不想，事情迫它来想。许多的时候，信徒自己要把一件事放下，但是好象有了外来的力量，时时在他的心思里提醒他，不许他忘记，要他继续思想。这个就是邪灵的工作。

总之信徒应当查考一切反常的现象。除了有天然疾病的原因之外，一切反常的现象，都是从邪灵来的。神并不干涉人天然本能的作用。神从来不将他的思想忽然搀杂在人的思想里，也不忽然限制了人心思的工作，而使之失去什么。一切思想的忽然停止，好象头脑空了一般，或者头脑里忽然发生了不是顺着思想次序所当有的思想，或者正在记忆事情的时候，忽然好象电线割断了，不能再继续一般，或者竟然始终用不来自己的心思和记性；这些都是邪灵作工的结果。因为邪灵占住了心思的机关，所以，有时它能抓住，使之停止作用，有时它能放松一点，使之重行活动。

信徒应当知道一切天然的原因，只能发生天然的病状。这样忽然的思想和忘记，乃是出乎我们意志管治，并天然次序所当有的结果之外的，所以，必定是超然者所作的。信徒如果这样审察自己心思里所有的现状，就不至于不知自己病状的原因了。

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邪灵是“在悖逆之子里面运行的”（二 2）。这是最紧要的一件事。邪灵作工不只是在人的外面，并且是在人的里面。人若要人作工，最多只能用话语和表情，并其他身体上的举动。但是，邪灵不只这些都会，并且还会别的。它们不只会人的外面作工，象人对人一般，并且会进入人的里面运行。这就是说它们会钻进人的心思里作工，使人听从它们。人不能钻入别人心思里，偷着在暗中提议许多事，使人不能分别这些意思从哪里来，但是邪灵能。它们有人与人彼此交通所没有的法子。它们先在人的心思里作工，然后达到人的情感，因为心思与情感是紧紧相连的。

它们先在心思里作工，然后达到人的意志，因为心思与意志也是紧紧相连的。它们运行的法子就是在暗中偷着将它们所喜欢的思想放在人的心思里，以成功它们的目的；或者人自己有什么思想是它们所不喜欢的，它们就也使之想不出来。黑暗的权势会这样将思想给人，并且将人的思想偷去。约翰十三章二节说，“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这是说到撒但怎样将他的思想放在人的心思里。路加八章十二节说，“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这是说到撒但怎样将人所应当记忆的话夺去，以致人忘记了一切。这两节圣经将邪灵对人心思两种的工作告诉我们，使我们知道它们的作为。它们的工作，就是这样地在人的心思里加增什么和减少什么而已。

邪灵攻击的原因

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到底为着什么缘故信徒的心思被邪灵这样攻击呢？一句答应的話就是说，因着信徒在心思里予邪灵（或称鬼）以可攻击的机会。我们应当知道信徒的心思被鬼攻击是一件可能的事，因为这是许多信徒的经历所证明过的。最常被鬼攻击的地方就是心思，因为心思是特别与邪灵相投合的。都是因为信徒的心思是被邪灵攻击的，所以，才有以上的现象。心思的局部或全部已经脱离了人的主权，而落在邪灵的手中，所以，它们能够照着它们的意思而思想，而停止，而置信徒自己的意思于不顾。心思虽然仍是寄在信徒的身上，然而，主权已属了别人，所以，虽然反对，也没有用处。

信徒在什么地方以地位给邪灵，就那一个地方今后不再顺服人自己的意志，乃是顺服另外一个意志了。信徒在心思里以地位给邪灵，就是说信徒失去心思的主权。倒过来说，如果信徒在心思里是失去主权、不能自治的，就是说他的心思是被邪灵所侵占的。如果邪灵没有攻击信徒的心思，就信徒的意志能够管治一切。要思想就思想，要停止就停止，并不会遇见难处。

信徒的心思为什么这样被邪灵所攻击呢？乃是因为信徒在他的心思里曾为着邪灵留地位。因为心思是特别与邪灵发生关系的，所以，信徒就也多在心思里为邪灵留地位。这些的地位，就是信徒在心思里所授与邪灵的把柄，使邪灵能以自由作工。一件事是我们应当记得的，就是人的心思是人的，邪灵如果没有得着人的允许，邪灵是不能用人的心思的。人若非自愿——不论有心无心——将心思交给邪灵使用，邪灵是不能侵犯人的自由的。

这并非谓邪灵永远不会在心思里试探我们——这是今生所作不来的。但是，当我们运用意志反对之后，是会立即停止的。现今的毛病，就是有许多信徒，在许多的时候，虽然用自己的意志来反抗，也不会停止的。这是不应当的，是邪灵作工的证据；因为这是违反人意志的。

当信徒真是以地位给了邪灵之后，这个心思里，就难免有许多邪灵的工作了。就邪灵可以照着他所给它们的地位，而在他身上作工。他既在心思里为邪灵留地位，邪灵就能在他的心思里畅所欲为。在邪灵作工的原则中，最紧要的，就是要以地位给它们。有了地位，它们才能作工；没有地位，它们就没法活动。它们作工的多少，也是照着所得的地位多少而定。都是因为信徒在心思里为邪灵留了地位，所以邪灵才如此地在信徒心思里面作工。信徒在心思里所给邪灵的地位，大约可分为六种，我们现在逐一略为一看。

（一）未更新的心思。肉体永远都是邪灵作工的地位。心思若未更新，就邪灵尚大有可为——虽然其人的灵已经重生。许多的信徒，在悔改的时候，虽然将心思改变一下了，然而，这并非谓撒但所弄瞎的心眼，已经都完全明亮了，也许还有许多的地方，尚是有“帕子”盖过的。因为这些黑暗的地方是邪灵旧日的工场，所以今日虽然减少了，究未灭绝，它们就据之以为地位，从此作出它们的工夫来。并且，最常的，就是当信徒未得救之先（或者得救之后），因为犯罪的缘故，叫邪灵盘据了他的心思，现今虽然经过一番的改变，究竟那旧日的地位尚未查出，也未除去；所以，邪灵就依之以为根据地。

邪灵是最谨慎要盖过自己的工作的。如果信徒尚是属肉体的，它们就要借着他的心思发出许多的思想来，好象与这人的性情和程度相同的，就叫他相信以为这是他自己的，乃是天然如此的。如果这人是追求圣灵浸礼的，它就要假冒圣灵的工作，将许多超然的启示给他，使他相信以为这是属神的。邪灵因为知道这样未更新的心思，是它们作工最好的地位，所以就多方阻挠信徒，使之不知，也不求心思的更新。这一种的地位是最普通的。但是如果光是这一种的地位，没有以下所要说的被动，就心思和记性，尚不会薄弱到顶厉害的地步。

（二）不正当的思想。一切的罪恶都是给邪灵以地位的。信徒在心思里注重罪孽，就是说，他将他的心思借给邪灵用。因为一切的罪恶都是从邪灵来的。如果信徒在他心思里容让罪恶，他就不能拒绝在罪恶后面的邪灵。罪恶的思想居住在心里多久，邪灵也可以在里面作工多久。一切的污秽、骄傲、不仁、不义，等等的思想，都是以地位给邪灵的。凡在心思里一次容让，而不拒绝这样思想的信徒，都要看见下一次这样的思想要来得比上一次更容易得多，也更难抵挡，这是因为邪灵在信徒心思里已经有地位了。

除了罪恶之外，还有许多的思想——不正当的——都足以为邪灵将来作工的根据。许多的时候，邪灵注射了一种思想进来，信徒如果接受了，这思想也就是一个地位。一切没有证实过的理想，一切虚浮的思想，一个不知何来的思念，耳边无意所听的一句话，书中无意所读的一行字，以及其他人生的妄想，都是留地位给邪灵，使它们将来——也许在几年后——可以因之而作工，使信徒满有成见，反对神的真理，而相信许多的异端。

(三) 误会神的真理。信徒很少想到，我们一次接受了邪灵的谎言，就是一次将地位给邪灵。邪灵在我们身上、环境中和工作里所作的工夫，我们如果误会了—把它们解释错了—以为这是天然的，或者应该的，是自生自灭的，或者是我们自己这样那样所致的，就我们是将地位给邪灵，使它们在这些事上还可以继续作工。这是因为我们已经接受了邪灵的谎言，它们现在就能借着我们所已经接受的谎言而作工。我们因着相信其不是出乎邪灵的，以为这些事的临到，都是有因的—出乎自己的因—就在不知不觉之中，允许了这些事存留在我们身上。这样的允许虽然是受欺骗的，但是，邪灵已经得着够多的地位，使它们继续作工了。

在另一方面，许多的信徒因着误会了神的真理，因为不明白什么叫作与主同死、奉献归主、神的运行、等候圣灵以及其他的真理，就在心中有了成见，以为这些的灵道是这样那样的。邪灵就趁着机会，将信徒所误会的、所思想的给他。邪灵就是照着信徒所误会的而作工。信徒以为这些是出乎神的。岂知乃是邪灵因着他误会的缘故，而假冒神的工作呢？

(四) 接受提议。邪灵是最多将它们的思想注入信徒的心思的。特别对于信徒的境遇和将来，邪灵最喜欢将它们“预言”给信徒。它们告诉信徒说，他将来要变作怎样，要遇见什么事，信徒如果不知这是从邪灵来的，便接受了，或者并不拒绝，就是任其留在心思里，就在合式的时候，邪灵要在环境中作工，使信徒遇见它们所预言的事。信徒不知，也许还要以为，他自己早已想到此事了。岂知事实乃是：邪灵将它们的意思装饰作一种的预言，注入信徒的心思，以试探信徒的意志接受与否。信徒的意志不生反对，或竟赞成之后，邪灵就得着地位，可以照着其所要行的，向信徒行了。一切因听算命、看相人们的话语，所得的应验，多是照着这个原则的。

有时，对于信徒自己的身体，邪灵也有类似的预言，说他是软弱的了，或者是病了。信徒接受这个思想，就真病了，发软弱了。信徒自己在病时，只知道是自己病的；有科学知识的人，就说这是心理的作用；但是有属灵眼光的人，就知道是因信徒接受了邪灵的提议，以致将地位给它们，以致它们按着所给它们的地位而作工。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所说的天然疾病，和人所说的心理作用，其实不过都是邪灵因人所给它们的地位来作工而已。信徒如果不抵挡一切从邪灵来的思想，就邪灵可以照着它们所给信徒的思想而作工。因为这是一个地位。

（五）心思空白。神造心思给人，原非为着不用的。神原是要“人听道明白了”（太十三 23）。神原是要用人的心思来接受他的道，然后，再从心思达到他的爱情、意志和灵去。因此一个活泼的心思乃是邪灵作工的阻挡。所以邪灵最大的目的就是要信徒让他的心思陷入空白的地位。“空白”，意思就是里面什么都没有，变作一个真空。它们若非用（甲）诡计，就是用（乙）武力，使信徒的心思变成空白。因为邪灵知道当信徒心思空白的时候，他就不能思想，失去理性，没有意识，无所疑问地接受邪灵的“教训”，也不管这教训是有什么性质，或者要有什么结局。

信徒本来是应当使用自己心思的，但是，使用自己的心思是叫邪灵不便利的，所以，邪灵尽力要使信徒的心思空白。当信徒的心思是照着常度而活动时，信徒就能审定一切没有意识的超凡启示，和注射进来的各样思想，而知其来源。一切的心思空白，都是以地位给邪灵的。一切在心思空白时，所得着的启示和思想，也都是出乎邪灵的。信徒如果有了一时不用自己的心思，他就要看见邪灵是很热心要帮他的忙的！

（六）心思的被动。普通说来，心思空白和心思被动是没有什么分别的。但是，严格说来，心思空白就是不用心思；心思被动就是等待外来的力量来用心思。被动是更深一步的空白。被动就是自己不动，让外来的力量来动他。心思的被动，就是自己不想，让外来的力量在自己的心思里思想。被动就是变成机械。

心思的被动是邪灵作工的最好地位，没有别的地场是邪灵所更喜欢的了。因为信徒如果不用自己的心思，而望外来的力量临到他的身上，就超凡的邪灵有了机会可以占据他的意志和身体了。一个昏昧的心思如何是易于受欺，因其不能明知自己是作什么，是去哪里；照样一个被动的心思，也是易于受攻击，因其是没有意识，不能感应，好象没有头脑的。信徒如果让其心思停止思想、推究、决断，而不将自己的经历和行动与圣经比较，就是招呼撒但来心思里欺骗。

许多的信徒因为要随从圣灵的引导，就以为他们从今以后不必再借着圣经的亮光，权衡、推究、决断一切好象是从神来的思念。他以为被圣灵引导的意思，就是自己象死了一般，听从心思里所有的思想和冲动而已。他特别相信祷告之后的思想是从神来的，所以，就在祷告的时候，和祷告之后，让自己的心思陷入被动，停止自己的思想和其他心思的活动，以接受“神的思想”。他相信这样的思想是从神来的；以致他变成一个刚硬、固执、没有理性的人，作出许多刚硬、固执、没有理性的事。岂知（甲）祷告并不会将我们的思想变为属神的，（乙）在祷告时和以后的等候接受属神思想，乃是招呼邪灵来假冒神，（丙）神的引导乃是在直觉里，并非在心思里。多少的信徒因为不明白神并不要人被动，乃是要人活泼地与他同工的缘故，便用许多的工夫要将自己练成一个心思被动的人——意思就是练成一个自己不会思想的人——盼望得着神的思想。

岂知当他自己不用心思的时候，神并不用人的心思，将他的思想给人——因为神的规章是要人用意志管治他自己的本能，而与之同工——乃是邪灵趁着机会进来管治。神并不要人变成机械来接受他的启示，惟独邪灵要。因此一切的被动都是给邪灵以便利的。邪灵就是利用信徒的愚昧和被动，而在信徒的心思中作工。

被 动

信徒所有给邪灵的地位都是引起邪灵的工作的。但是，在这些地位中，最重要的就是被动。因为被动是表明意志的态度。而意志乃是全人的代表。被动使邪灵能以自由作工，不过在外面掩饰，使信徒不知是它们在那里作工而已。信徒所以陷入被动的缘故，都是因为无知。他因为误会了心思在灵命的地位——同时把它看得太大或太小——就让自己的心思陷入被动，而听从被动心思的思想。所以，看明神引导的法子是不可少的。

心思的被动是因误会了奉献给神，和顺服圣灵的意思。许多的信徒以为头脑的思想是阻挡他灵命的。其实岂知头脑的一停止工作，和二胡乱工作才是阻挡灵命的。三头脑的正当工作乃是有益的，也是必须的。因为惟此才能与神同工。我们从前已经很注重地说过，引导的正轨乃是在乎直觉。并非在乎心思。这是最紧要的，我们并不忘记这个。信徒所跟从的乃是直觉中的启示，并非心思里的思想。跟从心思而行的，就是随从肉体而行，乃是引到错误之途的。但是，我们并非说，心思在次要的事上也是没有用处的。我们若要将心思当作直接与神交通，得着启示的机关，我们就是大错特错了。但是，这并不拦阻心思作它一部分的工夫，以助直觉。不错，是直觉知道神的旨意，但是我们还需要心思来检查我们的感觉到底是否出自直觉，或者不过是自己情感的假冒。到底里面的感觉是否神的旨意，是否合乎圣经。我们使用直觉来知道，但是，我们需要心思来证实。我们是何等地会错误呢！如果没有心思的辅助，就我们很难以定准什么是真出乎神的。

在引导的正轨中，心思也是需要的。虽然我们知道直觉的引导，在许多的地方是反理性的；但是，我们并非要用心思来和直觉辩理，我们当用心思来考察看到底这件事是否出乎神。直觉知道神旨是很快的，但是，我们需要时间用心思来反复推求看，到底我们所知道的是否出自直觉，出乎圣灵。如果是从神来的，就当这样用时候推求的时候，直觉要发出更的确的感觉，使我们有更深的信心以为这事是出乎神的。心思这样——也惟有这样查考——的工作是有益的、正当的。如果是出自自己血气的思想和感觉的，就几经查考之后，良心就要发出反抗的声音。所以，理性的推究要明白一件事是否出乎神的，不特不会拦阻，并且反将机会给直觉，使它能为自己证明。如果一件事真是出乎直觉的，就不惧怕心思的理性如何推究。反之，许多惧怕推究的引导，恐怕都是出乎自己的！心思不应当引导，但是，绝对需要心思来查考各种的引导是不是出乎神。

这样的教训乃是圣经的教训。因为经上记着说，“不要作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总要察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弗五 17、10）。心思的功用是不可埋没的。神并不抹煞人的魂机关，乃是将它们更新过，而用之。神要信徒顺服他时，知道自己是作什么，无意识的盲从是神所不要的。神不要信徒晕着头脑不知作什么，就是听见了什么，或者觉得了什么，便以为是神的旨意而去行。神也不要自己使用信徒的哪一个肢体，叫信徒不知道何为，就是在黑暗中顺服。神要信徒明白他的旨意，而自己有意识地使用自己的肢体来听从。懒惰的人就要自己不负一点的责，就是被动地让神使用他，或他的哪一部分。但是，神要人主动地去查考什么是他的旨意，而运用自己的意志使用自己来顺从他。神要人的直觉与意识一致。

但是，信徒并不知道这是神引导的正轨。他就是让自己陷入被动，盼望神将他的旨意放在他的心思里；或者受了什么超凡的引导，并不用心思来察验到底这样的引导是否出乎神的，就是盲从；或者并不用心思，明白地照着神的旨意而使用自己的肢体，而盼望神在他意识之外，使用他的肢体。这样作为的结局就是被鬼附。因为鬼附的条件就是要人被动（这个我们要在别的地方详说）。当人自己不用心思时，神也不用他的心思，因为这是违反神作工的原则的，结果就是邪灵趁着机会使用他的心思。不知道有多少的信徒因着不知道世上是有邪灵的，它们是竭力要欺骗神的儿女的，信徒若履行邪灵作工的条件，它们是就要作工的，并且它们乃是在四围侦看，要找机会进来，要使用信徒的，所以就很愚昧地让自己的心思陷入被动。

还有一件事也是我们所当知道的，就是邪灵作工的条件如何。我们已经约略说过是被动。但是，我们现今还要更进一步地查考。我们知道世上有一等的人是特别乐意和邪灵交通的。常人被鬼附是不愿意的，但是，他们是愿意被鬼附的人。他们就是那些关亡者、扶乩者、交鬼者、降神者那一等的人。我们如果详细察看他们所以被鬼附的原因，我们就可以明白一切被鬼附的原则。因为鬼附的原则都是一样的。这些人要告诉我们说，他们若要得着鬼——他们说是神——临在他们的身上时，他们的意志必须完全没有抗拒，就是愿意接受一切临到他们身上的才可以；但是，要使意志这样地被动，他们的心思必定应当空白，完全没有作用才可以。

因为心思的空白是会产生意志的被动的。此二者是得着鬼附的根本条件。因此我们看见一个降神者要得着“神”临的时候，乃是披发摇首，继续至若干时候之久，非使他自己的头脑完全发晕，不能作工；当头脑这样空白时，意志自然什么作用都没有了。当这样的情形一达到的时候，他的口就逐渐不随着己意而转动，全身就逐渐发抖，不久，“神”就临到他的身上了。这一类与灵鬼往来的人，虽然交鬼上身的法子在表面上也许有许多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如果查考其原则，都不过是借着心思空白，要使意志被动而已。

一件事是定规的，你如果查问这些人，他们必定告诉你说，当灵鬼降临的时候，他们的心思是不能思想的（如果不必心思空白，其人已会意志被动，就他还是会思想的），意志是不能活动的。并且，他们必须达到这样的地位——心思空白和意志被动——灵鬼才得降临。不然，是不能的。

至于今日假托科学名义的催眠术，以及宗教神奇的静坐法等等，以为他们会眼见千里，耳听八方，医治疾病，改变性情，其实不过都是按着这两个原则而行。虽然名义是为着人类的利益，但是，“凝神”、“注视”、“静坐”、“默想”等等的方法，不过都是要人的心思先变寂静，好使意志也随之被动，不久就招请许多超凡的灵鬼来，将许多的奇事给他们。无论行这事的人知道他们是招请邪灵与否，我们姑且不问，我们只知他们这样作是履行邪灵依附在他们身上的条件，所以，必定难免这个结局。到了末后，他们也许要醒悟，明白所得的乃是邪灵。

对于这些事，我们不能详细地往下再说，我们不过要信徒们明白，邪灵在人身上作工是需要人心思和意志完全空白被动的。凡履行了这个条件的，它们真是喜欢不过，就要立刻作工。“外教人”履行这个条件时，邪灵就附在他们身上；信徒如果也履行这个条件，邪灵也是毫无顾忌一直进来的。

我们现在所要注意的，就是许多信徒因为不知什么是邪灵作工的条件，也不知履行了邪灵作工条件的，邪灵是不受限制可以作工的，就多有不自觉之中，竟然变作一个交鬼的人，被鬼附！多少的时候，信徒在聚会的时候，因为要等候圣灵降临，直至深夜尚不散会，里面充满各种属魂的活动，以致心思都昏了，心神摇动不能自主，过了一时，忽然有许多奇异的事发生，如人说方言、见异象、觉快乐等等。在他们看来，真的圣灵降临了，但是，我们所应当注意的，就是这样地履行心思空白，和意志被动的条件，除了邪灵之外，圣灵是不肯作工的。

最明显的，我们举一个例子，在这样的聚会中，他们最喜欢用单句话来祷告，如“荣耀”、“阿利路亚”等。他们的口里就是继续不断地念这种单句的口号。我们如果试念一句同样的话，过了几十遍之后，我们就知道到底有什么现象发生。结局就是念到后来口里虽然喃喃作语，头脑里也不知是什么意思了（这是心思空白），然而，自己却不能作主，就是这样地继续念（这是意志被动）；再后，忽然有了外来的力量利用他的喉音，转动他的颌颞，使他说出他平常所不知道的口音。此时，不知者就以为现在又多一人得着“灵洗”了；因为他已经得着灵洗的凭据——会说方言了。岂知这不过是因着履行邪灵作工的条件，让自己心思空白，意志被动，被鬼所利用而已！

现今的信徒只因他所得的，是使他更“快乐”的、更“属灵”的、更“热心”的、更“圣洁”的，所以，就以为这些必定是从圣灵来的。岂知这就是邪灵的诡计。它们如果能得你，它们是不管用什么方法的。它们一见信徒表显降神者的情形，它们就不让机会失去，立即进来。但是，它们不肯把信徒吓走了，所以，它们所作的事都是要使信徒取信的。它们要假冒作主耶稣，这样的可爱、荣耀和美丽，使信徒敬拜、爱慕、奉献给这位“耶稣”，而其实却是敬拜、爱慕、奉献给它们。当它们得着信徒完全的信仰和倚靠之后——这时候是不一定的，有的过的年数很不少——它们就要将更明显属乎它们的给信徒，但是，信徒因为骄傲、懒惰和愚昧的缘故，多不肯察验他自己所受的灵是什么灵。

一件事是定规的（信徒如果记得这件事就好了），邪灵和圣灵的作工，是有一个根本的分别的。当人履行圣灵作工的条件时，圣灵才作工；当人履行邪灵作工的条件，邪灵才作工。人如果履行了邪灵作工的条件，而在表面上所求的乃是圣灵，圣灵也是不作工的。邪灵是要趁着机会活动的。所以，平常的信徒如果不会分别什么是真出乎神的，什么是假冒神的，他可以不管这些，只问自己当初得着这些的时候，是有什么情形的：如果是履行圣灵作工的条件，就所得的必定是出乎神的；如果是履行邪灵作工的条件，就虽然在表面是求圣灵，其实乃是得着邪灵。我们并非拒绝超然的事，但是，我们要分别什么是出乎神的，什么是出乎撒但的。

圣灵和邪灵作工的条件有什么根本的分别呢？一凡一切超然的启示、异象和奇事等等，如果是需要心思的作用完全停止的，或者是在信徒心思的作用完全停止时所得的，都不是从神来的。二一切从圣灵来的异象，都是当信徒心思完全活动的时候，才给信徒的，并且乃是要信徒的心思各种的功能都活泼地来领会这异象；邪灵作工时，就完全反是。三一切从神来的，都是与神的性情和圣经相合的。

我们不要管外面的壳子是什么，明说是属乎鬼神的也好，假托是属乎神圣的也好，或者外面的名称的种数真多也好，我们只问其中的原则如何。我们所应当知道的，就是一切出乎黑暗权势的超然启示，都是需要心思的功用停顿；但是，在从神来的，心思的本能和功用都是可以照旧活动，不受阻碍。旧约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和新约彼得在约帕城所看见的异象，都是证明他们乃是完全会用他们自己的心思的。

在圣经所记载神给人的启示和异象，和今日信徒所得的启示和异象中是有一个根本不同的地方。查读过每一次新约所记载神的超然启示，我们看见每一个受启示的，都是心思有作用的，能自治的，能用自己身上的任何肢体。但是，今日超凡的启示多是需要那接受的人的心思被动——有的完全，有的局部——并且，接受的人也不能，或完全不能使用自己的肢体。这就是属神属鬼的根本分别。例如：圣经中所记载的方言，说的人都是能自治的、有意识的。象彼得在五旬节还能听见人的讥诮，还能回答，证明他的同人并非醉酒，乃是被圣灵充满（徒二）。

象哥林多教会的说方言，他们是会计算数目已有两三个人来，他们是会自约以便轮流而说的；如果没有翻译的人，他们还会闭口不言（林前十四）。他们都是有意意识会自治的。这是因为“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林前十四 32）。今日的说方言是否如此呢？岂非完全自己不能作主么？自己不知自己之所以然么？今日先知所得的灵，岂非不能顺服先知么？而且先知反得顺服灵么？在此我们可以看见出乎神的，和出乎鬼的根本分别。

我们以上都是说到如何分别圣灵和邪灵所给超然的事，现在我们要略看圣灵和邪灵在天然事中的工作，是如何不同的。我们现在举一个例：听神的声音。最起初我们要记得的就是圣灵是要我们清楚明白的（弗一 17~18）。

圣灵从来不把人当作一个机械，而要人无意识地跟从他——就是行善，他都不肯。并且，他是从人的灵里——人最深的地方——发表他的意思。他的引导，从来不一纷乱，二模糊，三迷惘，四强迫。从邪灵来的，就是一从外进内的，最多是从心思进内的，并非从最内的地方发出来的；不是直觉的启示，乃是闪电似的思想；二催促地、冲动地、强迫地，要人立即行动，不让人用时候来思想、考虑和察验；三使信徒的心思麻木混乱，不能思想。一切从邪灵来的，无论是超然，是天然，总是要使信徒失去心思正当的功用；从圣灵来的就不然。

心思被动的现状

最可怜的，就是信徒们并不知道邪灵的工作，与圣灵的工作是有这样根本分别的，就在不知不觉之中，接受了邪灵进入里面，来盘据其心思。我们现在要略看被邪灵攻击的心思如何。

忽来的思想

当信徒的心思陷入被动之后，他们就多有许多的思想从外面“注射”进来。污秽的、褻渎的、纷乱的都有。一阵过一阵从头脑中经过。虽然自己出了主意不要，却不能停止思想，也不能改变思想的方法和题目；头脑好象是一种机器，机关开起来活动了，一时不能停止一般。信徒虽然用自己的意志来反对，也不能使自己所拒绝的思想离开头脑。这样违反信徒意志的思想，都是邪灵所给的。

有时信徒忽然有了闪电般的思想进入心思里，叫他明白、领会，或者发明了什么事。或者乃是许多的提议，要他作这个，作那个。这样忽来的思想，好象乃是出乎信徒自己的，但是当信徒查考之后，就知他自己并没有发起这思想；所以，这个不过也是邪灵在一个被动的心思里所作的工而已。信徒应当拒绝忽来的思想要他怎样举动。这个都不是从圣灵来的。并且，信徒如果随之而行，就要看见其结果是何等没有意识的。

我们知道在这末了的时代中，邪灵真是多作教训的工夫（提前四 1）。信徒应当提防邪灵在他被动的心思里将它们的教训给他。多少的信徒以为乃是他自己在那里揣摩圣经的话语，乃是他自己得着许多新的亮光，明白了许多前人所不明白的。但是，这样的人应当小心，因为许多的时候，并非他在那里思想，都是邪灵将它们的思想忽然给他，或者在人自己许多的思想中，邪灵将它们的一个思想偷着搀杂在里面，使人不觉。

多少的信徒因为不知道他的心思是会受邪灵教训的，以致当他自己在书房里诵读默想的时候，得着不少忽然的光照，就以为这是他在圣道上的新发明，就将这忽然的思想写出来，或者传扬出来，以为这是他研究的结局，当人家读他听他的时候，就希奇这人的聪明是何等的过人。其实不知道有多少这样教训的来源都是从无底坑出来的。

多少的异端，多少“属灵的教训”，多少圣经的见解，将基督的教会弄成四分五裂的，都是因着人在他的书房里忽然明白了什么道理而来的。我们必定不应当看我们所得着的光照，是如何的佳美，只应当问，到底我是从哪里得着这个光照呢？是一圣灵在直觉里启示的呢？二或是我自己思想出来的呢？三还是邪灵将它们的思想给我呢？

当信徒心思被动的时候，邪灵最会将各种没有意识的思想射入他里面，告诉他说，“你是神特别的器皿”，“你的工作是要轰动全世界的”，“你的灵命比别人高深得多”，“你应当另走一路”，“不久神要为你大开传道之门”，“你应当出来靠着信心度日”，“你的属灵用处真是不可限量”。这样一来，就把信徒所有做醒的械都缴了。使他一天到晚就是靠着这些的思想而活，时刻都是梦想他自己是如何伟大，如何超奇，如何的了不得。他因为不用心思、理性的缘故，便不知道这样的思想是如何伤害属灵生命的，也是如此可笑的，总是萦念自己不已，幻想他的将来如何。

在为主传述信息的人中，也常有受一时忽来思想的支配。多少的传道人就是将那些经过他心思的“忽然启示”传说出来。他在讲说的时候，若非顺服忽然的思想而言，就是随着长久在他心思里表演的“启示”而言；他以为这是出乎神的，所以，就被动地接受；岂知神不忽然启示，也不在心思里启示。

这样的话语虽然有时是满有意义的，但是，总难免是从邪灵来的。有时当信徒传道的时候，忽有许多的章节倾倒进入他的心思里。自己心思没有出主意，但是，圣经章节却源源而来。使听众都受了他的鼓动，但是，聚会一过，众人如梦方醒，在实际的生命上却没有得着帮助。这样经文的倾倒，有时在私独时也是有的。这也是邪灵的工作。

信徒既在心思里为邪灵留了地位，就没有什么思想是邪灵不能给信徒的。最常在同工的信徒中间，邪灵就是无根地将一个疑惑的心，或者一个隔膜的意思放在其中的一个里面，使他和别人分开。邪灵就是使信徒无缘无故地想这人是这样的，那人是那样的，这人对他大约是这样的，那人对他大约是那样的，就将他们分开了。其实这样的思想都是无根的，信徒如果知道抵挡，并查考这样思想的来源，就不至于有这么多的离散了。但信徒还是以为这些都是自己想的，并不知道邪灵也会把思想放在他的心思里。

图 像

邪灵不只会将思想射入信徒的心思里，他们并且也会将各种的图像在信徒心思里表演。有的是很清洁、美好的，也是信徒自己所喜欢的，有的是很污秽、罪恶的，是信徒良心所恨恶的；但是，无论好歹，无论喜欢与恨恶，信徒自己却没有能力禁止这图像进入自己的心思里。已往的经历，将来的臆测，和其他的事情总是不理信徒意志的反抗，而萦回在他的眼帘前。这是因为信徒想像力陷入被动了，以致信徒不能管治自己的想像力，让邪灵随意怎样利用他的想像力。信徒应当知道，一切不是他自己心思所产生的，都是超然的灵给他的。

梦

梦有天然的，但是也有超然的。有属神的，也有属鬼的。除了从人自己的生理，和心思生的之外，其原因都是超然的。如果信徒的心思是向邪灵开放的，就他夜里的梦，恐怕有许多不过是他在白日所得的“图像”的变相而已。邪灵在日间使之看见图像，夜间看见梦兆。信徒如果要查问到底他的梦是否从邪灵来的，他只要问说，我的心思在平日有没有被动？如果有，就他所得的梦兆是靠不住的了。并且，从神来的梦兆都是使人照常、平安、稳定、满有理性 and 意识的。但是，从邪灵来的，都是奇怪、虚空、荒谬、愚昧的，使人变作洋洋得意、昏迷、混乱、失去理性的。

邪灵所以能在夜间将许多的奇梦——有的是很好的一给信徒，就是因为他的心思是被动的。信徒的心思若是曾陷入被动的，就他所有的梦，并非神给的，也非天然的，乃是从邪灵来的了。在夜里心思更不象日中的活动，所以，是更被动的，因此，邪灵能以利用机会来成功它们的目的。这样夜里的梦象叫信徒在早起的时候，觉得头是晕的，灵是沉的。睡觉好象并不加增精神，因为邪灵在睡觉的时候，借着心思的被动，使全人都受影响。凡在夜间常受梦象的苦害的，都是因心思里有了邪灵的工作啊。信徒如果在日中并在夜里专一地拒绝邪灵的工作，不久就要得着自由。

失眠

失眠是现今信徒最常犯的一种病，也是邪灵在心思里作工一个最明显的凭据。许多的信徒夜里躺在床上时，总是有许多的思想倾倒入他的心思中。他好象正在那里继续思想他白日的工作，或者追忆他已往的经历，或者就是有许多不相干的事情——在他头脑里经过。他好象在那里是“思想”千万的事情，想看：当作什么，怎样作法，什么是最正当的计策。或者预先想到明天所要作的事，应当如何计划，要有什么境遇，如何对付各种问题。类似的思想总是阵阵而来。

虽然信徒知道床榻是睡觉的地方，不比书台是思想的地方；但是，头脑里总是那样地继续转动。虽然信徒知道自己睡眠对于明日工作的关系是何等重大的，自己是极乎要睡觉，极不愿思想的；但是，他不知为何故，总不能如愿；头脑里总是照旧轰轰地进前作工，拦阻他的安眠。或者信徒已经多日尝着失眠的苦味了，已经完全休息一切的工作了，并且是不愿再用心思的了；但是，黑夜到时，虽然已甚疲倦，然而，心思竟然不能安息，好象是一个“思想机器”，在那里一直活动，没有法子停止。他自己的意志对于自己的思想完全没有主权，只好让其自息。信徒不能停止他的思想，只好等到他里面的一种什么能力不想想了，他的心思才得安静，他才能睡觉。本来睡觉都是使人精神畅快的，但当有这样经历继续到几夜之后，他就要视睡觉、床榻和黑夜为畏途，然而，他却又不能不睡。每晨起来，好象都是从一个恐怖的世界里回来一般。头是混沌的，意志是痿痹的，什么力量好象都没有。

信徒此时总是以为这是出乎他自己身体的原因，或者是精神受了刺激，或者是神经过度作工；但是，一最多的时候，这些的原因不过都是假设，并非实在的；二这些原因若是有的，就当信徒安息或用其他天然的方法来补救之后，他必定应当痊愈才可以；但是，最常天然方法的补救，竟然无补于事；三这些原因多是邪灵的招牌，用以掩饰它们在暗中的工作。当信徒夜里头脑中的思想正在奔驰的时候，让他自问说，这些思想是从哪里来呢？从我自己出来的么？或者是从外面进来的呢？我说，是我心思里这样思想；真的是我（！）这样思想——思而又想——么？我明明是“不要”这样思想的，也是“不愿”这样思想的；怎能说是“我”这样思想呢？既不是我，乃是谁将这么多的思想，纷乱、污秽、压制的思想给我呢？除了邪灵以外，还有谁呢？

易忘

许多的信徒因其受邪灵攻击的缘故，便失去他本来记忆的能力，而常有遗忘的现状。才说的话，还没有过了一刻便忘记了；才作的事，还没有过一时便忘记了；才放的东西，还没有过一天便忘记了；才应许的事，还没有过一下子便忘记了。信徒好象是一个没有头脑的人，无论什么事好象都留不住在他的心思里。信徒以为这是因为他自己的记忆力比别人特别坏，岂知不过是因他的心思受邪灵的骚扰而已。信徒在这样的情形中就不得不作许多的“字条”，和许多的簿子的奴隶，因为他必须借着这些来“备忘”；不然，就要时常遇见难处。自然我们并非说，信徒的心思应当记得许多事。我们承认有多少的事因着年代久长是能忘记的，还有时下的事因其在心思里所生的印象不深，也是能忘记的。我们并非说，信徒应当记得所有的事。

但是，此外还有许多的事，并非过去甚久，也并非没有注意；在相当的期间内，和相当的环境中，是信徒所应当记得的，竟然连影儿也没有，想也想不起来；这些就不是天然的，乃是有邪灵的侵犯了。例如：我们在最近的时候，所特别注意的事，如果忘记了，就不是天然的。有的忘记是天然的，有的不是天然的。凡不是天然的忘记，都是有邪灵在后面攻击我们。因为它们是很能在需要的时候，捻住我们神经的那一根，使我们没法记得我们所当记得的。也不知有多少的信徒因为受了邪灵这一方面的攻击，以致吃了多少苦。多少的工作都是因着这个而弄坏的。多少的笑话都是因着这个而弄成的。人的信托，和自己的用处都因而减少。然而，他还不知道这是因为邪灵在他心思里作祟所致。

在别的时候，信徒的记性好象是很好的，并没有什么病状。但是，最奇的就是记性有一种忽然的昏迷！在许多紧要关头的时候，心思的工作本来都是满好的，但是，此时忽然昏迷了，什么都记不得了，以致将事情陷入不可收拾的地步。这样心思的忽然停止作用，在信徒看来是莫名其妙。也许要以为是一时精神不足。或者是偶然一见而已，并不知道是邪灵攻击心思的现状。

心散

邪灵也最常使信徒失去思想集中的能力。我们承认信徒思想集中的力量是不同的。但是，照着信徒的经历看来，大概信徒思想集中的力量多少总曾受过邪灵的分散。许多信徒几乎好象是绝对不能集中其思想的；有的比较好一点，但是，若要专一思念一件事还未几分钟，自己的思想又到处纷飞了。特别在祈祷、读经和听道的时候，许多的信徒总是觉得自己的思想是流荡的。虽然自己定规要专一，但是，事实上总是作不到。虽然用意志来制止这样的奔驰，有时虽有一刻的效果，但总不能长久；有时则自己竟完全不能作主。这自然都是邪灵所作的工夫。但是，其作工的原因，就是因为信徒的心思曾为之留地位。最可惜的，是信徒就是这样地浪费其心思的能力，以致一日到晚，一事无成。身体能力的浪费如何是有害的；心思能力的浪费也如何是有害的。今日多少的信徒，花了许多光阴，竟然没有什么结果的，都是因为心思受邪灵的攻击，不能专一的缘故。

因为邪灵这样攻击心思的缘故，信徒就时常有一种“心不在焉”的经历。本来思想是专一的，忽然一阵空白，自己的思想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自己不知道手里所作的是什么事，所读的是什么书。信徒也许要以为是他正在思想别的，但是，应当注意的点就是这样的思想并非他自己意志所发起的。也不知道有多少的信徒在聚会或平时，听人说话的时候，都是有这忽然一时听不见人说什么的经历。这都是邪灵要使他听不见与他有利益的言语。邪灵在这样的时候，若非使其心思完全停止作用，就是强迫他来思想别的。

当信徒心思受邪灵攻击之后，他是很难以听人说话的。有的时候，好象有好几句、好几句是完全听不见的；若要听话，好象必须把面皱起来，才会明白对方的意思，以致时常不明白对方所说最清楚的话的意义，或者总是误会对方所给他的教训。这都是因为邪灵在他的心思里扰乱他，或者给他以许多的成见，或者代替他解说对方话的意义；信徒同时听见人说话，和鬼说话；所以，若非有的完全听不见，就是误会其意义。

因为邪灵是这样作工的缘故，就叫许多的信徒不喜欢，也觉得最难听人说话，当人话未说完的时候，也就忍不住要说；这都是因为邪灵给他许多的思想，要他来听它们，而说它们所放进去的意思。信徒此时是同时听内外两方面的声音，他听邪灵里面所提议的，和人外面所说的。就是因为里面的声音是比外面的声音更贴切，就叫信徒的耳朵好象听不见外面的声音。平常所说的“心不在焉，听而不闻”，其实乃是心被邪灵所占据而已。多少的时候，信徒以为自己是忽然的“无心”，其实乃是心被邪灵所夺而已。如果信徒脱离不了邪灵在他心思里的工作，就思想集中是不可能的。

多少的时候，就是因为邪灵扰乱信徒的心思，以致信徒常常摇首，好象要把那厌烦他的摇出去一般。他若说话就得大声地说，使自己的心思知道他正说什么，才会留下一个印象。他若思想，也得大声把他所要思想的说出来，不然他昏昧的心思是什么事情都不懂的。他若读书，也得大声地读，不然，就不明白其中是说什么。这都是因为邪灵在他心思里扰乱他，所以，他不得集中他的思想，必须这样才会使他心思受了一点的印象，而知一点的事情。

不能活动

邪灵也是作工叫信徒失去思想的能力。许多的信徒因为心思受邪灵攻击的时候特别的久，地位也特别的深，就连思想都不能。到了这样的地步，信徒的心思几乎已是完全陷入邪灵的手里，所以自己什么主都作不来。信徒不能思想。自己虽然要思想什么，竟然没有力量在自己的心思里发起这个思想。他心思里的思潮早已是源源不绝地在那里转动了。他自己没有力量把那些的思潮先停了，然后，将他所要思想的放在里面。

好象那些潮流已是太强的了，他并不能再将他所要思想的杂在里面。有时，虽然他也会在自己的心思里寻找一个空间为自己所要想的，但是，他也觉得非常难以在那里继续地想，因为好象里面的声音已经甚多，题目也已经甚多，他的只得被挤出来。我们知道一个人若真要思想，他是需用其记性、想像和理性的；但是，信徒因为已经失去这些自主的能力，以致他就没有法子来思想什么。他不能创造，不能推想，不能回忆，不能比较，不能决断，不能明白，所以，也不能思想。

当信徒的心思在这一方面受邪灵攻击之后，他就要觉得自己的头脑是受监禁的，好象什么都想不出来一般。好象里面是缺了什么似的，以致当他要想什么的时候，总是觉得一种似晕非晕的感觉，里面产生不出什么来。信徒思想的能力一受捆绑，信徒就天然地对于每一件的事都有过度的看法。在这样人的眼光看来，土堆好象都是泰山。每一件的事好象都是比上青天还要难，特别那些需要他用心思的事，更是他所畏惧的。

他也不喜欢与人往来谈话，因为这是非常之难的。若要他逐日平稳地进前劳碌作工，好象就是要他的命一般。他里面好象有了一种无形的锁链，为外人所不能领会的。他里面觉得这样地作奴隶乃是最不舒服的，时常发生反抗的意念；但是，却自脱不来。这样的原因不过是因他的心思受了邪灵的捆绑，以致不能思想而已。

这样一来，信徒没有别的，好象一天都是在梦里的。光阴就是这样地花了。没有思想，没有想像，没有推究，没有理会，没有意识，就是没头脑地过日子。当心思这样受攻击之后，意志自然也连带地受影响了。因为心思是意志的光。他就是被动地让他的环境把他飘来飘去，自己并不拣选什么。或者他里面都是充满了各样不满意的思想，没有平安，但是却不能与这样的捆绑争战以至得胜。

他好象在凡事上都受了一种看不见的阻挡；有许多的事是他所要作的，但是，当他正要作的时候，心思里面好象又来了什么一种忿急的感觉，使他不能进前。他所作的，象没有一件是可以的，他的一生好象都是充满了难关，没有什么会使他满意的。

信徒这样的不能活动，与平常的不活动是有分别的，如果信徒的心思是“不活动”，就当他要活动的时候，他是能的；如果是“不能活动”，就他虽然要活动总是不能的。不能思想！好象头上有了什么把他压住了一般。这乃是邪灵作工很深的一个现状。

许多的信徒时常忧愁挂虑，就是犯了这个毛病。我们如果查考他的环境和地位也是满好的，应当使他欢喜快乐才是；但是他却满心忧虑，都是不乐的思想。要他说出原因，却没有一个理由是充足的。要他除去这样的思想，好象又是绝对不能的。他自己也是莫名其妙。不过好象自己是陷入泥坑，不能自拔一般。现在好象已经挂虑惯了，要他起来，好象里面已是没有能力这样作了。这就是邪灵所作的工。如果是天然的忧虑，必须是有原因的，有充足理由的。

一切无因，和有因而理由不充足的挂虑，都是邪灵给的。信徒所以陷到这样的地步，就是因为他起初接受了邪灵的思想，到了今日竟然不能摆脱。他的心思已经陷入很深的被动，所以，不能活动。他时常觉得自己是受了锁链，身上满负重担，以致他连天日好象都看不见，不知事之真相如何，也不能使用自己的理性。邪灵就是这样地监禁它们的囚虏，使它们终日在昏天暗地之中。它们喜欢看见人受苦。凡落在它们手里的，它们都是如此地对付他们。

摇移不定

当信徒的心思被邪灵所掌权之后，他的思想就完全是靠不住的。因为他自己负责的思想很少，大概都是邪灵在他的心思里发出许多的思想而已。邪灵最容易在这样的时候，时而给信徒一种的思想，时而给信徒完全相反的另一种思想。信徒因为跟从这样思想的缘故，便作了一个时常反复的人。与他同工，或者在一起的人，要以为这是他的性情无定，所以见异思迁。但是，事实乃是邪灵在他的心思里改变了他们的思想，因而改变了他们的意见。多少的时候，我们看见信徒上一刻说“我能”，下一刻便说“我不能”；或者上半天说“我要”，下半天便换了说“我不要”。

原因乃是因为邪灵在上一刻将“我能”的思想射入信徒的心思里，信徒以为真的他是能的。到了下一刻邪灵又将“我不能”的思想射入他的心思，使他想到他是怎样不能的，他就不能不改变他当初所说的。在许多忽然改变语气的谈话中，我们都能看见邪灵在人的心思里作工。信徒自己也许是恨恶这样反反复复的生活，但是，他不是自己的人，是没有法子来稳固的。然而，他如果不照着他注射所得来的思想而行，就邪灵要假作他良心的声音来控告他不随着神的引导而行。他因为要免去这样的控告，就只得在人前反复无常。

多少反复无常的工作也是从这个源头而来的。信徒因为听从邪灵在他心思里的提议的缘故，便有许多忽然的工作；但是，邪灵改换了它们的提案了，信徒的工作就也得随之而改变。邪灵最常使人不在正当的时候思想。它们要在半夜唤醒信徒，对他说，他是应当作什么的；信徒如果不作，它们就要控告。或者，它们要在半夜告诉信徒应当改变他从前的路途，使信徒在心思最混乱的时候定规了最紧要的事。我们如果追源及本地查考这样的事，我们要看见，在许多忽然改变的事中，不过都是邪灵在人心思作工的结果而已。

多 言

信徒心思中有邪灵作工的，在有的时候是不喜欢与人谈话的，因为他没有力量来听人的。他心思里的思潮风起云涌，不能因着人的话而停止。但是，他却是最多言的。因为他的心思里既是充满了“思想”，他的口里就不能不也充满了话语。不能听人，光要人听的心思，其中常是有毛病的。许多信徒的性情按着人说的，乃是多言的、长舌的。但是，在事实上，恐怕他还不过是邪灵一种的机械而已。多少的信徒好象是邪灵所用的一种“说话机器”而已！

许多的信徒在闲谈、笑语和背后毁人的时候，好象管不住自己的舌头。他的心是很清楚的，不知道他自己正在说什么，有时就是知道了，却也不能怎样地停止或限制这一种无益的话语。意思好象到了心思里，等不及思想一下，就已变作话语在口头了。思潮源源而来，叫信徒不能自主地说出许多的话来。舌头并不随着自己心思和意志的管治。许多话说出去都是心思所没有思想的，意志所没有打算的。有时与本人的存心和意志完全相反的话语竟然也说出去，等到后来被人提醒之后，才希奇自己为什么这样说。这都是因为心思是被动的，所以，邪灵能借着这被动的心思，而利用人的舌头。起初邪灵不过是将它们的意思和人的心思混调起来，然后和人的话语混调起来，使人的心思不能领会别人的思想，也不能记忆什么。信徒应当看见他所说的话，都是他自己所想过的。凡一切没有经过思想手续的话语，都是从邪灵来的。

固 执

当信徒的心思陷入被动，而为邪灵所占据之后，凡他所已定规的问题，他绝对不肯听人的理由和证据；人若要使他更明白，他就以为人是侵犯他的自由的，并且，在他看来，那要告诉他的人乃是非常愚昧，永不能明白他所明白的。也许他的思想乃是极端错误的，但是，他却要以为他是有说不来的理由的。这是因为他的心思完全是被动的，他自己不知如何再用自己的理性来推究、来分别、来决断。他就是囫圇吞枣似地接受一切邪灵所注射给他的思想，以为这是最完美的了。或者他就是接受了超然的声音，以为这是神的旨意；在他看来，这样声音所说的已是他的律法了，所以，无论如何，人不能使他再用理性来查考这声音的来源。如果他接受了什么思想，或什么声音，或什么教训，他就以为他是永远不会错误的了，乃是绝对的稳固的了。他不肯再试验、再查考、再思想、再推求，就是坚决地闭关自守，不愿再知其他了。自己的理性、良心，和别人的讲解、理论都不能使之动。他既一次相信是神引导了他，就他的头脑好象是用印封严的，不肯再改了。他既这样地不用自己的理性，就可以受邪灵任何的欺骗，而不自知。稍微明眼的人都知道他的危险，但是他却甘之如饴。被邪灵作工到这一步的人，是最难挽回的。

眼睛的现象

心思被动，被邪灵所攻击，在眼睛里是最易看得出来的。因为人的眼睛表明人的心思比什么部分都多。心思若是被动，就信徒当诵读的时候，可以用眼睛看书，然而，却没有一点的意思进入自己的心思，记性也没有受一点印象。当他与人谈话的时候，他的眼睛是四围周游的，或者忽上忽下，或者忽转方向，有时也许是最无礼的。他好象是不能直视人面的。但是，在别的时候，他又是不转瞬地一直注视人的面，好象有了一种不知原因的力量不许他离开一般。

这样的注视，在许多的时候是最危险的，因为邪灵就是如此使信徒自己陷入一种交鬼者的态度里。在多少的聚会中，信徒因为长久一直注视讲说者的面，以致后来连他说什么都听不见，叫邪灵能将许多的思想——或者异象——给他们。对于使用我们自己的眼睛，我们应当注意，到底我们眼睛的转动是随着我们的心思的意识呢，或者它乃是不理我们意志的意思而独立观看什么呢？当心思被动的时候，信徒的眼睛最易昏花，看见各种自己所未求的奇异东西；同时，自己所要看的东西，反倒没有力量集中自己的眼睛来看。

总而言之，信徒心思受邪灵攻击的现状虽然甚多，也是各个不同；但是其中的原则只有一个，就是自己作不得主。本来按着神的定规，人一切的本能（心思就是其中之一）是应当完全顺服人自己管治的。但是，因为信徒在不知不觉之中，为邪灵留了地位，以致邪灵能以霸占信徒的心思，可以直接行动，而不受信徒意志的干涉。所以，信徒如果在他自己心思里面发现了什么向他意志宣告独立的行为，他就应当知道他是受邪灵攻击的。

一切在当活动的时候不能活动，当安静的时候不能安静，充满了思想没有休息，充满了混乱不能作主，空空地劳碌没有结果，白日难以作工，夜里都是梦象，无论何时总无安息，狂热、迟疑、不能儆醒、不能集中、不能分别、不能记忆、无因的畏惧、纷乱、苦恼以及困难，都是直接从邪灵而来，为人所不及知而已。

拯救的法子

当信徒的心思陷入我们在上章所说的光景之后，他所应当作的就是寻求拯救的法子。我们在上章只能略为照着普通而论，并不能将每人的光景都说出来，因为各人被动的程度不同，被邪灵攻击的程度也不同，所以，他们心思受苦害的程度也不同。不过，当信徒看见他自己的心思发生了我们在上章所说的任何现状，他就应当小心，恐怕他是曾经把地位给邪灵，而受它们攻击的。如果这是的确的，他就应当寻求拯救的法子。

很少数的信徒当他读过象上章的教训之后，不希奇为什么他从前并没有注意到他的心思是这样受害的。信徒从来不知他自己的心思是陷入何种光景里，岂非一件很希奇的事么？好象信徒对于别的事情总有许多知识，但是，对于他自己的心思好象什么都是不晓得的；虽然受了极重大的苦害，自己还没有怎样注意过，必须等到别人提醒才知道自己原是如此的；为何前此都未曾想到这事呢？这岂非告诉我们，邪灵和我们的心思是有特别渊源的，以致我们对于心思的知识好象比什么都薄弱的么？让每一个受过邪灵的亏的人答应这个问题。

邪灵的诡计

当信徒的眼睛开起看见自己的情形时，他天然地要寻求拯救的法子。但是，这些说谎言的邪灵，并没有这么驯良地让它们的囚虏们得着自由。它们也是用尽力量来阻挡信徒得着拯救的。它们的方法就是用许多的谎言来推诿。邪灵要告诉信徒：“你的忽然美好思想是出乎神的”，或者“这些忽然的启示是属灵的结果”；“你的记性坏是因着你身体的关系”；“你忽然忘记事情是天然的”；“神经过敏乃是因着性情的关系”；“记性不强是遗传的”；“失眠乃是因着疾病的缘故”；“因你已经疲倦了”；“不能思想是因你作工过度”；“夜里不住思想，因你白昼用心过劳所生的反响”；“污秽的思想是因你犯罪的缘故，因你已经作错了”；“你这样不能听人说话是因环境不同的缘故，都是别人累及你”。此外尚有不胜枚举的推诿，是邪灵所要设辞的。信徒如果不知他自己真是受攻击的，真的已经从常度降下了，邪灵就要用这些和类似的推诿，来遮盖它们所得的地位。岂知实在的原因，乃是因信徒被动，心思变作空白，以致被邪灵所占据。这些的病候都是邪灵作工的结果。

自然，我们也当承认在这些的推诿后面，也有天然的原因搀杂在里面的；但是，许多信徒的经历告诉我们：邪灵都是最狡猾的，能与天然的原因一同作工，叫信徒以为这些原因都是天然的一如性情、身体、环境等——却忘记在旁搀杂的邪灵。邪灵最喜欢拿一点天然的原因来遮盖它们的工作。不过有一件事是定规的，如果原因是天然的，就当天然的原因除去时，人的情形就当复原。如果有了超然（邪灵）的原因搀杂在里面，就天然的虽然除去了，人还不得复原。所有除去天然原因，而人仍不得复原的，都是因为还有超然的原因搀杂在里面。

例如：你犯了失眠症，邪灵推诿说，都是因你作工太过，心思的力量用太多了，所以，才有这个病候。你相信它们的话，就停止工作，休息一时，完全不用心思；但是，当你睡时，还有千条万绪的思想，在你头脑里钻出钻入。这就是告诉你，你的疾病还不是专为天然的原因的；因为你虽然除去天然的原因，你的病候还不见瘥；其中必有超然的原因搀杂在里面。你若不用工夫去对付超然的原因，就无论你怎样取消天然的原因，都是无补于事的。

所以，现在信徒最紧要的就是查验看到底这些的推诿是从哪里来的。邪灵最会使人误会那些出乎它们的工作的原因乃是天然的。它们常使信徒以为是他自己有了什么毛病所致，因而它们的工作得以盖过，不被查出，也不被除去。所以，无论信徒心里有了什么思想要推诿，信徒必须查验——一切的理由都必须查验过。信徒必须追源及本地查考他心思现状的原因，不然，他若解释错了一误会超然的工作为天然——就邪灵要得着更多的地位。一切自己对于自己情形的意见都必须证实过，不然，就旧的地位还未收回来，新的地位已经交给邪灵了，他如果有的时候不能思想，他应当问说，为什么？他如果有的时候充满了思想，也应当问说，为什么？

最应当提防的，就是有的信徒因为被邪灵作工已久的缘故，以致邪灵能够使用信徒来为它们出力，以护卫它们在他里面的工作！多少的时候，就是信徒帮邪灵的忙，来遮盖他受攻击的原因，不使之出现，而证明为邪灵的工作！这样就是信徒反倒与邪灵同伙，保存它们的地位——虽然他自知苦恼。

邪灵要在此时使信徒的肉体与它们联合工作。（真的，肉体常是魔鬼的同工！）要叫信徒因着脸面，或其他的缘故，而以为自己不至于被鬼占了心思。这一种不喜欢查验，并割舍自己属灵经历的自满心，乃是得着拯救的大阻碍。信徒或者说，“我并不需拯救；所以，我也不要得着拯救”；“我已靠着基督得胜了；他已经胜过撒但了；所以，我现在就是不理撒但，让神去对付他；我注意基督就好了”；“我不要知道撒但的事”；“我们传福音就好了，不必管撒但吧！”还有其他类似的话是这样的人所要说的。他也许还要对告诉他这样真理的人说，“那么，你为我抵挡，为我祷告吧。”他这样的话，并非不诚心的请求，乃是要他自己安逸，让别人作工来拯救他。他应当知道他这样地不喜欢听魔鬼和他的工作，就是因为他自己的心思里已经有了他的工作，所以，惧怕发现的时候需要工夫来对付而已。真的，他已经知道一切关乎魔鬼的事，所以现在不必再知道么？福音不只要救人脱离罪而已，也是要救人脱离魔鬼的；为什么传福音就不必提到魔鬼的事呢？这岂非象犯某样罪的人惧怕人提起某样的罪么？他是受魔鬼占据的，所以，惧怕人提起鬼。在平常的人，这样的理论是绝无意思的。但是在一个心思被鬼占据的人看来，却是理由充分的。其实当信徒说这些话的时候，在他心的深处，乃是恐怕他的实情显露，如果真是被邪灵侵占，他将不知如何是好；所以，才说这样的话。他就是要自己掩饰以自慰。

当信徒得着亮光起首寻求自由的时候，邪灵就要在他的心思倒出许多控告的话语来，说他这样错了，那样错了；各种的定罪、责备、控告都有，要叫信徒因着应付这些不暇，就不再进前收回所给它们的地位。它们知道信徒已经得着亮光了，所以，现在没有法子好再欺骗，所以它们就继续不断地控告信徒说，“你错了，你错了。”信徒此时好象自己沉入什么罪坑里似的，没有法子叫他起来。但是，信徒如果认得这是魔鬼的谎言，而专一地抵挡，他就可得胜。

一件事是经历教训我们的，就是当信徒这样地明白真理，知道自己已经失去心思里的主权，要兴起收回主权的时候，邪灵是要在里面作最后的挣扎，使信徒的苦处，比从前还要加上几倍。当这样的時候，邪灵又是用它们惯用的谎言，对信徒说，他是不能再得着自由了；他已经陷入被动太深了；神并不愿意再施恩了；他如果不抵挡就是这样地让他去，就他还是很好的；他永没有得着拯救的一日，所以，不必奋斗，徒自取苦。信徒应当知道，他不应当靠着邪灵的恩典活着！就是死，他也应当得着自由。没有一个人是被动太深，不能得着拯救的。神无论如何都是为他的，他必定得着自由。

当信徒明白了真理，知道自己的心思从来未曾脱离，或者未曾完全脱离了黑暗权势的捆绑，他乃是应当与，或者他乃是正在与邪灵争战，要攻破它们一切的坚垒，他就要看见这样争战的兵器必须是属灵的，属血气的一点儿都不行。他要看见并非经过几番的立志，或者什么训练心思和记性的法子会叫他自由。他的心思是被超然的权势所锁链，所以，血气的兵器不能赶逐它们，除灭它们。最常的，乃是当信徒全心要明白属灵的真理——不是头脑里对于真理的意见——预备起首与邪灵争战来收回地位的时候，他才知道黑暗权势占据他的心思乃是到了什么程度。

因为乃是在这时候，它们才起来守卫它们所已得的地位。也就是在这时候，信徒才看见他自己的心思是何等的昏昧、被动与迟钝，并且是完全出乎他自己主权之外的。乃是在这时候，他要看见邪灵用诸般的手段借着他的心思来苦害他，要恐吓他不作收回地位的举动。乃是在这时候，信徒才看见他的心思实是仇敌的坚垒，他自己从来未曾完全管治过。也是在这时候，他看见仇敌用什么方法不许他明白他心思所要知道的真理。别的无关紧要的事，他反倒能以记得，但是对于这个真理他却是没有方法领会并记忆。或者他要觉得他心思里发生一种反抗的力量反对他所默认为真理。

现在就是释放心思争战起首的时候。信徒愿否长久作邪灵的坚垒呢？谁应当解决这问题呢？神么？不是神，乃是人。信徒必须拣选看到底他是要完全奉献给神呢，或者要让他的心思作为撒但的租借地。黑暗的权势可以使用他的头脑么？它们可以将各种从坑中出来的思想，从得救的人这一部分倾倒出来么？它们可以叫他的思想充满了地狱的火么？它们可以利用他的心思以传扬它们的教训么？它们可以使用他的心思，来诬蔑神么？它们可以管治他的心思，而让它们随意进出么？它们可以借着他的心思来反对神的真理么？它们可以借着他的心思来苦害他么？信徒自己必须拣选！这里的问题，就是信徒是否愿意长久作邪灵的傀儡。信徒自己必须拣选，不然就没有得着拯救的可能。这并非说，信徒已经有什么把握了，乃就是说，信徒是否真实反对邪灵的攻击呢？

收回地位

我们在上文已经说过，乃是因为信徒以地位给了邪灵，所以它们才能在信徒心里作工；我们也已经说过这些的地位，到底是什么。我们把它约略分为六个。我们如果把那六个归纳来看，就可把它分为三大类：一未更新的心思，二接受（或相信）邪灵的谎言，三被动的状态。信徒在这里，必须谨慎地查验过，他自己所以达到今天的光景，到底是因着把哪一种的地位给邪灵了。是因着心思未更新么？或者是心思被动呢？或者还是因相信邪灵的谎言呢？或者是此三者都有呢？照着信徒的经历来看，不少的人曾将这三类的地位，都给过邪灵的。如果他知道了，他是在哪一点，或者哪几点，将地位给邪灵，他就应当将他所给它们的地位收回来。收回地位是得着拯救的惟一法子。因为信徒乃是因为给邪灵留地位，以致陷入今日的地位，所以，地位一消灭，信徒就可以自由。未更新的心思，必须更新；接受邪灵的谎言，必须检出拒绝；被动必须改为自主的活动。我们现在要分开看这三类地位的收回。

更新心思

神对于他儿女的心思，不只要他在悔改时改变一番而已，乃是要他完全更新，好象透明的水晶一般。所以，我们才看见圣经中有这样的命令。就是因为信徒尚未完全脱离属肉体的心思，以致邪灵能以借着作工，使信徒起初不过是心思狭窄，不能容人；或者是心思昏昧，不能领会深奥的道理；或者是心思无知，不能负担重要工作；过后则陷入更深的罪恶。这是因为“属肉体的心思就是与神为仇”（罗八 7）。许多的信徒知道罗马六章的教训之后，就常以为他已经完全脱离属肉体的心思了，岂知十字架的功效必须仔细地在人身上每一部分成功才可以。“算自己向罪是死的”（11）之后，怎样还应当“不要容罪在……身上作王”（12）；照样“心思改变”之后，还应当“监禁所有的思想”（林后十 5）。心思必须完全更新，因为无论属肉体的心思所剩的成分是怎样的少数，总是与神为仇的。

我们若要更新心思，我们必须到十字架来。因为乃是在这里，我们才能得着更新。这个在以弗所四章说得很清楚。在十七至十八节使徒说到人属肉体的心思是如何昏昧的，到了二十二至二十三节就说到更新的法子。“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在你们心思的灵里更新。”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是已经与主同钉了（罗六 6），但是，这里劝我们应当“脱去”，好叫我们的心思更新。这样看来，心思的更新是借着十字架了。信徒应当知道他的老头脑也是旧人中的一部分，神要我们完全脱去。神在十字架所施行的拯救，不只要我们得着一个新生命而已，他也是要更新我们全人魂的功用的。在我们全人最深处的救恩，必须逐渐“作出”来。今日的缺欠就是信徒并不知道他的头脑是需要得救的（弗六 17）；他们以为得救是一件笼统含混的事，不知神乃是要救我们的全人，使我们所有的本能，都更新过，完全合乎他用。

心思就是我们本能之一。神现在就是要信徒相信十字架已经钉死他的旧人了；他们现在专一地承认神对于他旧人的审判，用意志拒绝——脱下一他旧人的行为，其中包括他老旧的思想。他现在来到十字架底下，愿意舍弃自己老旧的心思，老旧的老想法，老旧的理论——信托神把一个新的给他。弟兄们，这是应当专一脱下的。更新你的心思是神的工作，但是，脱下（拒绝），不要（舍弃）你的老旧心思，乃是你的工作。你只管作你的部分，神必定成功他的部分。当你专一地脱下之后，你就应当专一地相信神要为你更新，虽然你不知如何更新法。

今日也不知道有多少的信徒，虽然得救了，得着新生命了，但是，到处总是带着他的老思想。从前的理论、想法、成见还是一点没变，不过现在加上一重基督徒的壳子而已！现在还是用从前的心思、理论、想法和成见，来查考、领受或传说属灵的真理。自然难怪要陷入许多的错误，并引起教会许多的分争。神如何恨恶人用自己的能力来作他的工夫，也如何恨恶人用自己的心思来想他的真理。未更新的心思在灵性上是死的，里面所发出来也都是死的。多少信徒虽然夸口其圣经知识的高深，其神学理论的美好；但是，在有眼睛的人看来，不过都是死的。当信徒这样地知道他自己心思的老旧，并愿意专一地靠着十字架来“脱下”之后，他应当一天过一天在实行方面拒绝一切出乎肉体的思想，不然就更新是不可能的。因为神虽然在一方面要更新信徒的心思，而信徒却天天依旧地按肉体而思想，神的工作就不能成功。

信徒应当忍耐地、坚决地将他自己的思想——在神的亮光中查验，凡不是出乎神，与神真理相反的，都要从心思里“榨”出来，完全弃绝。就是一切用脑力领会真理的地方，也应当完全拒绝。使徒告诉我们未更新的心思是充满了“各样的理论”和各样自高的想像的（林后十 5）；这些的理论和想像，都是拦阻人真得着属神知识的。信徒必须攻破这些，“所有的思想”都必须“顺服基督”。如果信徒心思的情形尚未达到每一个的思想完全顺服基督，是不可以的。使徒是说，“所有的思想”，所以，信徒不能放松一个。

信徒应当查考他的思想，是一从他从前的地位而来，或是二从他所给的地位而来，或是三要以新的地位给邪灵，或是四正当的思想。他应当查考为什么他的心思是纷乱的，有了成见的思想，有了反抗的思想，有了忿怒的思想呢？为什么对于某种的真理，我并没有查验就拒绝呢？为什么对于某人，我只凭着听闻便反对呢？我有什么充分的理由没有？或者就是天然的心思里有了恨恶的意思呢？在这一个期间里每一个思想都要查验，好叫每一个从旧造来的思想都检出，除去。这自然从一般糊涂过日子的人看来是一个最重的担子。因为他们的思想是随着黑暗权势支配的，乃是野放的。但是，争战是争战，总不能用简单的法子的。心思既是邪灵的坚垒，我们若不争战，就不能一一攻破之。仇敌是实在的，这是争战所证明的。因为有争战，必有仇敌。既有仇敌当前，就我们怎可忽略从事呢？

谢绝谎言

当信徒在神的光中查验的时候，他要看见他自己在已往的时候，也不知道接受了邪灵多少的谎言，以致陷入今日的地位。一有时因为相信了邪灵的谎言，以致误会神的真理，因而有错误的态度和行为；因着这些的态度和行为，便引起邪灵的工作。例如：误会了神与人的关系，以为神应当直接将他的思想给他，便被动地等候并接受他所相信是从神来的思想；以致便被邪灵所假冒，能以时常将类似的思想给他。二有时信徒因为相信邪灵所直接告诉他的话语，论到他身体的健康，以及其他与他有直接关系的事，以致他的身体并事情便变如邪灵所告诉他的。例如：邪灵在信徒的心思说，某件事必定临到他的身上，信徒的意志并不抵挡，或者竟然完全接受，以致在不久一在邪灵指定一的时候，果然有那一件的事临到他的身上。

信徒如果查究的话，要看见他的生命中，有许多的苦恼、软弱、疾痛以及各种不如意的情形，都是因为他从前曾间接或直接地接受了邪灵所给他的谎言，因而使他变成今日的光景。若非因着直接相信它们的话，便是因着相信它们的话之后的行为，使各种有关系的事都按着信徒所疑惑的，和所恐惧的临到身上。信徒若要得着拯救，必须明白什么是神的亮光，是神的真理。因为当初他乃是因相信谎言，以致将地位给了它们，现在他便因为谢绝谎言，将地位收回，而得自由。

除灭谎言的惟有真理，象除灭黑暗的惟有亮光一般。所以，信徒必须寻求一切关乎他自己、神和邪灵的真理。他应当出代价来寻求真理。他应当专一地祷告，求神赐亮光给他，使他知道他自己的实在情形（真理），知道他已往的经历，在什么地方是受欺的，并因受欺曾吃了什么苦。他应当查验过他自己现今所受的精神上、身体上并环境上的苦，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每一种的苦临到他身上到底是为着什么原因，是因着他相信邪灵哪一句的话，或者是因哪一句的谎言所发生的哪一个错误行为。他应当追源及本地查验，安静地、祷告地、等候地查验。

邪灵是最恨恶亮光和真理的，因为这个叫它们失去工作的根据。每一句的真理要进入信徒的心思里，都是经过争战的。它们不要信徒知道许多的事是它们作的。也不要信徒知道他哪一个的现状是因相信哪一个的谎言而来的。它们作工的原则，永远是“不叫……光照”（林后四 4）。所以，信徒在此应当最小心，就是在一切的事上，应当明白真理是什么。真理的意思最少就是实在的情形。信徒自己虽然不能赶出邪灵，但是，他能将他的意志放在真理这一边，叫邪灵失去它们作工的地位。他最少能宣告说，他要真理，他要明白真理，他要顺服真理；他的祷告和拣选就是拒绝邪灵所有的谎言，无论这谎言的外壳是一个思想、想像或者理论。他这样作，会叫圣灵能以引导他黑暗的心思进入神光明的真理。在经历上，信徒要看见，有时乃是经过了好几个月（或者还要长），他才能够明白邪灵的一个谎言。他应当先在意志上谢绝邪灵一切的地位，然后，仔细地一一将邪灵的谎言推翻。从前所相信的，现在不信。逐一将地位收回来。不肯再稍微相信邪灵所说的。邪灵就要失去能力。

认识常度

如果信徒是因被动或者相信邪灵的谎言，这二个缘故，而陷入各种苦恼的光景中，他就有知道他自己“常度”的必要。除了心思未更新之外，其他（两类）给邪灵的地位，都是会使信徒在各方面每下愈况的。思想力、记忆力、身体力以及别的都是要堕落的。现在信徒知道了自己的危险，起来追求释放。但是，应当怎样才算得释放呢？应当“复原”才可以。但是，信徒如果要追求复原，他应当知道他的“原”本来是怎样才可以。信徒应当知道，他有一个常度，就是他的原来情形，乃是在他受邪灵的欺骗之后，他才从那一点堕落下来。他应当知道他的常度怎样。他就是从他的常度落到今天的地位来。如果他并没有堕落下来，他就不必寻求复原。在此有几件事是信徒应当注意的：我今日并不似从前。我今日比从前是差了许多。我今日的光景是我所不愿续有的。我要回到我从前的光景。现在当问说，我今日的情形比我从前差得多少呢？我从前是如何呢？我现在应当如何才得回到从前的光景呢？

这个从前的光景，就是你的常度。你所自从而堕落的地方，就是你的常度。你如果不明白你的“原”，或你的常度到底是怎样，就请你问你自己几句话：我一生下来思想都是如此纷乱么？或者有一时，并非如此的么？我一生下来记性就是这样的坏么？或者有一时记得很好的呢？我一向都是如此不能睡觉么？或者我曾有一时是能睡觉的呢？我一向就是眼帘中有许多的图画，象影戏般来来去去么？或者我有更清楚的时候呢？我从来就是这样软弱的么？或者有一时我是更强壮的呢？我从来就是如此的自己管不了自己么？或者我曾有一时比这个更好的呢？问了这些，和类似这些问题之后，要叫信徒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失去常度；有没有被动并受攻击。并且知道自己的常度到底是什么。

要明白自己的常度，到底是怎样，信徒必须先承认并相信，他自己是有有一个常度的。他今日虽然堕落，但是，他总有一个程度是他本来在没有堕落时所经历的。这就是他的“原”，他现在应当追求向这点而去—复原。常度的意思没有别的，不过就是一个人的正当光景而已。信徒如难于定规什么，是他的正当光景，就请他回忆，在他一生中间，哪一个时候，是他灵，或魂，或体“最好”的时候；他应当想到他的灵在什么时候是最刚强的；他的记忆力和思想在生平哪一时期是最强最清楚的，他的身子在哪一年是最康健的。当他明白了他平生最好的时期之后，就请他将那一时期的光景，当作他的常度。这是最少的限度；他应当达到这一个限度才可以。他若是生活在比这个限度还要低下的话，他就不应当满意。当知，如果他有一时可以达到那样的光景，就没有理由叫他现今必须赶不上那个时候的光景。何况那时的光景也许尚非他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呢。所以，他必须坚持他的常度，而不肯降下。

当信徒将他目前的光景，与他从前的光景比较一下，他就知道他已是“远不如前”了。在心思里受攻击的人，要看见他自己记性和思想是如何的“远不如前”。在身子受攻击的人，就要看见他自己的力量怎样的“远不如前”。信徒既知道自己是这样地从自己的常度堕落下来，他就应当用意志的辞绝和抵挡归回到他的常度来。但是，邪灵对于这样的“推翻”，是不甘心的，它们要对信徒说，你现今已经老了，自然不能盼望心思象少年那样的强壮。人的本能都是应当越过越坏、越软弱的。或者你是少年，它们就要说，因你先天不足，所以，你不能象别人那样地长久享受一个强壮心思的福。或者它们要告诉信徒说，都是因为你当初作工过度了，所以，现今你陷入这样的地步。或者它们还要大胆一点说，你本来就是如此的，别人虽然比你更好，但这是因恩赐不同的缘故。邪灵就是如此地要信徒相信他软弱的原因乃是天然的、自然的、应当的，并没有什么希奇的。但是，信徒如果是没有被欺、被动，乃是绝对自由的，这些话也许（不过是也许）有可信（还当试验）之处。如果信徒是被欺、被动，就这些的推诿，以为什么都是天然的，乃是绝对不可相信的。信徒既已蒙恩得着比现今更好的光景——在灵性上、心思上和身体上——就不应当让黑暗的权势，把他捆绑在更低下的地位里。这些都是邪灵的谎言，他应当完全拒绝。

一件事是我们所应当注意的，就是心思因着天然疾病而软弱下来的，与因着将地位给邪灵以致软弱下来的，乃是绝对不同的。因着天然疾病而软弱的，人的神经就必定有了损坏。至于邪灵的工作并不改变一个机关的性质，不过使之不能照常工作而已。人的心思并没有损坏，不过是被动的，暂时不能作工而已，当邪灵赶出去的时候，就会恢复到当初的光景。许多疯狂的人，多是因为他们的神经乃是已有天然疾病的，不过随后被邪灵利用其疾病而骚扰之而已。如果没有邪灵在后的工作，光是神经病，就也许是不难医治的。

推翻被动

当信徒知道了他自己的常度之后，他最要紧的工夫，就是应当争战回到他的常度来。他知道他有一个“原”，现在他要复原。不过我们应当知道，邪灵要保守它们所得的地位，一若世上的君王要保守他们的领土一般。我们不能盼望邪灵就是将它所得的地位，拱手相让地还给我们。邪灵如果不是弄到没有办法，它们是不肯罢休的。所以，信徒应当知道割让地位是非常容易的，但是收回地位是需要功力的。但是，一件事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我们国家是怎样有律法的，律法的裁判也照样是最有权力的，人民是怎样应当完全按着而行的；在神的宇宙中，也照样是有律法的，律法的裁判也照样是最有权力的，所有的邪灵是没有法子违背的。因此，我们应当明白灵界中的律法，按着而行，就邪灵不得不归还地位。

灵界最紧要的律法，就是凡一切与人有关的，都必须得着人意志的允许，才得成功。信徒就是在无知中接受了邪灵的欺骗，以致允许它们在身上作工；现在信徒要收回地位，他就必须用他的意志推翻当初的允许，坚持“我”是“我”自己的人，邪灵不应当使用我的任何部分。在这样的争战中，邪灵不能违法，它们必须引退。信徒就是因为意志被动，以致心思也被动，以致心思被邪灵所占据。现今他应当按着神的定律，宣告他的心思是属他自己的，他现今要使用他自己的心思，不肯再让外来的力量，来鼓动、启示、使用、催促他的心思。信徒如果继续不断地将被动的地位收回，而自己使用心思，就他的心思要逐渐自由，达到当初的常度。

在这争战的时候，信徒必须使用自己的心思。应当尽你所能地去作事。每一次都要主动，不要什么都是倚靠别人。如果作得到，什么都要自己决断，不要被动地等候人与环境。不要回顾已往，和预虑将来，只要为着现在这一刻而活。用祷告和儆醒，一步一步地前进。使用自己的心思，并且要思想—思想自己作什么，说什么，是什么。应当取消拐杖，不要借着什么属世的事物和法子来代替你心思的本能。当用你的心思来思想、来推敲、来记忆、来明白。

因为信徒的心思被动已久，所以，争战一直到自由的地位，也是需要时候的。信徒应当记得：当他还没有自由之先，他心思里的思想，有许多并不是他想的，乃是在他心思里的邪灵想的。所以，在这时候的思想是必须逐一查考过的，不然，恐怕旧的地位还未完全收回之先，新的地位又在不知或无知中给邪灵了。此时所有的控告和赞美，不一定是因着信徒是错误了，或者作得好了。多有是因邪灵如此说而已。所以，如果心思里充满了灰心的思想，他不要以为真是没有盼望了；或者充满了高举的思想，他不要以为真是美好了。

信徒还应当时常攻击邪灵的谎言。凡邪灵在心思里所提议的各种思想，信徒必须专一地用圣经的话语来答应。邪灵叫他疑惑，他就用相信的经言来答应。邪灵叫他灰心，他就用盼望的经言来答应。邪灵叫他惧怕，他就用平安的经言来答应。如果有不知用何经言的，就可以求神指示；或者认准其出自邪灵，就对它们说，“这是你们的谎言，我不要。”这样运用圣灵的剑是得胜的法子。

在这样争战的时候，信徒必定不可忘记了十字架的地位，他必须站立在罗马六章十一节上面，相信自己是已经向罪死了，向神在基督耶稣里活了。他是已死的人，所以，是已经脱离了旧造的。邪灵现在不能再在他身上作什么，因为它们能以作工的地方已经在十字架上了。信徒在每一次要拒绝邪灵，要使用心思的时候，总必须完全倚靠十字架所成功的。信徒必须知道他和主的死乃是一个事实，所以，他现在应当在邪灵面前坚持这个事实。他已是死的，邪灵对于死了的人是没有权柄的。法老不能苦害红海那边的以色列人。这样安息在主的死上面，要给信徒以最大的利益。

自由与更新

当信徒这样的一步过一步地收回地位之后，其成效是逐渐显明的。虽然在起初的时候，好象是越收回，情形越险恶；但是，当信徒坚持要收回一切地位之后，他要看见邪灵逐渐失去能力，不能有所作为。当地位逐渐收回时，各种现状也逐渐减少。信徒要看见自己的心思、记忆、想像、理性逐渐可以自主，可以使用，邪灵不能再象从前那样地攻击了。在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危险，就是当信徒还未完全收回地位，也未完全复原之先，他便自足了，以为满足了，而不继续争战。这样留下余地，要叫邪灵在将来还可死灰复燃。信徒必须继续收回主权，直至自己真是完全自由为止。当信徒站立在十字架的根基上面，要使用自己的心思，拒绝邪灵的擅越，和老旧的想法，就不久要完全得着释放。信徒要看见他自己真是作他自己一切思想的主人。

我们现在将从被动到自由的程度，总述于下：

一信徒的心思本是照常的。

二信徒陷入被动，要神用他的心思。

三信徒相信因着他二的缘故，他现在是在得着一个新的心思了。

四其实信徒乃是被邪灵所攻击，落到常度之下。

五信徒的心思软弱无能。

六信徒争战要收回他在二所给的地位。

七信徒的心思好象比从前更坏，更混乱。

八其实信徒乃是逐渐自由。

九信徒坚持他自己的主权要收回被动的地位。

十被动推翻，信徒复原。

信徒坚持他的意志，不只保守了常度，并且，
使心思完全更新，能作从前所不能作的工。

我们应当知道更新的心思是比自由的心思更深一层的。收回被动的地位和相信谎言的地位，不过会使信徒复原而已；但是更新还不只是复原——比“原”还要高上。更新的心思就是信徒的心思达到他一生所没有达到的点，达到神为他所定的最高点，达到他最高的可能点。神不只要信徒的心思完全脱离黑暗的权势，使信徒能够完全自治而已，乃是要更新他的心思，使之与圣灵完全相合，充满亮光、智慧和聪明，想像和理性经过洗净，能以顺服，完全听从神的旨意（西一9）。我们不要以小得自满。

心思的定律

当信徒心思达到更新的地位之后，信徒要希奇他自己心思的能力。他现在脱离了迟滞和无关紧要的活动。现在信徒的集中力要比前更强，领会力更明，记忆力更好，理性更准确，眼光更远大，工作更紧速，思想更宽广，更容易明白别人的心思，更不时常受自己微少的经历所捆绑，更知道在属灵的知识上是无止境的，所以，当有一个公开的心思来接受。一切的偏见、成见和意见，对于神的工作，都除灭干净。这样的心思能作他平常所不能作的工，并且，能以负担他平常二、三倍的责任。现今信徒的心思无用，就是没有达到更新这一步。但是当信徒达到心思更新这一步之后，并非谓从今之后他再没有受老旧心思钳制的可能了；信徒如果不是继续反对老旧的想法，就他在不知不觉之中，还是要照着老旧的想法而思想的。

信徒应当怎样天天随从灵而行，拒绝肉体的作为，照样信徒也当怎样天天照着更新的心思而思想，拒绝老旧的想法，儆醒是必须的，不然，信徒就要回到旧日的地位。在属灵的事情上，退步乃是一件实在的事。并且，信徒的心思就是更新了，如果不儆醒，还是有相信邪灵的谎言，被动地留地位给它们的可能。信徒如果要保守自己的心思常在更新的情形里，并且逐日再更新，就他不能不明白心思的定律如何。灵如何有它的律法（这个我们从前已经看见），心思也如何有它的律法。我们现在要提起几件，信徒若照之而行，就要时常得胜。

与灵同工的心思

我们若要分析一位属灵信徒行事所经过的手续，我们可以略分为以下各层：圣灵将神的旨意，启示给信徒的灵知道，信徒借着他的心思明白这启示是什么意思，就借着意志运用他的灵力来运动身体，来执行这件事。在信徒的生活中，可说没有别的比心思是和灵有更亲密的关系的。因为心思是知道思想界和物质界事物的机关，灵是知道灵界里事物的机关。信徒借着心思，知道一切属他自己的事，却借着灵，知道一切属乎神的事。因为此二者都是“知识”的机关，因此，它们的关系，就比别的都显得更深了。在我们随从灵的生活的中间，我们要看见心思乃是灵的最良善的助手。如果我们要完全随从灵而行，就我们不能不知此二者是如何相辅而行的。

圣经对于灵与心思的辅车相依似的工作是说得很清楚的。在随从灵而行的中间，灵和心思的合作，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真知道他。”（弗一 17~18）这两节圣经，将灵与心思的关系和盘托出。我们从前已经说过。这“智慧和启示的灵”的意思，就是神在我们灵中，将他自己和旨意启示给我们知道了。现在我们就是要注意到这里灵的直觉所得的启示，和我们的心思是如何相辅而行的。

我们“心中的眼睛”，就是我们理会的机关，明白事物的机关，就是我们的**心思**。在这段圣经里，我们看见“知道”两字一共说过两次。这两次的“知道”，有两样的意思。头一次的知道，是直觉的知道，第二次的知道，是心思的知道或明白。这启示的灵，是在我们全人最深的地方的。神这样地将他启示在我们的灵里，就叫我们借着直觉真知道他。但这不过是直觉上的知道，只有里面的人知道，外面的人还不知道。因此，将这里面的人所知道的，传达到外面的人来，是不可少的工夫。因为非此，就外面的人不知里面的人所要求的是什么，就不会取同一的行动。如何传达出来呢？圣经在此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灵要用光照明我们的心思，叫我们心思明白了灵里面的意思，使我们外面的人也知道。我们外面的人，乃是借心思以知道事情的，所以，灵必须将它借着直觉所知道的告诉心思，心思告诉人的全体，而使之随着灵而行。

我们是先在直觉上得着神的旨意，然后，心思才来使我们明白这是神的旨意。圣灵感动我们的灵，使我们觉得有了灵的知觉，我们就使用心思来查读，来理会这知觉是什么意思。我们要完全晓得神的旨意，必须有灵和心思的同工。灵使我们里面的人知道，心思使我们外面的人明白。灵和心思这样地合作，使信徒完全晓得神的旨意，乃是在一刻之中即成功的。我们用笔墨说好象是很长久的，其实它们俩好象是左右手一般；有工作时，只要一霎时、一眨眼之间，灵已经将其所知道的，使心思明白了。这样看来，所有的启示都是从圣灵而来，达到人的灵（不是心思）；人灵借着它的直觉知道，或者得着这神的启示，然后心思才来查读这灵中直觉的意思而明白理会。

我们应当拒绝心思作为我们接受神启示的首要机关，但是，我们不应当取消心思作为明白神启示的次要机关。属肉体的信徒因为没有学习如何随从灵而行，他就要以心思里的思想，作为他步履的规则。属灵的信徒，应当随从灵而行，但是，他不应当不使他的心思明白灵的意思。在真实的引导里面，灵和心思都是一致的。心思的理性，并没有反对灵中所得引导的事。灵中的引导，可以是反对一般普通人所谓的理性；但是，在灵中得着这引导的信徒，因为他的心思与他的灵同工，已经明白了神的旨意，就照着他的理性看来，灵中这样的引导，乃是完全不错的。自然这是讲论属灵信徒的心思已经更新过的。但信徒的灵还没有得着最高位时，就心思常是反对灵中的引导的。

在这两节的圣经里（弗一 17~18），我们看见灵是如何帮助心思的。灵自己是先从圣灵那里得着启示，然后它以光照明心思。属灵人的心思，既不是靠着天然的生命而活，它就必须靠着灵的亮光照耀它，不然，它就要陷入黑暗。更新的心思是需要灵的亮光来指引它的。因此，当信徒的灵被邪灵所闭塞的时候，信徒就觉得他的思路昏暗，思想纷乱，全人都有散漫不能集中的样子。这是因为属灵信徒的脑力是靠着灵而活的，现在灵被封锁，能力达不到心思来，因此心思就如失了指挥一般。所以，我们如果要保守我们的灵和心思在正当的关系上，我们就应当儆醒，不让灵被邪灵所包围，好叫我们的**心思**能照着常度而工作。

信徒的心思乃是圣灵的出口。我们知道圣灵是住在人的灵里的；但是，我们曾想到圣灵如何发表他的自己么？圣灵并不只要人觉得或者相信他是在他的灵里就算了，他的目的乃是要借着人来发表自己，使别人也得着他。此外尚有千百的事都是圣灵需要人作的。圣灵光住在灵里是不够的，他必须从灵里发表出来。发表人的灵的，就是心思。心思如果是壅塞的，灵就不能开通，圣灵就也不能从灵里涌流到别人身上。并且我们也需要心思来“读”直觉的意义，好让圣灵借着我们发表他的意思。如果我们的心思是狭小的、愚昧的，就圣灵不能按着他的意思，与信徒交通。信徒应当小心，不要将圣灵关锁在他们的灵中。

思念灵和属灵的心思

当信徒越属灵时，他就越知道随从灵而行的紧要，和随从肉体而行的危险。但是，实在说来，什么是随从灵而行呢？罗马八章为我们答应说，不过就是思念灵，和有一个属灵的心思而已。“因为随从肉体的人，思念肉体的事；随从灵的人，思念灵的事；肉体的心思就是死，属灵的心思就是生命平安。”（5~6）心思察看灵的事，和灵管理心思，就是随从灵而行的意思了。因为“随从灵的人”，不过就是“思念灵的事”，并有“属灵的心思”的人而已。我们若要随从灵而行，没有别的，不过就是借着灵所管理的心思，来思念察看灵的事而已。这意思就是我们的心思必须先更新过，成功为一个属灵—被灵管理—的心思，然后借着这心思来注意一切灵的事—灵的动静。这样就可以随从灵而行。

在这里我们又看见心思怎样地与灵发生关系。“随从肉体的人，思念肉体的事；随从灵的人，思念灵的事。”人的心思是可以思念肉体的，也是可以思念灵的。我们的心思（魂）是站立在灵和肉体（在这里可说其为身体）的中间。心思所“思念”的是哪一个，就他所随从的也是哪一个。心思如果思念肉体，我们就要随从肉体而行，如果思念灵，我们就要随从灵而行。所以，我们并不必问说，我们到底是否随从灵而行，只要问说，我们到底是否思念灵，注意灵，察看灵的动静呢？断没有我们所“思念”的是肉体的事，却会“随从”灵而行的理。思念的是什么，随从的也必定是什么。这是不可更改的。

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我们的心思所思念、所注意、所体贴的是什么呢？我们所注意的是什么，我们所要顺服的是什么呢？我们是思念灵，还是肉体呢？思念灵的事，要叫我们成功为一个属灵的人；思念肉体的事，要叫我们成功为一个属肉体的人。我们的心思若非受灵的支配，就是受肉体的支配；若非受属天的支配，就是受属地的支配；若非受上头的支配，就是受下面的支配。这样地随从灵的结果，就是生活在生命和平安里。信徒如果思念而又随从肉体，他就要生活在“死”里。他所作的、所说的，都没有属灵的价值，不过都是死的罢了。因为他所有的一切，从神一方面看来，乃是从没有灵命的肉体出来的。信徒可以是有生命的，然而同时，他可以活在“死”里面。

为什么思念灵的事，在随从灵而行的生活上，是这样的要紧呢？因为这是我们得着灵中引导的最大条件。多少的信徒总是希望神为他怎样安排，怎样指引（指用环境而言），但是他却不思念灵——不注意自己灵的动作。不少的时候，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已经在我们的灵里引导我们了；但是，因为我们的心思太昏昧的缘故，就叫我们看不清楚圣灵的引导。不少的时候，圣灵已经在灵中启示给我们知道什么事了；但是，因为我们的心思并不注意灵中的动静，也许正思念千百其他的事情，以致灵的知觉就被我们忽略过。在别的时候，我们的灵原还是不错的，但是，我们的心思却错了，以致我们不能随从灵而行。灵借着直觉所表明的意思，乃是微细、安静、柔软的，如果我们不是时常思念灵的事，我们就怎能知道灵的意思，随着灵而行呢？我们的心思应当象一个看守的人，时常注意、理会、明白灵中的意思，好叫我们外面的人都完全顺服。

神所有的引导，都是用微小的感觉将其旨意相启示。他从来不用一种冲倒人、漫过人的感觉（或者别的）使人不能作主，而来顺服他。他总是给我们以拣选的机会。信徒所有好象受着一种强迫而有的行为，都不是从神来的。邪灵才如此作法。所以我们不能光仰望圣灵的引导，我们如果不履行圣灵作工的条件，圣灵是不作工的。我们的灵和心思必须活泼地与圣灵同工，圣灵才会引导我们，我们不要空试看随从灵而行，到底是可能否？只要我们使用我们的灵与圣灵同工，而使用心思注意灵中所有动静，我们就会随从灵而行。

心思的开放

神除了直接告诉我们的真理之外，神也常常借着他别的儿女将他的真理传扬给我们。这样的真理乃是先在心思里接受，然后才达到灵。因为我们乃是借着心思以与人的话语或者文字相接触。如果没有心思，就真理没有达到我们生命的可能。所以，一个开放的心思对于灵命是紧要的。如果我们的心思里充满了一种成见，无论其是对真理也好，或者对传真理的人也好，就真理不得进入我们的心思，也不得以进入我们的生命。信徒如果在他读书听道的时候，就早已定规要听、要读什么道理了，就难怪他们得不着什么益处。

信徒必须知道真理进入生命的步骤，才能看见心思开放的紧要。真理乃是先在心思里明白，然后才进入灵，使灵受感动，然后才在生活上表显出来。一切不开放的心思都是拦阻真理达到灵里的。不开放的心思，意思就是已经有了成见的心思，凡不与他理想相同的，就反对，就批评；他的意见就是一切真理的程度，与他所想的不同的都不是真理。这样的心思叫许多神的真理没有机会进来，所以，信徒就不能不在生命上受亏损。有经验的信徒都能作见证，论到一个开放心思对真理的启示的紧要。多少的时候并非没有真理传给我们，乃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开放的心思，以致我们不能明白。也不知道神应当等到多少年数之后，才能叫我们除去一切的阻挡，而接受他的真理。一个开放的心思联于一个开放的灵，是最会使信徒在真理上长进的。

心思如果是开放的，就真理虽然有时在心思里好象是很暗昧的，但是，当灵的光照一来，信徒就要看见这真理的宝贵。多少的时候，信徒起初接受了一个真理，好象是没有什么意思的，但是，过了一时，灵的光照来了，叫信徒好象领会了一切，把真理的内里都看透了一般。虽然外面不会用什么话语来解释，但是，里面却有说不出的明白。开放的心思叫真理能以进入，但是，如果没有灵的光照，也是没有用处的。

心思的管治

信徒全人的每一部分都是需要管治的。心思也是这样需要的。就是更新之后，也是不能忽略的。我们切不可任凭心思自由，不然邪灵又要来利用了。我们应当知道，思想是行为的种子。我们如果在思想上不小心，就不久我们要陷入罪恶。一个思想的种子种在那里，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才会生长；但是，迟早总必生长。我们如果谨慎追究我们一切有心无意的过犯，我们总能看见都是我们从前所有某种思想所结的果子。一个罪恶的思想留在头脑里，而不除去，过了一时，也许几年，就要变成一个罪恶的行为。例如：我们如果对一位弟兄有了一个不好的思想，如果没有立时除去干净，就虽然知道错了，求神赦免，那个思想还是要结果的！一切不正当的思想，都必定生出不正当的行为。所以，信徒不能不用全力来对付他自己的思想。思想若不管治得好，他要看见他什么都不能管治。所以，彼得说，“要约束你们的心思”（彼前一 13）。这意思就是应当管治自己一切的思想，不要任之放荡。

神的目的是要信徒“所有的思想都顺服基督”。所以信徒应当将他每一个的思想，都在神的亮光中考虑过。不应当让什么思想逃出你自己的统治权之外，也不应当让什么思想逃出你的注意之外，无论什么思想，总当经过你自己的查验和管治。信徒在管治他自己的思想时，应当看见没有一个不正当的思想是容留在他里面的。一切不正当的都应当驱除。

信徒应当不让他自己的心思懒惰。这意思就是在每一件事上都要用思想，应当作一个属灵而又有意识的人。信徒必定不应当让他思想停滞，或者随便，不然，邪灵是要趁机会作工的。心思必定不应当懒惰，没有工作。应当时常都是活动的才可以。就是当信徒在灵中得着启示之后，他还是应当用它思想的，不要以为灵中有了启示，就可以随之而行。信徒应当使用心思来试验、来考虑、来探查，看到底在这个将要举动的事上，是否还有己意，还有什么是不合乎神的，是出自肉体的。这样的行为是否完全随从灵的，是否随从神的时候，或者还有什么是从自己来呢？这样的思想要帮助灵使直觉的启示更显为明亮。如果不是神的启示，也可因之而发现。以自己私意为中心的思想是不能使我们明白神的旨意的；但是这样地不顾自己的思想，乃是最有用处的。神并不要我们盲从。他要我们清楚明白什么是他的旨意。一切不十分明白的，都是靠不住的。

心思作工的时候，信徒应当防备不使单独作工，意即脱离灵的支配而作工。当心思没有己意时，它能帮助信徒更明白神的旨意；但是，如果它是独立的，就它不过发表其肉体的败坏而已。例如：许多的查经，不过都是人用自己的思想，随着自己的意思，靠着自己的能力在那里追求而已。多少人所明白的真理不过只在头脑里而已！这样心思的单独行动，乃是最危险的。因为除了在心思里多了一点思想的资料，并自己多了一点夸口的张本之外，这样的知识在生命上是一点影响都没有的。信徒必须竭力拒绝一切光在心思里领会的真理。这样的领会要叫撒但有所凭借而作工。信徒必须醒悟，知道一切光靠着心思追求的知识是以把柄给魔鬼使之作工的。这样的欲好必须受节制。

心思应当作工，也应当安息。信徒如果让心思一直作工而不能有安息的机会，就心思也象身体一样要发生毛病的。信徒必须节制自己心思的工作，不要让它过度活动，而不能自约。以利亚当日在罗腾树下的失败（王上十九 4），就是因为他的心思过度作工。

信徒应当保守他的心思常在神的平安里才可以。“坚心（思）倚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赛二六 3）一个不平安的心思乃是一个常受扰乱的心思；这样的心思对于灵命和灵工都是有害的；也不知道要引信徒行了多少错误的道路。不平安的心思是不能照着常度而作工的。使徒所以教训说，必定不应当容让什么忧虑的思想（腓四 6）停留在信徒里面，一有这样的思想应当就交给神。这样神的平安就要保守他的心怀意念（7）。在另一方面，使徒就劝信徒应当让他的心思作一点工，不要任之无所事事；他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8）

心思必定不应当受情感生命的支配。应当借着信心，明白原则，安静休息在神里面而工作。这就是“谨守的心思”（提后一 7）的意思。信徒应当不再以“声音”、“异象”和“亮光”为引导的原则，只当跟从灵里的直觉。不应当追求情感上的感觉，用什么外面的刺激、鼓励和允许来使它作工，只当以神是非的原则断定一切。

心思也应当保守在谦卑的情形中。骄傲的思想最容易使信徒错误。一切自是、自大、自足的思想，都会使心思思想错误。许多人的知识并非不好的，只因其心思太骄傲，太以自己为念，以致就受自己的欺骗，使之糊涂。所以凡真要事奉主的人非有“谦卑的心思”（徒二十 19）不可。信徒必须失去一切自欺的思想，必须知道神在基督身体上所安排给他的地位是什么。

心思充满神的话

神说，“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思上。”（来八 10）应当多读圣经，多记圣经，免得在急需的时候，去找圣经。你如果读圣经，神要把他的律法充满了我们的每一个思想。当你需要亮光走路的时候，你要在一时之中记得圣经的话语。许多的信徒并不肯用心思来读圣经，就是爱在祷告之后，随便翻一节，以为这是从神来的。岂知这是最靠不住的。你的心思里若充满了神的话语。就在一刻之中，圣灵能够借着直觉照耀你的心思，使你记忆合式的经文，知道应当如何。我们并用不着人来告诉我们偷窃是不可以的。因为我们知道神的话如此说。这话已经在我们的心思里了。我们如果在别的事上，都是这样地和圣经联合，就我们会在凡事上知道神的意思。

洁净心思的呼求

信徒应当时常求神洁净自己的心思，保守它的新鲜。你应当求神除去一切对神的恶意和妄想，使你所相信的，乃是完全合乎神的永远旨意的。求神不只使你想到他，并且要想得不错。求神使你的恶性情不发出一个思想来，如果有的话，求神的亮光立刻照耀，立刻除灭。求神使你不用你老旧的想法，想出什么特别的道理来分散神的教会。求神使你也不凭着心思接受了什么特别的教训，以致与神别的儿女隔断。求神使你能与别人有同一的心思，在凡事上未达到同一心思的时候，能有忍耐的等候。求神使你不用新生命来维持一个错误的思想，和从这思想所来的教训。求神不只使你向着恶性情死，并且使你的恶思想也死。求神使你的思想不作基督身体分门别类的原因。求神使你不再受欺。求神也使他所有的儿女能够靠着祂而活，不再分散，不再彼此伤害，不再流荡，真是不只同得一个生命，并且也同有一样的心思。

第二章 意志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人的意志就是人出主张的机关。我们人的愿意不愿意，要不要，定规不定规，都是我们意志的作用。人的意志就是人的“舵”。一只船是如何随着舵而左右的，一个人也是如何随着意志而进退的。

人的意志可说是人的真我，人的自己；因为意志就是代表人，意志所有的行动，就是这个“人”的行动。当我们说，“我愿意”的时候，其实不过是我们的意志愿意。当我们说，“我要，我定规”的时候，不过是我们的意志要，意志定规而已。这个意志的作为，就是发表我们整个人的意思。情感不过是我们所感觉的，心思不过是我们所思想的，意志乃是我们所要的。因此意志是我们全人最主要的部分。人的意志是比人的情感和心思更深的。因此，当信徒追求属灵的生活时，就不能不顾到意志这一部分。

许多的人有一个错误，以为“宗教”（姑用这两字）不过是一个情感的问题，不过使人的情感得着安慰和快乐而已。还有许多人却以为“宗教”应当与理智（心思）相合，不宜过度偏于情感。惟有理智的宗教是可信的。岂知真实的“宗教”原不在乎情感和理智，乃是要人在灵里得着生命，并且要带领人的意志降服于神的旨意。如果我们所有的经历，并没有叫我们达到我们愿意接受神全部的旨意，就我们所有的经历，不过是非常浅薄的。信徒属灵的生活，如果不是在意志里有相当的表示，就有什么用处呢？因为代表人的自我的意志，还是依然故我的。真实的救法是救人的意志的。凡不够深入以救人的意志的，都是虚空的。一切美妙的感觉，清楚的思想，不过在乎外面的；因为人可以因信神而得着快乐、安慰和平安，也可以明白神的奥秘，有许多高奇的知识，然而，其人与神仍然是没有极深的联合的。除了意志的联合之外，世上并再没有其他联合了。所以在信徒得着生命之后，他所当注意的，除了他的直觉之外，就是他的意志了。

自由的意志

论到人，和人的意志，我们应当紧紧地记得，我们人是自由意志的。这意思就是人是自主的，人自己是有他独立的意志的，凡没有得着他赞成的都不能勉强他，凡他所反对的也不能压迫他。人是自由意志的，意思就是人是有主张的。人并非一种机械，任凭外人的左右。人所有的举动都是人自己作主的，在人里面有一个意志，这个意志支配人内外的事情。人并非如机械之受外来能力的管理，在人里面有他的原则，定规他的举动。

这是神创造人的情形，神所造的是一个人，并非一个机器。神对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创二 16~17）在此我们只看见神的“吩咐”，其中有劝告，有禁止，但是并没有强制。亚当如果肯听，不吃，乃是亚当如此愿意。亚当如果不听，要吃，神也没有法子制止。这就是自由意志。神是将吃与不吃的责任放在人的身上，随着人自由意志去拣选。神并没有造出一个不会犯罪，不会悖逆，不会偷食的亚当，因为那样就叫人变作机械。神可以劝告，可以禁止，可以吩咐，但是肯听与否，责任还在人。因着爱心的缘故，神不能不预先吩咐，但因着公义的缘故，神不肯勉强人去作他所不愿意作的。人如果要顺服神，必须是他自己乐意，神不愿意勉强。神可以用许多的方法使人愿意，但是，在人未首肯之前，神是不勉强的。这是一个最紧要的原则，因为，等一下我们就要看见，神的工作都是不违背这个原则的；邪灵的工作则不然。因此，我们能够分别什么是出乎神，什么不是。

堕落与拯救

但是，人类堕落了。这一个堕落，叫人的自由意志受了极大的损失，当日的宇宙中可说有两个相反的大意志。一方面是神圣洁美好的旨意，另一方面是撒但污秽反抗的旨意。在这两个旨意的中间，有人单独、独立、自由的意志。当人听从魔鬼的话而违背神时，就好象以一个永远的“否”答应神的旨意，以一个永远的“是”答应魔鬼的旨意。因为人是用他自己的意志拣选魔鬼的旨意，因此，从人堕落之后，人的意志就作魔鬼的奴隶了。他所有一切的举动，都是服在魔鬼旨意之下。当他还未推翻起初的降服之先，他的意志总是受魔鬼的压制的。

在人堕落的地位和情形中，人是完全属乎肉体的。这个肉体是极乎败坏的，因此，人的意志和人其他的机关一样地受肉体的支配。在这样黑暗的光景中，人的意志所发出来的一切，没有一件是能蒙神喜悦的。就是人要来寻求神，他的活动，也不过都是在肉体的境界中，没有一点属灵的价值。他在这样的時候，也可以照着自己的意思，用许多的法子来事奉神，但是，这些不过是“私意崇拜”（西二 23），为神所不悦纳的。

我们应当知道，人如果没有接受神的新生命，而在这新生命里事奉神，就无论他如何事奉神，都不过是肉体的作为。这个时候就是有意为着神作工，为着神受苦，也都是虚空的。人如果未得救，就意志虽然是向上的，向善的，向神的，也是没有用处。因为在神看来，并非人的堕落意志如何为他作工，乃是他自己如何要人为他作工。人可以发起，可以筹备许多美好的事工，以为这是事奉神，但是，如果这些事不是神所创始的、所作的，就不过是崇拜自己的意志而已！

就是在得救的事上也是这样的。当人在肉体之内时，他就是要得救，要得着永生，那个意志也是神所不喜悦的。“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人的意志生的，乃是从神生的。”（约一 12~13）人自己的意思就是要得救，也不会使自己得救。要得救的意思必须从神生出来才可以。现今的信徒大概都是以为人如果有意得救，要寻求生命的道，定规要作基督的好门徒，乃是再好没有的事。但是神却对我们说，在重生的事，和一切与神发生关系的事上，人意是没有用处的。

神的儿女中有许多不明白，到底为什么神在约翰一章是这样对我们说人意志的没有用处，却在启示录对我们说，“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二二 17）。那里好象又是将人得救的事完全叫人自己的意志负责。并且，主耶稣在约翰五章说犹太人不得救的缘故，是因他们不肯到他那里得生命（40）。这又是将人的沉沦叫人自己的意志负责。难道是圣经相反么？这样不同的论调到底有什么用意呢？我们如果明白这里的意思，就叫我们在基督徒的生命中，明白神所要求于我们的。

我们记得神的旨意是“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彼后三 9），因为“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提前二 4）所以，现在的问题并不在乎神要谁得救，要谁沉沦，因为这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是罪人对待神旨意的态度如何。如果是因着自己天然倾向“宗教”的，天然厌恶世界的，或者因着遗传、环境和家庭的缘故，便定规要作一个基督徒，他要看见他远离神的生命，和别的罪人是一样的。如果是因着受了一时的刺激，和热闹的感动，便定规、立志、拣选要作一个基督徒，也是无用的。人如何对待神的旨意是一切的问题。神爱他们，他们肯否受爱？基督要他们来，他们愿来否？圣灵要赐他们生命，他们愿否得生？他们的意志在神的旨意里是有用处的。现在就是问他们的意志要如何地对待神的旨意。

我们看见这里的分别么？人如果就是自己把自己当个发起人，来追求救恩，他要依旧沉沦。世上许多的宗教家，就是这一类的人。如果人在听见福音的时候，肯接受神所要给他的，就可以得救。一是以自己为发源地，一是处在被动的地位。一是自己发主意，一是神发主意，人接受神的旨意。所以，此二者并没有反对，并且教训我们以一个最要紧的功课。约翰一章是说到人自己出主意。约翰五章和启示录二十二章都是说人接受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看见“不肯”、“愿意”这样被动的字眼。不是目的的问题，乃是这目的是从哪里来的。

神就是在这里指教说，象得救这样的大事，这样的美事，如果不过是出乎自己的，就也得不着神的喜悦，是可弃绝的了。我们如果要在我们的灵命上进步，我们必须明白当我们得救时，神对付我们的一切原则。因为这些当初的原则，都是对我们说，将来我们属灵的生命是应当照什么原则而活的。在这里就是最大的一个。不是我们肉体的意思，在神面前有什么价值的。凡一切出乎我们的，就是从我们的旧造里出来的，没有一件是能蒙神悦纳的。就是所追求的是美好、重大如得救的事，依然是神所拒绝的。我们应当时刻记得，神所顾念的并非美事坏事，大事小事的分别，神只看到底这件事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他自己所发起的、所作的。在我们得救的时候，就不是因我们要得救才得救，乃是神这样的要。因此，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应当看见，除了神借着我们作的工之外，其他所有的活动，无论美好到什么地位，都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如果我们不在这得救头一步的工夫上学习我们生活的原则，就以后我们还要有无穷的失败。

在另一方面，照着人的景况而说，当人还为罪人的时候，他的意志是背叛神的。所以，除了要把一个新生命给人之外，神就是带领人归于他。我们已经说过，人的意志就是人的自己，就是人的结晶品；照样，神的旨意，就是神的自己，神的真生命。所以，神要带领人归于他，不过就是说，神要带领人的意志归于他自己的旨意而已。这自然是信徒一生的工夫所应当履行的，但是，在救恩的头一步，神就是向着这个而动工。因此，当他借着圣灵叫人为罪自责的时候，就叫人真是自知无话可说，就是神定他的罪，要他下地狱，也是无话可说的。当神借着福音叫人看见他在主耶稣的十字架里所定的旨意之后，就叫人甘心乐意地，说我愿意得着神的救恩。在这里我们看见，人得救的初步，就是他的意志得救。因为罪人的相信与接受，不过是因罪人“愿意取生命的水”，因而得救。罪人的反对和抵挡，不过是因罪人“不肯到主那里得生命”，因而沉沦。人的得救与沉沦的争战，都是在人的意志里打的。人当初的堕落是因人的意志背叛神的旨意，因此，人现今的得救，不过就是人的意志再归顺神而已。

虽然当人得救之后，他的意志还不是完全与神联合的，但是，他堕落的意志因着他接受主耶稣的时候，那样地拒绝撒但、自己和世界，也就高升起来；并且因着相信主的话，并得着神的灵的缘故，也就得着更新了。我们也知道人重生之后，是得着新的灵、新的心、新的生命的，因此，意志就有了新的主人，也就受这主人的支配和管理。意志如果顺服，它就变成这新生命的一部分；如果反对，就变作这新生命的一个劲敌。

这个更新的意志是比人（魂）的任何部分更紧要的。思想可以错误，感觉可以错误，但是意志绝对不可错误。什么错误了，都没有意志错误得厉害；因为意志就是人的自我，也是调动全人的机关的。它一错误，神的旨意立即不得成功。

意志的降服

什么是救恩呢？救恩不是别的，就是神救人脱离自己，并救人进入神自己里面。救恩有断绝和联合两方面；所断绝的是自己，所联合的是神。所有的救法如果没有以救人脱离自己，并使人与神联合为目的，都不是的确的救法。所有的救法如果不会救人脱离自己，并使人与神联合，就不过是空言的。真实的属灵生命并不是别的，不过就是脱离那动物的，进入那神圣的。一切属乎受造者的都必须失去；受造者只可在造物者里面享受造物者的一切。受造者必须化为乌有，真实的救恩才能显明。真实的伟大，并不在乎我们有多少，乃是在乎我们失去多少。真实的生命，惟独在丧失自己中可以看见。受造者的性情、生命、活动，如果不是完全除灭了，就神的生命没有显现的地方。我们的“自己”常是神生命的仇敌。如果我们没有失去为自己的存心和经历，我们的灵命就要大受亏损。

自己是什么呢？这自然是一个最难答应的问题。我们虽然不能百分准确地答应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可以说，“自己”就是“己意”是差不多准确的了。人自己的结晶不过就是其意志。因为人的意志就是表明其人实在是怎样，要什么，是肯如何。但是，除了神的恩典在人里面所作的工夫之外，人自己所有的一切，无论他还是罪人也好，或者他已是圣徒也好，总是完全与神相反的。因为人为受造者那一种性情，无论如何总是属天然的，总不是与神的生命相类的。

所以救恩不是别的，不过是拯救人脱离他自己那一种属肉体、属天然、属受造、属动物、属自己的意志而已。我们应当注意这一点。除了神赐给我们新生命之外，意志的归向神就是救恩最大的工作了。一句话是可以说的，神所以给新生命，就是要叫我们的意志归向他。福音就是要带领我们在意志上与神相合。不然，福音就没有成功其使命。神不是要救我们的情感，也不是要救我们的的心思，乃是要救我们的意志；因为意志一得救，其余的都包括在里面了。人可以在思想上与神相合到某种程度；人也可以在许多的事上与神有相同的情感；但是最紧要、最完全的联合乃是在乎人的意志和神的旨意的结合。这一种意志的联合，包括人与神所有其他的联合。如果思想相合，情感相合，而意志并不相合，就这种的联合必定是有缺欠的。我们全人既是随我们的意志而转动的，就意志明是我们全人最有势力的部分。就是高贵象灵也不过是服在意志的管治之下（等下我们就要看见）。灵不足以代表全人，因为灵不过是人与神交通的部分。体也不足以代表全人，因为它不过是人与世界交通的部分。但是，意志是表明人真我的态度、意见、状况如何的；所以，是最有势力的，足以代表全人的。如果这个意志没有与神联合，就其他的联合不过是浅薄的、虚空的。如果这管治全人的意志是与神完全联合的，就全人自然是完全俯伏在神的手下。

我们与神的联合有二：一是生命上的联合，一是意志上的联合。我们生命上的与神联合，就是我们在重生的时候，接受神自己的生命。神如何借着圣灵活着，我们从今之后也如何借着圣灵活着。这是生命的联合，意思就是我们与神只有一个生命。这是在里面的。但是，发表一个生命的，就是意志，所以，在外面还有意志的联合。意志与神联合的意思，就是与神只有一个意思。这两个的联合是互相关系的，是不会独立的。但是，我们此时只能专门说到意志的联合；因为别的是在我们范围之外的。新生命的联合是自然的，因为新生命就是神的生命。但是，意志的联合有点困难，因为意志明是我们自己的。

我们从前已经说过，神所要我们除灭的乃是魂的生命，并非魂的功用；因此，当我们在生命上与神联合之后，神乃是要更新我们的魂（意志、情感、心思），使我们的魂与我们的新生命一致，也与他的旨意一致。因为我们的意志是最要紧的部分，所以，神在我们重生之后，就一天过一天寻求我们的意志与他的旨意联合。意志如果尚未与神有完全的联合，就是说，救恩还未完全成功，因为人的自己还是与神不浹洽的。神不特要我们得着他的生命，并且要我们自己与他联合。意志是绝对属我们的。如果意志没有联合，就我们的自己还未与神联合。

我们如果谨慎读过圣经，我们就知道在我们所有的罪里，有一个普通的原则，就是悖逆。亚当是借这罪使我们沉沦，基督是借顺服，使我们得救。我们本来是悖逆之子，神要我们作顺命的儿女。其实，悖逆不过就是随从己意，顺服就是随从神旨。神所有救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舍弃自己的意志，而与他的旨意联合。

现今的信徒在此常有一个大错误。他们以为属灵的生命不过就是感觉上的快乐，和心思里的知识而已。他们用工夫去追求各种的感觉和圣经的知识，以为这些是最美好的了。同时，他们照着他们的感觉和思想去作出许多美好、伟大、紧要的工作，以为这些必定是神所喜悦的了。岂知神所要求的并非信徒觉得怎样，或者想出什么，他乃是要信徒的意志与他联合。他喜悦信徒全心要他所要的，愿意遵行他所说的一切。除了信徒无条件地降服神，愿意接受神所有的旨意之外，别的所谓的属灵生活，不管会叫信徒觉得如何圣洁快乐，会叫信徒想出何种希奇道理，都不过是属乎表面的。就是各种的异象、奇梦、声音、预兆、火热、工作、活动、劳苦也是属乎外面的。如果信徒没有在意志里定规，走尽神的道路，就无论什么都是没有用处的。

我们如果与神有意志上的联合，我们就要立刻停止一切从自己出来的行动。意思就是说，再没有单独的行动。对于自己是灭绝了，对于神是活泼的。这并非说，我们照着自己的冲动，照着自己的方法，而为神活动；乃是说，因着受神的感动而后动，脱离一切属己的活动。这样的联合，换一句话说，就是换一个中心，换一个起头。本来所有的作为都是以自己为中心，所有的活动都是以自己为起头；现在什么都是归于神。神并不问我们自己所起首的事是什么性质，神只问是谁起头。一切脱离不了自己的，无论其好到什么地步，神是不顾的。

神的手

因为神的儿女虽然已经得救了，但是，仍然没有完全顺服神的意思，所以，神就用许多法子，要带领信徒到完全顺服神的地步。神用他的灵来感动信徒，用他的爱来激动信徒，要他们顺服他的旨意，不再在他之外去贪爱什么，去追求什么，去行为什么。但是，最可惜的，就是这些在信徒身上并没有发生它们所应当发生的效力。因此，神就不得不用他的手来带领信徒到他所要他们到的地方。这样的手多是在境遇中间显明出来的。神用他的手重重地加在信徒的身上，压伤他，打破他，捆住他，使他的意志在他的面前，不能再刚硬。

当信徒还未与主有深切联合的时候，神是不满意的。神救恩的目的，就是要得救的人与他的旨意完全联合。因为神要带领我们到这一步，所以他就利用环境，使我们遭遇许多不如意的事。他使我们伤心、难受、痛苦。他叫许多实行的十字架临到我们。他就是借着这些，使我们低首服从。我们的意志是非常之刚硬的，若非经神多方的攻击，是不会顺服神的。如果我们在神大能的手下，肯接受他的管教，就我们自己生命的意志要多受一次的砍伐，要多一次被交于死地。如果我们还是一再抵挡神，就必定有更重大的苦难要临到我们，好叫我们被征服。

神要剥夺我们的一切。在信徒真得着重生之后，他们都有一个意思，要遵行神的旨意。有的是明显这样的应许，有的是在暗中有这样的心意。神现在要证明看，到底这样的应许（或心意）到底是否实在的，所以他就叫信徒经过他们所不喜欢的剥夺。他要叫他们失去物质、康健、名声、地位、用处，最终还要他们失去感觉上的快乐、火热、神的同在、神的同情。他要带领信徒看见，除了神的旨意之外，什么都是可以失去的。他要他们知道如果是神的旨意，就虽然他们在身体上苦，在感觉上苦，都是应当领受的。神既然喜欢苦待他们，要他们失去所有，连“属灵的用处”都没有了；要他们枯干、黑暗、冷淡，他们也是愿意的。神要信

徒知道神救他们，不是要他们享受什么，乃是为着他的旨意。所以，不管是得着、是失去，是快乐、是干旱，是觉得神的同在、是觉得神的弃绝，信徒都当以神的旨意为念。如果神的旨意是要弃绝我们，我们能否喜欢受弃绝呢？当罪人起初信主的时候，他的目的乃是为着天堂。这是可以的。但是，当他在神里面受了教训之后，他就知道他是为着神的旨意来信神的，如果信神的结局乃是下地狱，他们也是信的。当信徒深深地受教训之后，他就不以他自己的得失为念，如果他下地狱会荣耀神，他也是甘心下的。这自然不过是一个例子。但是，信徒必须看见，他们信主活在世上，并不是为着自己，乃是为着神的旨意。他们最大的幸福，最大的权利，最大的荣耀就是弃绝自己的败坏、凡俗、血气的意志，与神的旨意联合，而成功神的心愿。受造者的得失、荣辱、苦乐是不足挂怀的。如果至高者能以得着满足，就卑微者无论要变到如何都是可以的。这是信徒在神里面失去自己的独一法子！

二步的工夫

在意志与神联合之中，可说是有二步工夫的。一步是神征服了我们意志的活动，一步是神征服了我们意志的生命。许多的时候，我们的意志不过是在某件特别的事上受神的征服；在这些事上，我们以为自己是完全顺服神的了；然而，在里面还有一种秘密的倾向，一有机会好象就要活动起来。神不只要我们的意志在活动方面受了他的限制，并且要我们意志的倾向，也完全打破、粉碎、消灭，好象连性质都改变了一般。严格说来，一个顺服的意志，和一个和谐的意志，是不同的，顺服不过只在活动方面，和谐是在生命、性质、倾向方面。一个顺服的仆人遵行他主人所有的命令，不过只有一个顺服的意志。一个善体亲心的儿子的意志，与他父亲的旨意，乃是和谐的，因为不只作他所应当作的，并且欢喜作。顺服的意志不过是停止了自己的活动，但是，和谐的意志是与神同心、一心的。完全与神和谐的意志，乃是把心也放在神旨意里面的。惟独与神和谐的人，才真能体会神的心肠。信徒如果没有达到他的意志与神的旨意完全和谐的地位，就他还没有经历到属灵生命的最高点。顺服神固然是好，但是，当恩典将天然的性情完全征服的时候，信徒就要与神完全和谐。真的，意志的联合是信徒生命经历的最高点。

许多的人以为自己的意志已经完全失去了，岂知其实还差得远。在诸般的试探和试炼之中，他们要看见顺服的意志，并非和谐的意志；无抵抗的意志，并非无自己的意志。谁不要为着自己得着一点，为着自己留下什么？谁不要金银、尊贵、自由、快乐、便利、高大和一点的什么呢？他以为说，他的心都不在乎这些了；但是，当你还有这些时，你并不知道你受这些的捆绑是何等的紧；乃是当你快要丧失这些时，你才知道你对于这些是何等的留恋不舍。一个顺服的意志，在许多的时候，很可以与神的旨意投合，但是在有的时候，却要觉得自己意志的生命里，是与神的旨意挣扎得很厉害的。如果不是神的恩典在作工，就很难以得胜。

所以，一个顺服的意志还不是完全的。意志虽然被打碎，再没有力量来抵挡神，然而，还未达到与神一致的地步。自然，我们承认，达到无能可以抵挡神的地位，已经是神的大恩了。照着普通而言，顺服的意志已经是死的了；但是，严格说来，它里面还有一缕未断的生命。在它里面还有一种隐藏的倾向，眷恋从前的道路。因此，在有的事情上遵行神的旨意，好象是比在别的事情上，更快的、更高兴的、更用功的。虽然都是遵行神的旨意，但是究竟有私己好恶之别。如果己的生命真是完全交给死，就信徒要看见，在遵行神的旨意上，他都是有一样的态度。在遵行中的迅速苦乐，和用力与否，都是表明我们的意志还未与神和谐。

意志这两种的情形，可用罗得的妻子，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和先知巴兰来作例。罗得妻子之出所多玛，以色列人之出埃及，巴兰之为以色列人祝福，可说都是遵行神的旨意了，他们都是被神征服的人，并没有照着自己的意思行了；但是，他们里面的倾向与神是不一致的，所以，结局都失败了。在许多的时候，我们步履的方向虽然不错，但是，我们的私心与神并不和谐，所以，陷到堕落的地位。

登造的法子

神是永远不顺服我们的。除了我们顺服他之外，除了他的旨意之外，他并不喜欢别的。更美、更好、更大、更要的，并不足以代替神的旨意。神所遵行的就是他自己的旨意。他若不遵行，自然难望我们遵行。在神看来，一切最好的事，只要有人的自己就都坏了。许多的事若是因神圣灵的引导而作，就是美好、有益的；但是，如果是人自己来作的，就在神面前的价值大为两样。所以，并不是人的倾向如何，事的性质如何，乃是神的旨意如何。这是第一点要记得的。

现在我们要问说，人的意志如何会和神的旨意和谐呢？人怎样能脱去自己意志的中心，而以神的旨意为中心呢？所有的关系都在乎魂的生命。我们脱离魂生命的支配有多少，我们与神的联合就必有多少，因为除了魂生命之外，并没有别的拦阻我们与神的联合。魂生命丧失了多少，我们寻求神的旨意，要以神为中心的意志就也有多少，因为新生命是天然倾向神的，不过被魂生命所压制而已。交魂生命于死地，就是登造的法子。

人在神之外是沉沦的；事在神之外也是虚空的。一切在神之外的，都是出乎肉体（自己）的。所以，凡在神之外，用自己力量，作自己所思想的，都是受诅的。信徒必须否认自己一切的力量和喜好；在他所有的事上，不顾念自己，不作一切与自己有关的事；要在凡事上完全倚靠神，照着神的法子，等候神的时候，按着神的条件，一步一步地进前，愿意从神接受自己的力量、智慧、善义和工作，承认神是他一切的根源。惟独这样，和谐才是可能的。

这真是“窄小的门路！”但是，并非艰难的。窄小，因为每一步都是以神的旨意为规则。这门路只有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是不为自己留下余地的），自然难免是窄小的。只要与神的旨意相差毫厘，便走出这门路了。然而并非艰难的，因为魂生命丧失时，习惯、嗜好、欲望、贪慕就都次第打碎了，就没有什么与神相反的，就也不觉其难了。最可惜的，就是许多的信徒还未进这门，走这路；还有的呢，就是并没有忍耐走到这路甘美的地方，便离开了。但是，无论其艰难的期间长短与否，惟有这路是生命的道路，总是定规的。这是神的门路，所以是真实的、稳当的。凡要得丰盛生命的，都不能不打这里走。

第三章 被动与被动的危险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今日的信徒缺乏两种的知识；因着这缺乏的缘故，叫他们陷入无穷的苦恼，而不能自拔。“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何四 6），真是为今日的信徒写的。有许多的知识——人所称为知识的知识——不过都是人世的理想而已，所以，是没有用处的。但是，在此之外，还有一种真实属神的知识是信徒不可不有的；不然，结局就是大受损害。最令人难过的，在今日愚昧这样普遍的时候，信徒还不谦卑在神的面前，还不寻求神所要启示的真理，依然是自高自大，夸口自己圣经的娴熟，经历的众多。一方面自己陷入危险而不知回头，别人陷入绝地而不知拯救，而另一方面却自夸其知识的丰富，这是何等的可怜呢！这两种的知识，就是一邪灵作工的条件，二属灵生命的原则。就是因为这样愚昧的缘故，就叫撒但和他的邪灵得着最大的利益，而叫神的教会受着最大的苦害。

被鬼附

我们知道四福音书里有许多被鬼附的事的记载，我们也知道现今还有许多的“外教人”是被鬼附的。我们如果对一位信徒说，基督徒是会被鬼（或称邪灵）附的，他必定很惊奇。中国普通信徒都是以为惟独外教人才有被鬼附的可能，我们基督徒是不会的。此外还有一个误会，就是如果是被鬼附了，就必定象疯人那样的癫狂才可以。岂知圣经告诉我们说，鬼不只使人忽然跌在水里，忽然跌在火里（太十七 15），有的不过使人腰弯（路十三 11）而已，其人还是很文雅、很安静的。

现今的信徒知道他们是有受引诱、受试探、受攻击、受欺骗的可能；但是却不知道他们也有受凭依——被鬼附——的可能。这都是因为他们在信道初步的时候，得了许多错误的教训，以为基督徒有了基督是不会被鬼附的；他们以为只要看基督徒并没有发狂如外教人那样的疯狂就可知了。这样的教训是圣经所没有说的，并且是圣徒的经历所不许的。因为神的儿女对于邪灵的事太为模糊，就叫邪灵改变了外貌，而附在信徒身上。今天被鬼附的信徒数目之多，真是人所意想不到的。但是今日有很多的信徒被鬼附，乃是一件不可更变的事实。

到底什么叫作“被鬼附”呢？明白这一句话的意思之后，就叫信徒知道基督徒是有被鬼附的可能的。“被鬼附”——或简称“被附”——意思就是“邪灵依附在人身上的全部或局部”。因为邪灵是附在它所得着的地位里，无论这地位是何等的微小，只要有了一个立足点，它便可以往前作工，得着全人。普通的信徒都是以为被鬼附的，必须是象福音书里所记几个极厉害的才是。

他们却不知道那些都是极端的。并且，照着福音书看来，人被鬼附，受苦害的程度并非一样的，并且，有的竟然是相差甚远的。我们刚才所说的两个，就是完全不同的。圣徒——完全奉献的圣徒，也能被邪灵所附，一如别人一样。这是因为圣徒在许多的时候，竟然不知不觉地履行了邪灵作工的条件，因而就被邪灵所凭依了。今日有甚多的信徒都是被鬼所附的，不过他们被附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但是，他们自己并不知道；他们不过将他们的特别、反常的经历算为“天然”的，或者以为是出乎“自己”的，或者以为是出乎罪恶的。他们所以把他们的经历如此解说的缘故，乃是因为这些经历的外面并不象是出自邪灵的。

在神所造的一切事物里，都有定律，意思就是它们的活动，乃是顺着一定的规则的。邪灵作工也是有一定规则的。有一因，必生一果。邪灵作工的条件，如果有人履行了（不管他是有意地履行，如巫婆、交鬼者、扶乩者，或者是无心地履行，象基督徒这等的人），邪灵就必定在其人身上作工。我们应当知道，邪灵所有的活动，是有定律的。只要人履行了这定律所要求的条件，这人就可立即得着邪灵的活动。这是因果之道，火会灼人，水会淹人，乃是一个定律。断没有人把自己放在火里而不受灼，浸在水里而不被淹之理。对于邪灵的工作也是一样。

只要你履行邪灵可以凭依在你身上的条件，邪灵就必定凭依在你身上。既然有了因，就必定有果。所以，不论你是基督徒与否，只要你履行了邪灵的条件，它们就要作工。邪灵乃是附在一切履行它作工条件的人的身上的，所以，基督徒不能因其是基督徒而脱离这样的危险。基督徒如何不能把自己放在火里烧，水里浸，而说因我是基督徒所以必不伤不死，也如何不能履行了邪灵作工的条件，而说因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必定不会被鬼附。火灼一切把自己放在里面烧的人，水淹一切把自己放在里面浸的人，邪灵也附在一切给它们以凭依的地位的人。不论他是否基督徒。因此，信徒如果给了邪灵以可作工的机会，它们就必定不稍退让，而趁着机会，附在信徒的身上。

到底邪灵依附的条件是什么呢？人应当如何才会得着邪灵的依附呢？人应当履行了什么条件，才会得着邪灵作工呢？这是最紧要的问题。圣经称这条件为“地位”（弗四 27）。这“地位”或“地步”，就是在人身上所留下空旷的地方，为着邪灵的。这地位就是邪灵在人身上所得的立足地。邪灵是照着它所得的地位而依附于人。它所得的地位有多少，它就依附在人身上多少。不论这地位是在外教人身上，或是基督徒身上，鬼都是要因之而依附在其人身上的。凡人身上给邪灵以可攻之点，可侵犯的机会，可立足的所在，都可通称之为“地位”。人如果以地位给了邪灵，他就不能不被邪灵所附。有了因，就必有果。信徒如果以地位给了邪灵，而倚靠自己是基督徒所以不至被附，乃是已经深受邪灵欺骗的人。

总而言之，信徒给邪灵的地位就是罪。罪包括所有的地位。信徒容留罪，因而容留在罪后面的邪灵。无论什么罪都是给邪灵以地位的。不过罪分为二种：一是积极的，一是消极的。积极的罪就是人所犯的罪，就如：以手作坏事，目看邪色，耳听淫声，口说秽语；这些就是给邪灵以附在手、目、耳、口的机会。人在身体的哪一部分犯罪，都是招请邪灵来哪一部分居住。对于积极的罪，如何与邪灵发生关系，我们应当注意三件事：一有的罪犯了，没有邪灵的依附；二有的罪犯了，叫邪灵来依附；三有的罪犯了，乃是因已被邪灵所依附。信徒如果是因犯罪而被邪灵所附的，就当他专一地弃绝那罪，将那地位收回之后，就要得着拯救。如果不然，他就要看见他所给邪灵的地位，要逐渐加增，不至全人被附不止。许多的信徒所以接受了十字架同死的事实之后，依然不能脱离其容易缠累的罪的缘故，就是他们的病源还不只是“肉体”的问题而已，乃是有超然的邪灵依附在他身上。

这一方面因着积极犯罪，而给邪灵以工作的机会，乃是比较更易为领会的，也是普通信徒所相信的，并且是在我们范围之外的，我们就不多说。我们现在要注意罪的第二方面——消极——所给邪灵的地位。这是现今信徒所最不明白的，也是最常如此错误的，并且，是在意志范围之内的，所以，我们要详细地说。

罪有积极和消极的分别。普通的思想都是以积极的罪为罪，消极的罪不为罪，圣经除了说各种的不义，就是各种从人所主动而行出来的不义是罪之外，圣经也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雅四 17）圣经不只以人所行的为罪，圣经也以人所不行的为罪。罪是邪灵依附（以下简称“鬼附”）的地位。所以除了积极去行的罪可作鬼附的地位之外，消极不行的罪，也是鬼附的地位。

这一种消极的罪所给邪灵的地位，就是信徒的被动。不用，和错用自己的任何部分，在神看来，都是罪。神赋我们以各种的本能，并非为着错用，也非为着不用。信徒不用自己本能的任何部分，而使之陷入被动的，都是与邪灵以代替信徒使用的机会。这就是叫鬼附的地位。所有的信徒虽然承认罪是被鬼附的条件，他们却不知道被动也是罪之一种，也是被鬼附的条件。地位既给，就不能不被附；被附就不能不受苦害了。

被 动

外教人，和属肉体的信徒被鬼附的原因，多是因为罪；但是，在奉献信徒中被鬼附的主要原因，一言以蔽之就是“被动”。被动的意思，就是意志不再活泼地管理他自己的灵、魂、体或其中的任何部分；并不用意志拣选一切与自己有关系的事，应当如何。被动的意思就是与主动相反的。信徒的被动是有二方面的：一失去自治——不能管治自己的全部或局部；二失去自由——不能自己作主，以与神的旨意相合。信徒的被动就是信徒不用自己各种的本能，而任之陷入被动的地步。

他虽然有口，他自己却不肯说话，要圣灵用他的口说出话来。他虽然有手，他自己却不肯使用，要神用他的手。他不肯动他自己的任何部分，乃是要神来动他。他以为自己是完全奉献给神的，所以，他不再用自己的任何部分。他就是这样地陷入被动，使邪灵能够欺骗他，而附在他被动的肢体上。

许多的信徒接受了我们在上一章所说的与神意志的联合。他们误会了以为这样地与神联合，体会神的心肠，而不要自己的意思，乃是要被动地顺服神。他们自己的意志应当取消，叫他们变成一个好象机械的人。他们以为顺服神的意思，就是自己不应当再用自己的意志，也不应当借着自己的意志使用身体的任何部分。他就不再一拣选，二定规，三运用自己的意志而行动。在外面乍看之下，好象这是一件极大的胜利，因为一个本来是固执己意的，现今忽然变作非常的顺服—象水那样的软弱。在一切的事情上，他竟然连意见都没有了，完全听从命令。他不用自己的心思，不用自己的意志，也不用自己良心的分别，乃是作一个完全听命的人—神什么时候动他，他什么时候就动。但这是鬼附的动机。

信徒即这样奉献给神，他就天然地陷入一种被动的状态里。信徒现在自己什么都不动，终日就是安静地等候外来的力量来动他。当有这外面的力量来动他时，他才动，不然，他就依旧寂静。这样的情形继续到很久的时候，他就要看见，就是在有的时候，他是应当动的，只因着没有那外来的强制力量，他竟然不能动。或者他自己也爱动，但是，却因没有外来催促的力量，就也不能动。这样迟之又久，信徒要看见，如果没有一种外来的力量来动他，他自己是一步不能动的；就是有时意志好象也是爱动的，但是，好象是受了什么压制一般（在身上有了一种的捆绑，叫自己不能照着所爱动的而动）。必须等到那一种外来的力量催促时，他才会动。在这样的情形中，信徒以为他自己是最顺服神的；他自己并没有一点的活动，就是爱动也是不能。

信徒的愚昧

当信徒深深陷入被动的时候，在他看来，他乃是顺服神。但是岂知邪灵就是利用他被动的状态，来成功它们的诡计。信徒以为他必须这样的被动才真是顺服神，才真是完全与神在意志上联合。他并不知道神并用不着他的被动，用得着他被动的乃是黑暗的权势。不特如此，神是要信徒用他自己的意志活泼地与他同工。这是圣经所常说的：“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约七 17）“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约十五 7）神并不抹煞我们的意志。

我们人是自由意志的。神从来不侵犯这个，也不改变这个。他要人活泼地与他同工。他虽然要我们顺服他，但是，他并不抹煞我们的人格（注：在这一本书内所用“人格”二字，都是指着“人的位格”说的，并非指着“人的品格”说的。读者应当注意）。他乃是要我们出主张来要他所要的。他并不代替我们要，而叫我们的意志陷入死寂的状态。他需要我们最活泼的同工。神喜欢人达到他受造者至高的登造，就是他的意志完全自由。神的创造是定人为自由意志的；神的救赎是叫人自由意志的。神在创造时既不要人机械式地服从他，因此，在救赎之后，就也必定不是要人变作机械，听他指挥。实在，神的伟大并不需要人变作木石来顺服他。他的方法，乃是借他的灵在我们里面运行，使我们愿意服从他，但是，他绝不代替我们出主张。这里的分别真是不可以道里计的。

总之，神和撒但在人里面作工的规则都是一样的。当神造人的时候，他喜欢人是自由意志的，所以，就使人自由意志。意思就是人是有权柄拣选、定规一切关乎自己的事。神虽然是宇宙之主，但是他却喜欢受限制，而不侵犯人的自由意志，强迫人忠心于他。照样，如果没有人的同意——不论其有心无心——撒但也是不能占据人的任何部分的。神和鬼需要人意志的允许，才能在人里面作工。当人“要”一件善事时，神如何为之成功；照样当人“要”一件坏事时，邪灵也如何为之成功。这就是我们在伊甸园所看见的。

当人未重生时，他的意志是作撒但的奴隶，不能自由。但是，重生而又得胜的信徒，他的意志是自由的，能以拣选一切属神的。但是，撒但对于这一种的人是不肯罢休的，所以他就想法子来得着他们。他知道，他是不能得着他们明白允许邪灵进入他们里面，而管治他们的。所以，他就用诡计来得着这个必须的允许。注意：撒但必须得着信徒的允许，但是，信徒又是必定不肯允许的，所以，他只能借着欺骗的手段而偷得这允许。邪灵如果没有得着人意志的允许是不能进来的；至于它们进来多深，也是照着人意志的规定的。

邪灵知道哪一位的信徒是完全顺服神的，是肯跟从神到路终，愿意出代价的；所以他就假冒作神的自己，假冒神的声音，假冒神的工作，和神的同在来欺骗信徒。在一班与灵界有了接触的信徒中，多是因为接受了感觉上的超凡经历，以为这些都是出乎神的，因而也接受了许多邪灵的假冒，以致陷入危险。信徒就是这样地受欺，接受邪灵的假冒以之为真，以致允许其继续在他身上作工；起初不过是受欺，但是允许之后，就被动地让其作工了！邪灵就是这样地得着人意志的允许；就使信徒往下再受它的欺骗，而在心身的那一部分受它的依附。被动是鬼附的头一步。

信徒如果知道邪灵作工的条件，和属灵生命的原则，就不至陷入这样的危险。都是因为信徒不知被动是与邪灵以便利的，也不知道属灵的生命需要活泼的意志以与神同工，就让自己的意志变作被动。我们所当特别注意的，就是神从来没有用他的旨意代替人的意志。人所作的，人自己应当负责。神并不肯替他主张。实在说来，如果没有邪灵在那被动的人身上作工，就“被动”不过是懒惰、不活动而已。在平常的“不活动”里（意思就是没有邪灵在那里作工），就这样不活动的人，无论何时都是能以活动的。但是，当他陷入被动，而被鬼附时，就他虽然要——自己的意志要——活动，也是不能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撒但和神在人身上作工不同的地方。神虽然要人奉献给他，然而要人用他全人所有的本能，与他的圣灵同工。撒但乃是要人的意志完全被动，停止所有的动作，让他的邪灵代替他动。神要人主动地、有意识地，愿意、拣选、遵行他的旨意，叫人的灵、魂、体都是自由的；撒但乃是要人作他一个被动的奴隶和囚虏。神是要人自主——自由，有意识地作自己的主；撒但乃是要人作他的傀儡、机械和工具。神从来用不着人停止他的活动，才能作工；撒但却要人完全被动，停止活动。神要我们有意识地与他同工；撒但要人被动，他才好强迫人顺服他。神所要求的乃是人停止他罪恶的——无论是出自性情或是生命——活动，因为惟独如此，人才能与圣灵同工；但是撒但要人停止所有的活动——连魂的功用都在内——因为他要替人活动，人除了作没有意识的机械之外，是什么责任都不负的。

最可怕的，就是信徒不知道神在人里面，和神借着人作工的原则。他们以为神要他们变作木石那样的死，随着神的调动。他们应当完全陷入被动的状态中，自己不会主张什么，就是毫无意见地随着神的支配。他并不知道，神造人时，是神使人自由意志的。神不喜欢人的意志在他之外，有所要求，有所活动；但是，神也并不要人没有主意，变作机械来顺服他。

如果信徒的意志是要神所要的，神就满意了；神并不要求人变作一个没有意志的人。有许多的事是信徒自己应当作的，神并不替信徒作。现今有一个错误的教训，就是以为我们应当把所有的事都交托他，让他替我们作；以为我们连手也不必自举，脚也不必自动，神要替我们举动。以为我们应当完全顺服我们里面的圣灵，让他替我们安排一切。此中并非没有真理，但是，此中所搀杂的错误，恐怕比真理还要多！

危 险

因为信徒这样无知的缘故，他就受了黑暗权势的欺骗，因而不知不觉地接受了撒但的诡计，同时，履行了邪灵作工的条件，就被鬼附了。我们应当注意这里的次序，因为这是最紧要的。一无知，二受欺，三被动，四鬼附。这样看来，信徒的无知是鬼附的最初原因。都是因为信徒不知邪灵作工的原则，和圣灵的要求，所以，撒但才有欺骗的可能。如果信徒知道什么是真理，知道如何与神同工，知道神作工的章程，就不至于接受撒但的欺骗了。因为受了邪灵的欺骗，就以为全人应当被动，让神从他身上活出来，工作出来；就接受了许多邪灵超凡的表显，以为这些是属神的了。因此，就受欺更深，得着邪灵依附在身上。

信徒一每一次将地位给邪灵，都是招请邪灵进来的；二邪灵进来之后就必定有它们的表显，意即有它们的活动；三信徒如果误认了这些活动，而不知其是出自魔鬼，信徒就是将更多的地位给邪灵，因为信徒已经相信邪灵更多的谎言了。这是一个圆周的：自始至终，周而复始，叫信徒被鬼附的程度一天深过一天。信徒一陷入被动—将地位给邪灵之后—他的危险是不可尽言的。

当信徒陷入被动，自己不拣选一切关乎自己的事时，他就要被动顺服一切从环境临到他身上的事。他以为神现在代替他在环境里，和在与他有关系的人身上出主张，他只要被动地顺服。一切临到他身上的事，都是神的旨意，是神所安排的，是神所给他的，所以，他就是静默地接受一切。过了一时，在他日常的生活中，他竟然不能拣选什么；在许多应行的事上，他竟然不能决定什么，也不能主动什么。他惧怕说出他自己所喜欢的，更不愿意说出他自己所定规的。别人能够拣选、定规、主动、行为，但是他却如水上的浮萍，任凭风浪的吹送。他最盼望就是有人代替他出主张，或者环境所为他安排的，只有一条路好走，并用不着他出主意拣选。他受人的强迫去作什么，反倒是他所愿意的，因为这样免得他操心。他宁可受环境的强制去作什么，胜似环境给他自由，让他拣选，因为他觉得拣选是甚难的。

当他这样被动之后，就是要他稍微决定一件极小的事，在他看来也是极重的担子。他总是四向寻助，要得着外面的帮助，使他能以定规一件事。他自己觉得非常难过，因他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上好象都不能应付一般。人对他说话，他好象是难以理会的；如果要记一件事，或忆一件事，他就觉得甚苦；如果要他决断一件事，他就手足无措；如果商议要作一件事，他就非常觉得恐慌，因为他被动的意志是不能负这样的重责的。他自己的意志就是这样的薄弱，他不是等环境的帮助，就是要人的帮助。但是，如果都是一人帮助他，他一方面虽然喜欢这人这样地替他主张，同时他却要觉得这人是掳掠他的意志的！在这样等候外来力量帮助的时候，也不知道有多少的光阴是空花了的。然而，我们的意思并非谓这样被动的信徒是不喜欢作事的。在受了一种冲动的时候，他就要作某件事，或者以为他能作某件事；但是，当他应当动工的时候，那冲动停止了，他就觉得他的力量是不够的。许多有始无终的工夫，大概都是因着意志是被动的。

这样被动的状态是何等的不便当呢！在这样的时候，信徒必须有许多的字条，才会使他记忆；必须开口出声才会帮助自己思想，还有其他百十的“拐杖”，为信徒个人所发明的，用以扶助自己过日。到了最终，信徒就要看见自己的感觉逐渐麻木，在不知不觉中有许多希奇的嗜好和习惯；与人说话，不敢直目看人；弯着腰背走路；如果不是极端顾念身体的需要，就是极端压制身体的需要；作事不必用，或不必全用自己的心思、意志、理性和想像。

信徒因为愚昧的缘故，不知这些的病症，都是从被动和鬼附而来，就以为这些不过是自己天然的软弱。信徒自慰，以为这是因为他没有人所有的“恩赐”，他的“秉赋”与人不同，他的“本能”不及人，所以，他如此是无足怪的。岂知道不过都是邪灵的谎言，要使他受欺更深而已。他不敢作工，不敢承当什么事，因他以为自己是“畏事”的，“神经软弱”的，“没有口才”的，“不会思想”的，从前“作工过度”的，或者“身体力量”不足的。他从来没有问过，为什么别的信徒不会如此呢？恩赐比他更不如的人都不会如此呢？为什么他自己从前并非如此呢？他以为这些都是“先天”的、“自然”的、“秉性如此”的，岂知这些不过是邪灵的工作而已。这样的愚昧，叫邪灵可以得着更多的地位，而使信徒受更多的苦。

黑暗的权势知道信徒现在的情形，就在他的环境中造出许多难处，来缠扰信徒。信徒的意志既是被动，不能作工，邪灵就常把信徒放在必须用意志的地位上，来挫折信徒，使他在人前闹笑话。信徒此时是笼中之鸟，邪灵好象顽童，随着自己所喜好的来戏弄。它们总是兴风作浪，用许多的事来与信徒为难。信徒现在竟然没有力量提出抗议并抵挡。他的环境越变越坏，也越没有意思。信徒是有权柄对付的，但是，他却一声不响，黑暗权势逐渐得手，使信徒从无知、受欺、被动，后被鬼附，而受鬼的苦。然而，神的儿女竟不知这样的光景必定不是神给他们的，反被动地接受。

在信徒达到这样的光景时，他在不知不觉中也许要倚赖邪灵帮助他！我们已经知道信徒自己（里面）是如何的没有力量来出主张，乃是靠外面的力量来扶助他。在许多的时候，信徒因着被邪灵所磨难（自然他自己不知是邪灵），反倒盼望平常帮助他的外面力量赶快来帮助他！邪灵要信徒被动就是为着这个目的。信徒身上各种不用的本能都是在邪灵的手中，现今如果用出来，就是叫邪灵有机会从信徒身上显明它们的自己。邪灵是最喜欢代替人出主意的。人既这样地仰望它们，它们自然是不拒绝的，它们就常在这样的時候，将已经想好的思想注入信徒的心思，将各种的异象、奇梦、声音、亮光、火焰和断章取义的经文更多地给信徒；借着这些代替信徒出主意定规。信徒不知个中的情形，反倒以为这真是神的启示，是合乎神的旨意的，并且用不着自己苦痛来定规决断的，便贸然从之。邪灵是最喜欢帮助人，不用思想，不用意志，而糊里糊涂地随着外面的启示去行；所以，它们最常将这样神奇的事情给信徒。

最可怜的，就是信徒因为不知神作工的原则并非如此的缘故，在他这样受欺骗的中间，反以为他是顺服神的。在这样的时候，信徒可以一相信邪灵，二倚靠邪灵，三顺服邪灵，四奉献自己给邪灵，五听邪灵说话，六向邪灵祷告，七受邪灵引导，八接受邪灵的信息，九接受邪灵所给的经文，十与邪灵同工，为邪灵作工，帮助邪灵成功其心愿与工作，而以为自己是这样地对神，这样地为神。一件事是应当注意的，“献上自己作奴仆，顺从谁，就作谁的奴仆。”（罗六 16）我们在名义上虽然是奉献自己给神，而在实际上若是将自己奉献给邪灵，我们就难免作邪灵的奴仆了。我们虽然是受欺骗的，然而，我们明明是自己献给这假冒的神，所以，我们没有法子卸责。信徒应当知道：他如果不照着与神交通的条件，而与神来往，并且，反照着鬼附的条件，而与神来往，就他的祷告，乃是祷告给邪灵听，他的奉献，乃是奉献给邪灵，他的倚靠乃是倚靠邪灵。虽然他的心里以为他乃是与神来往，他所得的乃是从神来的；但是，在实际上，他是与邪灵来往，是接受邪灵的“恩赐”。

我们应当知道此中的手续。信徒因为贪求感觉上的与神同在，和其他的经历（象我们在第三、第七两卷里所说过的）的缘故，邪灵就欺骗他，以假冒的给他。他因无知的缘故，便贸然受之，以为是出自神的；因而使自己陷入被动。当信徒陷入被动的时候，他以为他自己不必动，有神为他动，所以，他就不动，相信神要为他动。但是，神并不来动他，因为神是要人活泼与他同工的，神不要人变作一个没有意识的机械。邪灵因着信徒是履行它们作工的条件，就来动他。人自己不动，神也不动，所以邪灵来替人动。信徒必须知道，当他在灵的直觉里清楚明白神的旨意之后，需要他的全人都活泼地来遵行神的旨意，并不可被动。当信徒被鬼附之后，他虽然自己不知自己的实情，也许以为自己是最属灵的，有许多超奇的经历；但那些在主里经过训练，有属灵鉴别力的人，就知道这样的信徒在别的事上虽然是超奇的，但是其人必定是有“二重人格”的。二重人格就是人被鬼附的明征。

二重人格

二重人格，意思就是一个人里面有两个人格，或者两个主人。这与我们平常所说的新我与旧我是不同的。在一个深被鬼附的人身上，我们能够清楚看见这“二重人格”的作用。当人被鬼附到极端的时候，我们看见好象另外有一个头脑管治这个人，他要作出与他天性相反的事，他的身体上好象是被一种外来的力量所抓住，神经和肌肉不从心地伸缩发抖，口里说出本人所不知，或稍知的话语，声音好象是另一人的。在许多外教人被鬼附的身上，我们能以看见，鬼在人身上的表显（常人称之为“来”），是隔了一时才有一次的。在鬼没有“来”的时候，人是安静的、如常的；但是，当鬼“来”时，就立刻改变了常度，如同疯狂一般。在这里我们能够看见一件事，就是：当人被鬼附时，他是有二重人格的。意思就是：在他本人之外，还有一个人在他里面使用他的魂和体的各机关。当鬼表显的时候，几乎是鬼操了全权，在那里活动，人自己的人格并没有加入。所以许多被鬼附的人，在鬼去的时候，并不知道他刚才在鬼来的时候，所作、所说、所表显的是什么。这是因为刚才是鬼的人格在那里活动，人的人格没有活动，所以人的人格就不知或不全知刚才的经过如何。

但是，鬼的“表显”有时是很文雅的。在不少的时候，鬼使人说话行事一如常人一样，其实乃是鬼的人格在那里活动，人的人格依然是冷静的。在这一种的表显之中，我们很常误会以为这是人自己作的，难以知道乃是鬼在那里活动。乃是当鬼有一种反常的表显时，我们才知道这二重人格是如何在一个人身上发现。

在鬼附信徒的身上，也是有这二重人格的。不过因为信徒被附的程度不同，所以，这二重人格也就隐显不同。在那受欺最深的，邪灵竟然能支配其人身体的全部，使之发抖，使之火热，使之有各种奇异的感觉，摔之倒地，使其口说人所不知道的方言，使其耳听人所未听的声音，使其眼见人所未见的异象。同时其人依然在灵里可以非常平安，可以与神交通。信徒不察，以为自己依然会这样地与神接触，所以，这种的表显必定是出自圣灵的。

岂知一圣灵从来不代替人而用人身体的任何部分。当保罗看见异象时，他还能管治自己，所以，他自己还能说话（徒九 5）。彼得看见异象的时候，也是心思清楚明白，自己会自治的（徒十 9~17）。就是约翰看见异象的时候，也是能自治的，所以，他才能把启示录写下来。他起初的仆倒在地，乃是因他受不住主的荣光；但当主加他力量之后，他就起来；他会记得他所看见的，并不象今日自谓被圣灵摔倒在地的人，不知当他倒地时是作什么，是有什么经历。

二（甲）这是因这位信徒是有圣灵住在他的灵里的，（乙）同时他的身体乃是被邪灵所附的。所以，他有这二重人格的经历。他在灵里与神交通，邪灵却在他的身体上表显它们的工作。信徒绝对不可因为他自己在灵中是会与神交通的，就以为外面身体的作为，乃是神所赐的。当知因他是已重生的，所以，他的新生命是会长久与神交通的。一件事是定规的，真正被圣灵充满的生命，并没有这二重人格的经历。所有的“二重人格”都是表明其人是被鬼附的。

在那受欺更浅的人身上，这二重的人格，并没有象以上的明显。不过，信徒有时看见，好象在他自己之外，还有别的人抓住他的本能。许多自己没有思想的思想会源源而来。自己的意志好象是痿痹的、麻木的，不能出主张、拣选、定规。自己的想像力和记忆力好象是被人封锁了，什么都不能记忆思想。自己的理性好象有点冷硬，不知道如何推敲。许多不从心的话语、举动和态度竟然完全出乎意志之外，不能支配。这些是二重人格更隐藏的表显。

二重人格的意思，就是有两个独立，象人，成位的意思。意思就是不必人用他自己的意志主张什么，人的魂和体的全部或局部，竟然会活动。意思就是在人的意志之外，还有一个意志会直接管治人的魂和体的。被鬼附的信徒，就是在自己意志之外，还有邪灵的意志在他里面。被鬼附的信徒，乃是自己的意志被压制，而邪灵的意志掌权。这就是二重的人格。

当信徒有这二重的人格时，在他身上就有两种不同的能力：有时圣灵从他里面的人发出他的能力，有时邪灵却从他外面的人发出它们的能力。有时圣灵在他身上表明他的恩典、祝福和亮光；有时，邪灵却从他身上发出假冒属神的作为，使人看见异象、狂笑、高歌、哀哭，或觉得有一种麻醉的快乐经过他们的身上。今日这样二重人格的工人真是不少！但是，会鉴别灵的人却不多！撒但就是利用这样的人来成功他的工作。信徒只因其有许多是出乎神的，有许多是属灵的，就不敢拒绝撒但借着那人后来所加入的。他们就是将其中属神的拿出来说，以为这岂不好么？而忘记了就是在这里，有了邪灵搀杂的工作。

撒但都是作搀杂的工作。撒稗子在麦子中，乃是他一切工作的原则。他不专传谎言，他也传真理；他用真理来鼓吹他的谎言。并且，他肯传真理多过谎言，免得他的诡计败露。当他得手之后，他就要将当初的成分倒过来！在多少的聚会中，我们都能看见这样的搀杂。信徒必须学习如何分别，并试验万事，不然，就要受二重人格工人的传染，也陷入被动，也被鬼附。

第四章 信徒的误会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我们不要误会以为这样被邪灵欺骗的信徒乃是最污秽的、卑下的、罪大恶极的。要知这些人都是完全奉献自己给神的人，乃是比平常的信徒更高一等的。他们是拚命似的顺服主，愿意出任何的代价来跟从主。因为他们是完全奉献给主的人，而又不知如何与神同工，所以才陷入被动。不是他们这样的人还没有被动的可能。有许多的人自以为是完全奉献给神的，然而，其行事为人不过仍照其血气生命的思想和理性，还是随着己意而生活；这等人是不会陷入被动，而被鬼附的。他们可以在别的事上给邪灵以地位，但是，在顺服神的意志上是不会以被动的地位给邪灵的。都是那些真实奉献的人，不顾自己的利害，而愿意听从神一切命令的人，才有被动被附的可能。因为惟独这一等人的意志最易陷入被动，才肯完全顺服所有命令他的，才有被动的可能。

许多的人问说，神为什么不保护他们呢？他们的存心岂非最纯正的么？神竟然让忠心寻求他的人，被邪灵所欺骗么？许多的人以为在任何光景中，神都是应当保护他的儿女的，岂知要得着神的保护，必须履行神保护的条件。信徒如果履行了邪灵作工的条件，神就不能禁止邪灵不作工。神是一个遵守律法的神。

信徒既然将自己——不论其有心无心——交在邪灵的手中，神就不能拦阻邪灵有管治信徒的权利。许多的人以为存心纯正就可以免欺骗。岂知世上最受欺骗的人就是存心纯正的人。诚实并非不受欺的条件，知识才是。信徒如果不顾圣经的教训，而傲醒祈祷，以为只要存心纯正，就不会受欺骗，他就必定受欺骗。他如果受欺骗，而履行了邪灵作工的条件，他怎能盼望神保护他呢？

许多的信徒以为他们是属主的，所以，他们必定不会受欺骗；或者以为他们是完全奉献给主的，是有不少属灵经历的，就以为自己是不会受欺的。岂知信徒这样地自视甚稳，就是已经受欺了！信徒如果不是自卑一点，他就要受欺到底——被鬼附，反以为是充满圣灵。

被附并不是生命的问题，也非存心的问题，乃是知识的问题。都是因为信徒在他生命起初的时候，接受了太多理想的教训的缘故，就叫圣灵难以将他所需要的真理指点他；或者因为信徒自己有了成见——对于解经的成见——就叫别的信徒难以将他所缺乏的亮光给他。信徒这样地在危险中自诩安全，若非叫邪灵有作工的机会，就是叫邪灵可以继续作工。

我们已经看见这鬼附的原因，是在乎被动，被动的原因，是在乎无知。信徒若非无知，就不至于被鬼附。实在，“被动”不过是误会的顺服，误会的奉献而已。也可说是过度的顺服，过度的奉献而已。信徒如果有了知识，知道邪灵是喜欢，也是需要人被动的，它们才能作工，他就不至于让自己陷入被动，给邪灵以工作之机。信徒如果知道神是需要人与他同工，不要人将自己化作机械，就不至于让自己陷入被动，而望神来动他。今日的信徒，多是因为无知，才弄到这个田地。信徒需要知识来分别神的作为，和撒但的工作。信徒需要知识来认识神作工的原则，和撒但作工的条件。惟独有这样知识的人，才能保守自己脱离黑暗的权势。

撒但所借以攻击信徒的，乃是谎言，所以，必须有真理来代替。撒但要把信徒留在黑暗里，所以亮光必须照耀。我们所必须紧记在心的，就是邪灵和圣灵所有工作的原则是不同的，但是，他们每一次作工，总是照自己的原则而作。虽然邪灵是最会改头换面的，但是，把它所作的工合起来看就能看见，外面虽然不同，里面的原则，总是一样的。所以，当我们知道了其中的分别之后，我们只要查验我们已往的经历到底是从哪一个原则得的。从此，我们就能分别什么是圣灵，什么是邪灵。按着哪一个原则而行的，必定是哪一个灵。

因为信徒今日所以陷入鬼附的地位，都是因着无知，所以，我们要详细地看信徒平常所最误会的几件事。

与基督同死

信徒的被动，有许多是因误会了“与基督同死”的真理。使徒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加二 20）信徒因之就以为最高的灵命就是无我。他们就以为他们应当失去他们的人格，不再有意志，不必自治，让“我自己”完全死，变成一种的机械来顺服神。他们今后对什么都不应当再有感觉，应当消灭自己的人格，抹煞所有人生的欲望、兴趣和爱好。他们应当真变成死尸一般。

从今以后，没有“他们”了，他们这个“人”已经没有了。他们以为这里的命令是要他们自磨、自灭、“自杀”，叫他们不觉得自己，和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情形、感觉、欲好、环境、状态、安舒、苦痛等。他们只要觉得神在身上运行、作工、活动。他们以为向自己死，意思就是不再有自觉，所以，他们就将他们的“自觉”交给死，要死至什么都不觉得，只觉得神的同在的地步。他们知道死是应当实行的，他们就在每一次有自觉时，专一地将自己交给死，每一次自己觉得有欲望、缺乏、需要、兴趣、感觉时，都专一地克制使之死。

他们以为“我已经与基督同钉”了，所以，我已经没有了。“基督活在我里面”。所以，我已经不活着了。“我与基督同钉死”，所以，我已经死了，所以，我现在应当实行死，意思就是我自己不再有思想和感觉，“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我的人格已经没有了，现在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替我想，替我觉得，所以，我就是被动地服他，让他在我身上思想、感觉。但是，他们并不注意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另一句话：“我如今在肉身活着！”保罗死了，但是，保罗并没有死！这个“我”已经同钉十字架，然而，这个“我”还是活的。保罗经过十字架之后，说，“我如今活着！”

在这里我们看见十字架并不将我们的“我”消灭。我是永远存在的。后来进入天还是我这个“我”，并非别人替“我”去的；不然，救恩有什么意思呢？我们接受基督的死的意思，就是我们向罪死，并且也将自己的魂生命交给死，就是那些最美好的、最善义的、最清洁的，也应当交给死。这个我们以前已经说过许多了。神在这里的意思，乃是要我们拒绝靠自己天然生命而活的心，乃是要信徒靠着神而活，时时刻刻吸取神的生命以供给全人生活的需要。并非谓要消灭这人的各种功用，要全人陷入被动。反之，这样的生活，需要信徒逐日地、专一地、活泼地、相信地，运用意志拒绝自己血气的生命，支取神属灵的生命。人今日身体的死，如何不是消灭的，将来火湖的死，如何不是消灭的，照样今日灵性与基督同死也并非消灭的。人的自己应当存在，人自己的代表——意志——也应当存在。人所靠着而活的自己生命应当死。这是圣经的教训。

当信徒这样地误会，并这样地让自己陷入被动之后，一他自己不再使用自己，二神因为这样的情形是违反他作工的原则的，就也不使用他，三邪灵因为这样的状态是与它们作工的条件相合的，就利用这个机会，而凭依在信徒身上。所以，信徒这样误会死，而实行死的结局，并没有别的，不过就是被鬼附，而假作是神充满了他而已。就是因此，在许多的地方我们看见，都是在信徒接受加拉太二章的教训之后，便被鬼附，而有许多奇异的经历。

当信徒这样地“死”了之后，邪灵就使他自己没有感觉，也不知为自己感觉。当他与人接触时，人要觉得他是铁石打成的，好象没有觉官一般。他不觉得别人的苦痛，也不觉得他自己如何使人苦痛。他没本事来知道、分别、感觉、察看一切在他外面和里面的事。他丝毫不觉得他自己的态度、形容和行动是怎样的。他并不用意志来思想、推求、决断便说话了，行事了。他自己并不知道话语、思想、感觉是从哪里来的，他自己的意志并没有这样的定规，却有许多的话语、思想和感觉，借着作一个运河发表出来。他所有的动作和行为，都是机械式的，他自己并不知其原由，也莫名其妙，不过就是因为受了一种不知来源的命令和迫力便作了。他虽无“自觉”，但是，当人家稍微不慎地对待他，他是最会误会，最会觉得难过的。他就是这样地没有感觉过日子。他以为自己是与基督同死了，所以，连自己都不觉得了。

但是，岂知“没有知觉”是邪灵依附的条件，也是邪灵依附的结果。这叫邪灵凭依、拦阻、攻击、感动、提议、思想、扶助、催促，毫无阻挡，因为信徒自己尚是毫无所觉的。

所以，我们应当记得，人们普通所说的“死己”，乃是对己的生命、能力、意见，和己在神之外的活动死，并非对己的位格死。我们并非抹煞自己而使之不存在。这是必须分别的。我们说没有自己，意思是说没有自己的活动，并非谓没有自己的存在啊！信徒若以为他们应当消灭自己人格的存在，自己不应当思想，不应当觉得，不应当有意见，不应当有身体的转动，一天到晚就是在梦里作人，也不知道自己跑到哪里去了，他就要被附，他虽以为这是真实的死己，他真是一个无己的人，他属灵的经历是比任何的人都高；但是，其实他这样的奉献，不是奉献给神，乃是奉献给邪灵。

神的运行

“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腓二 13）这也是最被误会的一节圣经。在有的信徒看来，立志的是神，行事的也是神，乃是神将神所立的志，和神所行的事放在他里面。乃是神替他立志，神替他行事，所以他自己不必立志，自己不必行事，神替他立志、行事。他已经是超人的信徒，所以他并不必立志行事，乃是神立志行事，除了作一种无知觉的机械之外，他们对于立志行事是没有关系的。

岂知道这一节的意思，不过是神在我们里面作工到我们肯立志、肯行事的那一点。神并不往下再作，只作到那一点。神并不替人立志行事。神乃是作工到人肯照着他的美意而立志，而行事的地步。立志行事的仍是人自己。使徒在这里是最谨慎的，所以，他说，“你们立志行事！”不是神立志行事，乃是“你们”——你们的人格尚在，你们自己还应当立志行事，立志行事还是你们自己的事。

神虽然运行，但是神并不代替。立志行事是人自己的事。这里运行的意思，就是神在我们里面作工，感动我们，溶化我们，策励我们，叫我们有一个倾向遵行他旨意的心。他并不替我们立志来遵行他的旨意，他只使我们倾向他的旨意，然后自己立志来遵行。这里的教训是人的意志需要神能力的扶助。他离开神，自己所定规的，随着自己意志所作为的，是没有用处的。神不要替人立志，神也不要人单独立志，神要人倚靠他的能力而立志——不是神代替立志，乃是靠神的运行而立志。

但是信徒不知道这个，他以为既是神在我里面运行，我就连动都不必，就是被动地让他运行，行出去也好，在里面行也好，都随着神。乃是神运行立志，所以，我并不必立志——不必运用我的意志，就是让另外的一个意志在我身上用我这个人。因此，他就不敢定规什么，拣选什么，抵挡什么，乃是被动地“等候神的旨意降临”，当外面有一个意志替他定规的时候，他就接受。一切出乎他自己意志的，他都扑灭。这样作的结局，就是：一信徒不用自己的意志；二神也不用他的意志来替他出主意，因为神要信徒活泼地与他同工；三邪灵便趁着机会抓住这个被动的意志来代替信徒行动，不是叫信徒痿痹不前，就是叫他充满了“鬼火”发热；四在这样的時候，信徒相信乃是神代替了他出主意，岂知实是黑暗的权势作了他的主。

我们必须看见神代替我们主张“立志”，和我们用意志与神同工的分别。如果是神代替我们主张，就这件事与我们完全无干，虽然是我们手作的，但是我们的心并没有如是主张，我们在清楚的时候，知道这事并不是我们作的；如果是我们用意志活泼地与神同工，我们要看见这事虽然都是靠着神的力量作的，但是，却是我们作的。一个被鬼附到极端的人，并不知道他在鬼“来”时，他所有的举动；他虽然一时疯狂，但是过后，他对于刚才所作的毫无所知。这就是对我们说，那些疯狂的事都是鬼用他的意志替他作的。虽然信徒在受欺的时候，以为他现今所有的事都是自己作的，话都是自己说的，意思都是自己想的，但是，当他被神的光一照，问自己到底有否真“要”如此行、说、想，他就知道这些与他自己毫无关系，乃是附在他身上的替他作的。

消灭我们的意志并非神的旨意。我们若说，“今后我再没有自己的意志了，就是让神的旨意从我身上显明出来”，我们就不是把自己奉献给神，乃是与邪灵立约了，因神不以他的旨意代替我们的意志。正当的态度乃是我有我自己的意志，不过，我意志所要的乃是神的旨意。我们当把我们的意志放在神这一边，然而这并非我们自己的力量，乃是靠神的生命作的。实在的真理就是：从前使用我们意志的生命现在是被交在死地，我现今靠着神的生命使用我的意志。现今我并非消灭了意志，意志仍是有的，不过换了生命罢了。死的是自己的生命，意志的功用是仍然存在的；不过是被神所更新过的而已。新生命现在用着它。

圣灵的工作

信徒因为不明白圣灵的工作的缘故，以致陷入被动和被附者的数目真多。有几件事是最普通的：

一 等候圣灵

现今的教会在经历上真是太不明白圣灵了！所以，有许多好意的信徒，就多在各地方注重圣灵的教训。其中有一种最普通的教训，就是应当“等候圣灵充满”，“等候圣灵降临在你个人身上”，“等候圣灵的浸礼”。在实行方面，就有人在家里彻夜地祷告，长期间地禁食，“等候要得着他个人的五旬节”；有的聚会，就在讲道完毕之后，将其聚会改作“等候的聚会”，凡要求圣灵的，都可在其中等候。结果：真有许多人得着奇异的经历，有超然的灵降临在他们身上，叫他们有奇美的感觉，看见异象、奇光，听见声音、说方言、震动以及别的现象。从那时以后，主耶稣变为更宝贵，他们明显的罪恶也除去不少，更为喜乐，更为热心。他们以为他们已经得着圣灵的浸礼了。他们这样作，是根据于路加二十四章四十九节：“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和行传一章四节：“耶稣……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

但是，在这里我们应当注意几个重大之点。主耶稣在这里真是命令门徒等候圣灵降临；但是，从五旬节之后，我们没有在使徒行传里或书信里看见使徒命令信徒“等候”来得圣灵的。他们现今乃是用“受”（徒十九 2）字，不是用“等”字了。并且，当日门徒等候十日时，圣灵并没有说，他们是被动地“等”；他们乃是同心合意地祷告祈求。今日被动的等候，和深夜的等候（有的竟然还不只十日），与门徒所作的并不同。

并且，在五旬节之后，我们每次读到信徒得着圣灵充满时，都是立即得着，并不象使徒们在当初是需要等候的（请看徒四 31，九 17，十 44 等）。圣灵是不可以直接向之呼求的，也不能求之来的，因为他不过是另一位恩赐（看路十一 13，约十四 16），并且已在五旬节时降临了。全部新约中从来没有一个直接向圣灵呼求的。直接求圣灵降临，要他为信徒施浸的，乃是圣经所没有的，因为圣经是说，“他（主耶稣）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浸。”（太三 11）还有，我们从前已经说过了，圣灵只降临在“新人”，就是里面的人的上面。想要圣灵降临在身体上面，要在感觉上觉得，预先定规好，身体上有如何的感觉时，才算得圣灵的降临，乃是受欺的根源。

所以，今日“等候圣灵”这样的作为，并不合乎圣经。因为状态完全是被动的。在这样的等候中间，居多都是在深夜里的，身体已经疲倦了，禁食已经很久了，等候的日子已经很多了，就叫信徒的心思天然地很混沌。并且，长久坐着或跪着的祷告，以“等候”灵降临在身上，叫意志最易陷入完全的被动。信徒没有抵挡、分别、拣选什么，就是被动地等候一个灵临到他的身上，来把他摔倒在地，来使用他的口舌，来给他奇妙的感觉。这样的等候，都是以便利给邪灵的。

自然怪不得在这样的光景中，信徒得着超凡的经历。超凡者就是要等人如此地被动，而后将自己显现出来。圣灵不作工，因为那是违反他作工的原则的。邪灵利用机会便大活动起来。把许多假冒的给信徒。此时所有献上给圣灵的祷告、应许、信心，都是献给邪灵的。虽然在这样的聚会中，佳美的空气好象充满了屋子，众人都觉得安静快乐，过后，也许有许多的牺牲和工作，但是，那天然的生命依然是没有经过对付的。

二 顺服圣灵

信徒根据行传五章三十二节的话，“神赐给顺从他之人的圣灵”，就以为他们是应当“顺从圣灵”的。他们因为没有按着圣经的命令来试验分别真理和误谬的灵，就以为凡降临在他们身上的灵，都是圣灵。所以，他们就被动地顺服他们身上的灵，他们整个人不过变成一种机械。他们身上的灵所吩咐他们的，他们都一一遵从。当他们要有所举动时，就是回转到自己的身上来等候命令。迟而又迟，这样被动的状态就逐渐加深。就叫在他们身上的灵可以直接使用他们的口、手等机关。信徒以为这一种的顺从圣灵乃是神所喜悦的。岂知这里始终没有叫我们顺从圣灵。我们乃是借着圣灵顺服父神的。并且使徒在前几节（29）才对我们说，应当“顺从神”。信徒如果把圣灵当作他顺从的目标，而忘记了父神，就叫信徒顺从他里面，或在他四围的灵，而不借着圣灵顺服在天上的父神。这是被动的起头，也是给邪灵以假冒的机会的。只要比圣经过了一点，便有许多危险的！

三 圣灵作主

在别的地方我们已经说过，神借着圣灵管治我们的灵，我们的灵借着魂（就是意志）管理我们的身体，全人。乍看这一句话，好象是无关紧要的，岂知其中属灵的关系正大。圣灵只影响我们的直觉，使我们知道他的旨意；圣灵充满时，也只充满我们的灵。他并不直接管理我们的魂或体。他也并不直接充满我们的魂或体。这是最应当注意的一点。因此，我们不能盼望圣灵借着我们的心思来思想，情感来感觉，意志来主张。圣灵乃是将他的旨意在直觉里显明，使信徒自己照着他的旨意来思想、来感觉、来主张。许多的信徒以为他要将他的心思（头脑）献给圣灵，让他从里面思想出来，岂知这是一个最大的错误。因为圣灵从来不如是直接代替人，用人的心思。圣灵从来不要人被动地奉献给他；他要人与他同工。他不替人作工；他的感动，信徒是有能力可以消灭的。他并不强迫信徒去作什么。圣灵也不直接管治人的身体。人要说话须自己用口，要行动须自己举足，要工作须自己动手。神的圣灵是绝对不侵犯人的自由的，他除了在人的灵里——就是神的新造里——作工之外，他并不在人意志之外来动人身体的哪一部分；就是人自己愿意了，他也不肯代替人来动他身体的那一部分。因为人是自由意志的。人必须作他自己的主人，必须使用自己的身体。这是神的律法，神不愿自己犯法。

我们常常说，“圣灵管治人”。我们的意思如果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作工，使我们顺服神，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不错的。如果我们的意思是圣灵直接管治我们的全人，就是完全错误的。在此，我们可以分别邪灵和圣灵的工作。圣灵住在我们灵里为要表明我们是属神的；邪灵附在我们身上为要驱使我们如同机械一般。圣灵征求我们的同工；邪灵寻求完全、直接的管治。所以，我们与神的联合乃是在于灵里，而非在身体上，或魂里；我们若误会了，以为我们的心思、情感、身体和意志都当直接地受神的“动”，邪灵就要假冒作工了。信徒不当随着自己的思想、情感和意志而行动，但是当信徒在灵里得着启示之后，就当用自己的心思、情感和意志来执行神的命令。自己放弃魂和体不用，盼望圣灵直接用的，乃是鬼附的初步。

属灵的生活

现今信徒对于属灵生活的误会有许多，我们现在只能略看几件：

（一）言语。“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太十 20）信徒以为这个意思就是神要代替他说话，他们不必说话，神会从他们口中将话说出来。他们将口“奉献”给神，自己不再作主，盼望作神的“舌人”，叫自己的嘴唇和音带都陷入被动，让外面超凡的力量来使用他。有的为主传信息的，以为当聚会时，他自己都不必用心思用意志，不过将口被动地献给神，让神从他口中说出话来。这样作的结果就是：一信徒自己不说话；二神也不说话，因为神不把人当作一种留声机；三邪灵利用信徒的被动，就从他的口中说话。这样就叫信徒时常得着一种的能力，在他们口中说话，叫他们时常得“天上的消息”。信徒因为所说的是非常美好的，就以为这些话语乃是出乎神的。

自然我们不必说，马太这里所说的，不过只说到被迫受审时的事，并且，不是谓圣灵要代替信徒说话。使徒彼得和约翰后来在公会中的经历，就是应验这个。（二）引导。“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赛三十 21）信徒不知这节是特别说到千年国犹太人—神肉身的子民—所要经历的；那时并没有邪灵的假冒。他们以为这样听见超然声音的引导，乃是最高上的。他们以为他们高人一等，所以，常有超然的引导。他们并不使用良心，也不随从直觉。他们就是被动地等候超然的声音。他们以为他们不必思想、考虑、拣选、定规，不过就是被动地“顺服”。他们就是将这声音代替他的直觉和良心。结果：一信徒不用良心和直觉；二神不愿命令他，叫他顺服一若机械然；三邪灵就用超凡的声音，代替直觉的启示。这样一来，邪灵就可以附他们了。

从今以后，信徒不再顾念自己直觉的感动，良心的声音，自己所明白、所感觉的，或者别人所说的；他就是顽固地，随从超然的声音，而不稍微思想一下。这样一来，就叫他的道德标准，逐渐堕落，他自己还不觉得。这是因为他乃是让邪灵代替了他的良心，而不再分别善恶。

（三）记忆。“保惠师……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约十四 26）信徒不知这话的意思，是圣灵要光照心思，使他们记起主的话，以为这里是说，他们不必再用他们自己的记性，神要叫他们记得一切的事。因此，信徒就让他的记性陷入被动，自己再不用意志来使用记性。结果：一信徒不用自己的记性；二神也不用，因为没有人与之同工；三邪灵就进来，将许多给他便利的，都罗列在眼帘前，而不能拒绝。意志被动了，所以，没法支配自己的记性。

（四）爱心。“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罗五 5）信徒误会这节的意思，以为这是说，他们自己不爱，圣灵会将神的爱给他们。他们求神借着他们来爱，将神的爱充分地供给他们，好叫他们能满有神的爱。他们自己现在不再爱，乃是要神使他们爱。他们不再使用自己情爱的本能，让自己情爱的功用陷入麻木不仁。结果就是一信徒自己不爱；二神不抹煞人，和他天然情爱的功用，而将超凡的爱给人；三邪灵就代替人作人，而随着它们的意思，发表它们的情爱和恨恶。因为信徒这样的被动，不用意志来支配自己的情爱的功能，就叫邪灵将一种情爱的替换品给信徒。后来，信徒要见得自己好象木石一般，好象对于什么都是冷淡的，并不知什么是爱心。这就是许多信徒虽然是圣洁的，却是非常刚硬难亲的缘故。

主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可十二 30）这个是谁的爱呢？谁的心，谁的性，谁的意，谁的力呢？自然是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的生命应当死，但是，我们这些的功能，依然是应当存留的。

（五）谦卑。“我们不敢将自己和那自荐的人同列相比。”（林后十 12~18）信徒因为误会了谦卑的意思，就以为无论如何，他总当隐藏自己，以致神所允许一种正当的自重心，竟然也没有了。有不少的自卑都是被动和被附的变相。结局：一信徒抹煞自己；二神不充满他；三邪灵利用被动，叫他更“谦卑”。当信徒这样地被附而自卑的时候，他的四围好象都是黑暗、绝望和软弱，叫与他接触的人觉得有一种的冷冻、沉闷和忧伤。他自己也是极易灰心、失志、难过的。在最关键的时候，他却要洁身引退，与别人以难堪。神的工作，在他看来，亦无关紧要。在言行之中，他在注意要把这个“我”隐藏起来，但当他正这样的时候，他的“我”反弄得更显露，并且叫真属灵的人难过。当神的国度有大需要的时候，只因其过分地看自己不起的缘故，便袖手旁观。在他身上所表显的，就是一种长久的“无能为”、无希望、不可为和易受人伤的感觉。信徒以为这是真实不看自己的谦卑，岂知这乃是邪灵使他过量看自己的结果。真实的谦卑是会仰望神而进前的。

神的安排

我们知道在这世界里，除了人的意志之外还有二个完全相反的意志。神不只要我们顺服他而已，并且他要我们抵挡撒但。因此我们两次在圣经里看见神将此二者联合起来说。雅各书四章七节上一句对我们说，“你们要顺服神”；下一句就说，“务要抵挡魔鬼”。彼前五章六至九节也是如此。“你们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后来就说，“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魔鬼”。这是真理的持平。信徒必须在所遭遇的一切的事上顺服神，承认神为他所安排的都是最好的，他虽然受苦，但因这是神的旨意，也就甘心顺服。这是我们第一章所说的，这是一半的真理。使徒们知道我们有偏颇的危险，所以，立即对我们说，我们顺服之后，应当抵挡魔鬼。这是因为除了神的旨意之外，还有魔鬼的旨意。

在许多的时候，他可以假冒神的旨意，特别在我们的境遇里假冒。我们如果误会了，以为只有神的旨意在这世界里，我们就要上魔鬼的当，以他的旨意作为神的旨意。因此，神要我们顺服他，同时抵挡魔鬼。抵挡就是意志的一种的工作。抵挡就是意志反对、不肯、不愿、不赞成。神要我们用意志，所以，他说，“务要抵挡”。神不代替我们抵挡，我们应当自己抵挡。我们还有意志，该应用这个意志，不过当听神的话而已；这是圣经的教训。

但是信徒误会，以为神的旨意是从神的“安排”中彰显出来的；所以，一切临到他身上的事，都是神的旨意；自然用不着他自己的意志再来拣选、思想、决定、抵挡，或者再作别的了。他不过就是静默地接受一切罢了。这自然是很好听的，也好象是不错的，但是，此中仍难免有了误会。不错，我们承认神的手是在一切事情的后头的。我们也知道我们应当完全顺服神的手。但是，这里更是一个“态度”过于一个“行为”。

问题是：如果临到我们身上的，是神命令的旨意，我们有否话说？这是我们存心的态度。当我们看见我们肯顺服神之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查问：到底这些事是否出自邪灵？或者不过是神允许的旨意而已？如果是神命定的，我们就没有话说，不然，我们就应当与神同工来抵挡。并非谓我们逐日不必查察、试验，便顺服了一切的环境。态度是无论何时都是一样的，实行只当在明白之后。不然，就要连魔鬼的旨意都顺服了。

信徒不应当象没头脑的人，完全地被动，随着环境的支配，乃是当遇见每件事时，都是活泼地、主动地、有意识地，查考其来源，试验其性质，明白其究竟，而定意去取。顺服神是紧要的，但是并非谓盲从。这样的活泼查考，并非说我们可以在环境里违背神，乃是说，我们是存心顺服神的，不过要知道我们如果顺服了，到底是否顺服神而已。今日信徒的态度少有顺服的，意即就是明知是出乎神的，也少有顺服的。当他们被神打碎的时候，他们又不管其是否出乎神，只要临到他们身上了，他们就不问而接受。中庸的真理，就是存心顺服，明白来源而后接受。

但是，许多完全奉献的信徒，并不知道这样的分别，就是被动地顺服环境，以为一切都是神的安排。这样就叫邪灵有了机会来利用并苦害信徒。它们预备环境——它们的陷阱——使信徒成功它们的旨意。或者兴波作浪，使信徒受了它们的苦害。它们就是这样地使信徒受别人罪恶的伤害，以为这是“不与恶人作对”，岂知神也是要他们与罪恶竭力争战（来十二 4），借着胜过环境，而胜过今世的灵。他们这样作的结果就是：一他们不用自己的意志拣选和定规；二神不在环境里压迫他们；三邪灵利用环境以代替他们被动的意志。他们此时乃是顺服了邪灵，而他们反以为他们是顺服神的。

受苦与软弱

信徒因为完全奉献的缘故，就以为他是应当行走十字架的道路，为基督受苦的。他也以为自己天然的生命是没有用处的，他要得着从神而来的力量，他就自甘软弱，盼望因之而刚强。这受苦和软弱两件事都是神所喜欢的，只因信徒的误会，以致也常变作邪灵作工的根据。

对于受苦，信徒以为这是最高的利益，所以，自他奉献之后，就被动地顺服一切临到他身上的苦难，无论其是借着什么而来。他相信这样的受苦是为主的，所以，是有赏赐的，也是有利益的。他并不知道，如果他不是专一用他的意志拣选神所要他要的，而抵挡一切邪灵要给他的，而被动地接受苦难，就邪灵有好机会，使他受它们的苦。被动的受苦使邪灵有以苦给信徒的可能；当信徒受苦之后，相信这苦是从神来的一相信邪灵的谎言——就叫邪灵有长久使信徒受苦的可能。但是，信徒并不知道他所受的苦，乃是履行邪灵作工条件所致，并非从神来的。他以为他是为教会受苦的，补满基督苦难之不及处。他以为自己是殉道者，岂知他不过是个被害者。他以受苦为荣耀，岂知不过是被附的一个病态！一件事是堪以注意的，就是这样从鬼附而来的苦难，都是没有意义的。是绝对没有结果的，是无目的的。除了光受苦之外，其他的意义都没有。并且，也没有圣灵在我们的直觉里见证这是从神来的，不过是信徒自己在那里想而已。

如果信徒稍微查考一下，也许他要看见：从前他并没有这样的经历，乃是当他奉献给主，拣选受苦之后，才有的。并且，当他这样拣选之后，他曾接受所有的苦难，以为都是从神来的。其实，其中若非全是从黑暗权势来，也有大多数是的。他既将地位给邪灵，又信它们的谎言，就使他一生充满了苦难，没有理由，不知原因，也无效果。信徒如果知道了鬼附的事，就可以明白这样的事。多少不能除灭的罪如何是因着鬼附而有的，多少不知来源的苦也是因着鬼附而有的。知道了鬼附的真理之后，可使信徒除罪，也可使信徒除苦一无意义的苦。

对于软弱，信徒也有类似的误会。他以为他应当长久软弱，好叫 he 得着神的力量。他以为使徒是“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林后十二 10），所以，他也“要”软弱，好叫他也刚强。他不知使徒并没说，“我要软弱，好叫我刚强”，他不过告诉我们以他的一个经历，说到神的恩典如何当他软弱时，便使他刚强，能以成功神的旨意。这样的软弱，并非保罗要来的，他本来实是软弱的，但是，神使他刚强。这里并非劝勉信徒去拣选软弱，并非要刚强的信徒特意去拣选软弱，然后让神使他刚强，乃是要指示已经软弱的信徒以为他们是可以刚强的！这样特意地拣选软弱，乃是错误，是以可趁之机会给邪灵的。拣选软弱，和拣选苦难，都是履行邪灵作工的条件，因为都是专一地将人的意志放在邪灵那一边。因此，有许多的信徒，当初他的身体是很康健的，但是，他拣选软弱，以为从此之后，他乃是在神里刚强了，岂知他所拣选的软弱一天过一天在他身上越显明，而他所盼望的刚强，竟然没有看见，竟成功为别人的累赘。在神的工作上毫无用处。这样地拣选软弱，不特不能使神将力量给他，反倒使邪灵有机会来攻击他。如果信徒不是专一地抵挡、反抗、推辞他这样的软弱，他要长久的软弱。

最要的点

我们所说的，自然有许多都是论到那些极端的人是如何行为的；自然有许多的人并没有如此极端的举动；但是无论如何，其中的原则都是一样的：凡在意志上被动，或履行邪灵作工的条件，鬼都是要作工的。许多的信徒虽然没有专一地拣选，但是，他们在不知不觉之中，总是陷入被动，把地位给了邪灵，以致陷入危险的地位。让每一个有上文所说的经历的人，查问自己曾否有履行邪灵作工的条件。这个要拯救他们脱离许多假冒的经历，和无谓的苦痛。

我们知道邪灵所利用的都是真理，不过真理伸得太长，过于其本来的地位。拒绝己、顺服、等候、神的安排、受苦等，哪一样不是真理呢？不过只因信徒不知灵命生活的原则，就叫邪灵利用信徒的愚昧，使之履行它们作工的条件。我们如果不在所有的教训上察看其中的原则，到底是合乎圣灵作工的，或是合乎邪灵作工的，我们是要受欺的。一切的真理只要伸长一点，都是大有危险的，所以，不可不小心。

现在我们应当清楚明白神和撒但在我们身上作工原则的根本分别。（甲）神要信徒借着自己的意志，使用他全人所有的本能，以与神同工，以被圣灵充满。（乙）邪灵要求信徒意志被动，放弃全人所有本能的全部，或局部，以便利其工作。前者，是圣灵充满人的灵，在人的灵里赐生命和能力，释放、张大、更新、加力给全人，使人自由，而不作奴隶。后者，是邪灵占据人被动的机关。如果人没有察出，它们要使人失去其人格和意志，作它们的傀儡，被它们监禁、压制、掳掠、强迫、包围，它们要征服人的魂和体，使人受捆绑，而不自由。前者使信徒在直觉里知道神的旨意之后，还能用心思想明白，还能自由运用意志以使用全人，以成功神的旨意。后者使信徒受外来能力的催迫，以为这能力就是神旨意的代表，不能思想，不必决断，就是象机械一般去行这能力所催迫的。

现在也不知道有多少神的儿女，在不知不觉之中，都是让自己陷入被动，停止自己意志和心思的工作，以致被附、受苦。被动的程度，无论何等的低，都足以使邪灵作工；如果程度高，就叫邪灵在他的身体上能够显出许多超凡的奇事，一若它们在扶乩者身上所显的一样，不过这个有基督徒的外壳而已。我们不要以为许多信徒的超凡经历，如说方言、见异象、听声音等为希奇，这不过都是按着定律的。在天然界里如何每一件事都是有定律的，在灵界里亦然。有某种的状态和举动，必定有那一种状态和举动的结局。定这些律的神，是守律的神。所以，无论人是有意或是无心犯了这定律，他就必定得着当有的结局，无论你是一个基督徒，或是一个扶乩者，只要你被动，邪灵就必定附在你身上。人如果用他的意志、心思、力量，与神同工，神的圣灵就要作工，这也是一个定律。

第五章 到自由之路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奉献的信徒可以这样愚昧地、受欺地陷入被动好几年，而仍不知自己地位的危險，以致越过越被动，直至被动的范围广大无边，使信徒在心思里、情感里、身体里和环境里受了不可言宣的痛苦。所以，将奉献的真意传给这样的信徒是顶要紧的。我们在已往的篇幅中，已经很注重说过知识紧要，这是因为在解救被动中，知道真理是绝对需要的。没有真理的知识，就解救是不可能的。我们知道被动的信徒，所以陷入这样的地位，是因为受欺，受欺的原因是因为愚昧无知识，不然就无受欺的可能。所以要

认识真理

认识各样事的真理，认识与神同工的真理，认识邪灵作工的真理，认识奉献自己的真理，认识超凡事物的真理，乃是解救的第一步。信徒必须认识关乎自己所有经历的来源和性质的真理，他才有得着解救的盼望。这是因为信徒是先一受欺，然后二被动，三被附，四更受欺被动；所以，信徒若要得着自由，免去被附和被动以后所发生的受欺和被动，他就必须先除去当初一的“受欺”。因为如果一的“受欺”撤除，就二三四的“被动”、“被附”以及被附之后的“受欺”和“被动”都要次第瓦解。受欺为邪灵开门，使之有进来的可能，被动为邪灵留地位，使之有站住的可能。这样作的结果就是被附。要撤除依附，必须撤除被动；要撤除被动，必须撤除受欺；要撤除受欺，惟有认识真理。所以，认识真理是得着释放的头一步。真的，惟有真理能使人自由！

在我们这部书起首以来，就很常警告信徒以一切超凡经历（如异象、声音、神迹、奇事、火焰、方言、感觉等）的危險。我们并非谓所有超凡的经历都是应当拒绝、厌弃、反对的。如果这样，就非圣经的教训。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也曾作许多超凡的事。但是，我们的目的要信徒明白超凡经历的来源，不只是一个，神会作，邪灵也会仿作。分别什么是出于神的，什么不是，乃是最紧要的。信徒如果未向情感的生命死，而热切贪求感觉上的经历，他就要在这里受欺。我们并非谓信徒应当拒绝一切超凡的事，但是我们劝信徒应当拒绝一切撒但的超凡。我们在这一卷里所说的，就是要将圣灵作工，和邪灵作工的根本不同处，指明出来，好叫信徒知道分别。

现今信徒的受欺，可以说，在超凡的事上，是特别的多。就是因为受欺的缘故，就叫邪灵依附。我们所切望的，就是信徒在对付超凡的事上，应当先下一番分别的工夫，以免受欺。信徒所应当紧记不忘的，就是如果是圣灵以超凡的经历给他，他是依然能用他自己的心思的；并且并不需要他完全或局部陷入被动，才会得着；就是得着之后，也还是可用自己的良心来分别善恶，而定去取的，并无一种强迫的情形。邪灵若以超凡的经历给人，人就必须陷入被动，心思必须空白，一切举动都是受外来力量的强迫的。这是根本上不同的地方。使徒在林前十四章说出圣徒属灵的超然恩赐。

其中有启示，有预言，有方言，和其他超然的表显。使徒承认这些都是从圣灵来的，但是，他在三十二节将这样属神恩赐的性质告诉我们：“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使徒以为先知（信徒）所得的如果真正是出乎圣灵，就他所得的灵是顺服他的。如果是圣灵在人身上将各样的超凡经历给人，使徒说，他乃是顺服那人的，他并不违反那人的意思，而使用其身体的任何部分，那人仍是能以自治的。一切顺服先知（信徒）的灵，才是从神来的。一切要先知顺服它的灵，都不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不应当拒绝一切超凡的事，不过当看这超凡的灵有没有要人被动地顺服它而已。如果我们看见人在得着方言，和其他类似的恩赐时，竟然自己不能作主——自己要说不敢说，自己要静不能静，不能安坐，强制被摔在地，有了外来的力量管治他——就是表明他所得的灵乃是邪灵。这就是圣灵和邪灵作工根本不同的地方。前者要人完全自主；后者要人完全被动。所以，信徒如果要知道他自己的经历，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他就应当在这里察看一下。被动与否，就足以解决一切的问题。信徒所以受欺，就是因为他不知道这根本的真理。

所以，信徒若要自由，他的愚昧必须除去；换言之，他必须认识真理。认识真理的意思无他，就是知道一件事的真相而已。撒但的谎言捆绑信徒，神的真理释放信徒。但是，难处就是在此。认识真理是需要代价的。因为这样的真理要动摇信徒从他以往经历所得的荣耀。他以为自己是比别人加倍长进的，已经属灵了，乃是不会误谬的。如果要他承认他是有被鬼附的可能，或者要证明他实是已经被鬼附了，是何等的难呢！如果信徒不是愿意忠诚于神所有的真理，就很难接受这一种叫他苦痛，叫他谦卑的真理。

接受自己所喜欢的自然无难；接受要叫自己失去虚荣的真理，真是不易。但是，抵挡这样真理最厉害的人应当小心，恐怕他就是被鬼附的。自然，知道自己是可以被欺的，还容易一点；知道自己是已经被附的，并且要这样承认，是何等的难呢！神必须施恩，不然，信徒就是知道了真理，还是要抵挡的。接受真理是得救的第一步。信徒必须肯知道一切关乎他自己的真理。不过愿意知道自己属灵和超凡经历的真相，是需要谦卑和诚实的。

被附的信徒得着真理的程途不同。有的是因受捆绑太厉害，以致在凡事上都失去自由，因而醒悟过来知道自己的真相；有的是因信徒的经历中虽然九成九都象是出乎神的，但是，却有一点点不当有的夹杂在内，使信徒疑惑其到底是否真从神而来，就明白了真相；有的是因别的信徒将真理传给他，使之明白真相。但是，无论如何，信徒总不可拒绝头一线的亮光。

疑惑是得着真理的第一步。这并不是疑惑圣灵，也非疑惑神，和他的话语，这乃是疑惑自己已往的经历。这样的疑惑是需要的，也是合乎圣经的，因为神要我们试验灵（约壹四 1）。既相信了就不必试验；要试验，必是不能决定其从何而出。信徒常有一种错误的思想，以为如此试验，恐怕得罪圣灵。岂知要我们这样试验的，就是圣灵。如果是圣灵，就经过试验不失其为圣灵。如果是邪灵，就可以揭穿其伪。真的，是神叫你陷落到今日的地位么？真的，圣灵工作中也有相反的么？真的，你在什么事上都不会错误的么？

当信徒得了一点真理的亮光之后，他就要承认他是有被欺的可能的。这个叫真理有作工的机会。信徒最错误的，就是以为自己是永不会错误的；别人会，自己不会，这个叫他要受欺到底。但当他这样地自卑之后，他就要看见他自己是被欺的。他现在将神作工的原则，和邪灵作工的条件比较一下，就看见他已往的经历，都是在“被动”里得着。他乃是履行邪灵作工的条件，而得着许多奇异的经历一起初是使他快乐的，后来是使他苦痛的。他将自己已往的态度，和神作工的原则，并邪灵作工的条件对照一下，他知道他是没有活泼与神同工的，乃是被动地随神主张。

因此，他所有美好或苦恼的经历，都必定是从邪灵来的。到了这地步，他就要承认自己是受欺的。信徒不只应当接受真理，并且应当承认。惟独如此，撒但的谎言，才得消灭。信徒在这里的经历，就是一相信信徒是有被欺的可能；二我也有被欺的可能；三我是被欺的；现在他应当追问四我是为什么被欺的？

地位的发现

现在自然可以断定地说，信徒是曾以地位给邪灵的。现在就是要查问说，到底这个地位是什么。当信徒还未查问他自己里面到底有了什么地位，让他重新查考，地位到底是什么。因为不然，他就要将被附算为别的什么，或者将别的什么算为被附。也许他要将平常在灵中与黑暗权势的争战，与要求自由，脱离鬼附的争战相混，因而给邪灵以便利。

信徒应当知道除了罪恶之外，凡接受邪灵的假冒，容让意志被动，和相信它们所注射的思想——这一点上一卷已经论过——的，都是以地位给它们。我们目下所最注重的被动，就是说，让自己的心思或身体陷入死寂的状态——不用自己各种的本能，停止有意识地管理心思，停止使用意志、良心和记性。这被动是一个主要的地位。不过信徒们被动的度数是不同的。被动程度的深浅，定规其人被附的深浅。不过无论信徒被动的程度如何，他若有“被动”，就当除去这地位。信徒应当坚决地、专一地、长久地反对邪灵在他身上得着什么地位。特别应当反对他所受欺过的那几点。被欺的信徒最紧要的，就是知道他的地位是什么，而将这地位收回。

普通的思想，就是以为对于鬼附的事，不过只要奉主的名，把鬼赶出去而已。但是，对于信徒的被鬼附，这个方法，还不是完全的。这是因为信徒被附的原因，和“外教人”被附的原因是不同的。外教人的被附乃是为着罪；信徒的被附，乃是因着受欺。所以得着拯救的方法，就是不再受欺。如果鬼附的原因是在乎受欺，而我们只命鬼出去，就我们所对付的，不过是果，而非因。这样作虽有一时的效力，但是，并无长久的自由。因为被附的因——地位——如果没有对付过，就鬼虽然一时听命出去，不久因其里面尚有地位，仍可以回来。这个并非一种的理想，因为主耶稣在马太十二章四十三至四十五节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如果鬼先前所住的“屋”未曾拆毁，就虽然鬼可以一时出去，但不久还是要来的；并且要使这人比先前还不好。这“屋”就是人所给邪灵的地位。

所以，赶鬼虽然是紧要的，对付地位也是不可少的。进而言之，鬼就是赶了，地位如果没有对付过，就赶鬼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鬼还要重来。就是为着这个缘故，我们看见许多信徒，虽然奉主的名赶鬼了，但是，竟不会使自己，或别人有长久的自由。我们应当注意，鬼是可以赶的，但是，地位是不能赶的。地位是需要收回的。受欺的地位，被动的地位，如果不是专一，并继续地收回，就其人断无长久的自由。

信徒如果不对付他所给邪灵的地位，就是叫邪灵可以进来，可以站住的原因，就虽然奉主的名赶自己身上的鬼，或者别人奉主的名为他赶鬼，鬼也好象去了，他还不是真正自由的；因为这不过是说，鬼某种的表演是没有了，也许它们要换一种的表演。或者这一种的表演不过要暂且一停，免得继续受更重大的攻击，等到信徒稍懈时，还要重新显明。总之，地位若未对付过，鬼总是有所凭依的。心思必须接受真理，意志必须活泼、主动、坚决地反对一切的地位，才是办法。所以，当信徒看见自己是因着受欺，而被鬼附的，就应当寻求亮光，知道自己的地位是在哪里，而将这地位撤除。邪灵所以得进来的，是因地位，所以，撤除地位，就可叫它们离开。

所以，当信徒看见自己曾在什么事上，以地位给邪灵，就应当收回地位。他既是因着不自主、不自治，陷入被动，以致被附；他就应当活泼地使用他的意志，借着神的能力，在诸般的试探和苦难中，反对黑暗的权势，以取消当初所给它们的允许。被动是逐渐而来的，所以，也要逐渐而除去。当信徒发现多少时，他才能弃绝多少。如果被动的期间已长，就解救的期间也甚长。下山容易上山难，因此，被动容易自由苦。这个需要信徒全人的同工，收回以前所给的一切地位，才会自由。

信徒必须祷告求神指明他是在哪里受欺的，并且还要诚心愿意，爱慕神将他全人的真相都指明给他看。普通说来，信徒所惧怕听见的，和听见人家提起就难过的事，最多就是他所给邪灵的地位。如果信徒惧怕对付什么，信徒就应当对付那件事，因为十九邪灵在那里是有地位的。信徒必须从神那里得着亮光，来查验自己的症候，和其原因；既知之后，就要专一地从邪灵手中收回。光照是必须的，不然信徒就要以超然的，当为天然的；属（邪）灵的，当作属身体的。这样就叫邪灵可以长久依附，而无阻碍。这样的态度，就是对鬼附说，“阿们”。

收回地位

在一切给邪灵的地位中，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则，就是被动。意思就是意志不活动。所以，现在要将地位收回来，意志必须活泼过来才可以。信徒此时必须一顺服神的旨意，二反对撒但的旨意，三运用自己的意志，并与圣徒们的意志联合。收回地位的责任，都在意志身上。因为被动的是它，所以，反被动的也应当是它。意志最初一步的工夫就是定规。定规就是把意志安定向着一个方向而去。信徒因着受邪灵苦害，被真理光照，蒙圣灵激动的缘故，就再受不住继续被邪灵所依附。

因此他就天然地被神引导到一个恨恶邪灵的地位。因此他就天然地定规要反对邪灵一切的工作。他定规要得着自由，定规要自己作主，定规要驱逐邪灵。神的圣灵在他里面作工，使他对于邪灵发生忿恨的心，越受苦害越恨，越觉得不自由越恨，越想越恨，越过越恨。因此他就定规要完全脱离黑暗的权势。这样的定规乃是收回地位的第一步。如果这个定规是真的，就将来无论因收回地位，而被邪灵如何反对，都是不肯反顾的。定规就是说，全人决断今后要反对邪灵。

信徒还应当用意志来拣选，意思就是要，并定规他的将来。在争战的日子中，信徒的拣选是有功效的。信徒应当时常宣告说，我拣选自由，我要自由，我不要被动，我要用我自己的本能；我要认识邪灵一切的诡计；我要邪灵失败；我要与黑暗权势完全断绝关系；我拒绝邪灵一切的谎言，和推诿。这样用意志的拣选，并且时时如此宣告，在争战上是大有利益的。我们应当知道，这样的宣告，不过是表明信徒如此拣选而已，并非谓信徒定规要作这些事。

黑暗的权势并不受信徒“定规”的影响，但是信徒如果靠着神的能力，用自己意志专一地拣选来反对它们，它们就必定奔逃。这都是与人是自由意志的原则有关。信徒当初虽然允许其进来，但现在却能拣选与当初所允许者相反的事，因此就叫邪灵没有立足地。

在这样的争战中间，意志各方面的工作，都应当活泼地进行。除了定规、拣选之外，还应当抵挡，意思就是意志发出力量以与邪灵相掳抗。但是，也当辞绝。辞绝就是意志把自己关闭起来，不愿再以什么给邪灵。信徒虽然应当抵挡邪灵在他身上的工作，但是，也当辞绝邪灵。抵挡不过叫邪灵不得往下作工；但是，辞绝是取消从前所给邪灵的允许，就是引起它们作工的允许；所以，抵挡再加上辞绝，就叫邪灵不能作工。我们前面应当抵挡，但是，后面应当有辞绝的态度。例如：我们辞绝邪灵说，我要“决断”，这意思就是我们用意志抓住自由；但是我们还应当有抵挡，意思真用力量以与仇敌周旋，要保守意志借着辞绝所得的自由。这样的辞绝和抵挡必须继续到完全自由为止。

抵挡是一种的确的争战。抵挡需要灵、魂、体的力量都来，但其中主要的力量就是意志。定规、拣选和辞绝，多是在态度方面，但抵挡却是在实行方面。抵挡就是表明态度的行为。抵挡就是灵中的摔跤，就是意志用灵力将邪灵推出它们现今所站立的位置。就是向黑暗权势的阵地进攻。抵挡就是用意志的力量来赶、来驱逐、来推开。邪灵站立在信徒所给它们的地位上，虽然看见了信徒反对它们的态度，却要霸占其当初所站立的位置，不肯引退。抵挡就是信徒用“实力”以驱逐邪灵。抵挡就是信徒用灵力“押”邪灵，而使之“搬”离。所以，信徒在抵挡的时候，必须用力运用意志出来驱逐邪灵。不然就徒在态度里宣告是少有用处的。态度和实行当同时并行。但是，徒有抵挡，而无辞绝也是少有用处的。因为当初给邪灵的允许，必须收回。

在收回地位中，就是信徒一方面用意志来定规，一方面（甲）拣选，并（乙）辞绝（拒绝），在另一方面用意志来抵挡。定规争战，拣选自由，辞绝地位，抵挡仇敌再霸占地位，捆绑自由。在定规、辞绝、拣选、抵挡的中间，信徒就是为着自己的主权而争战。自由意志这件事是永不可忘记的。神将自由意志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是自己的主人，现今邪灵竟然霸占了我们的肢体和本能，而作我们“人”的主人，我们的主权竟然失了。当信徒收回地位时，他就是反对邪灵如此地“代替”了他，所以，出来争战。信徒应当时常说，我不愿意邪灵侵占了我的主权。我不愿意邪灵侵犯了我的人格。我不愿邪灵依附了我的……。我不愿瞎着眼睛跟随邪灵。我不愿邪灵利用我这个人。我不愿啊，我真不愿啊！我要作我自己的主人。我要知道我自己是作什么。我要自己管治自己。我要我的全人顺服我自己。我拒绝邪灵在我身上所有的作为。我拒绝它们所有作工的权利。当信徒用意志这样地说他自己的定规、拣选和辞绝时，就叫邪灵没法往下作工。意志既如此地定规、拒绝并拣选，信徒就应当用意志来抵挡。

信徒这样地用意志收回地位，就是说，他的生命有一个新的起首。已往的已经错了，现今应当重新起首，所有从前奉献给邪灵的，现在应当都讨回来，全人的灵、魂、体要从仇敌手中要回来，重新完全奉献给神。从前因着无知所给邪灵的地位，现在逐一都推翻。从前给它们的主权，现在都撤回。从前所有的考虑、商议、允许，都当推翻。所有的祷告、答应和医治，也都当拒绝。

这些都是对邪灵而发的。从前误将邪灵当作圣灵，所以，竟然与邪灵有了那样亲密的往来。现今知道了，所以，要撤回从前在无知中所给它们的一切。将地位给邪灵，乃是在一件一件事上，逐一给它们的；所以，收回来也是一件一件逐一撤除的。最大拦阻信徒得着完全自由的，就是信徒只愿意笼统地、包括地、含混地，用意志将所有的地位都收回来；却不肯逐一地、仔细地、一点过一点地将地位收回来。笼统地反对邪灵得着地位，不过使信徒的态度不错而已；若要得着自由，他就必须仔细地将所有的地位都收回来。这好象是甚难的，但是，如果意志是要得着自由的，并用祷告以求神的光照，就当圣灵将过去的一切，逐一指示信徒时，只要他一一地抵挡之后，什么就都消散了。信徒若肯忍耐地进前，他要看见这是一个实在的解救，一件过一件，他是向着自由而去的。笼统的抵挡表明我们是反对它们的；仔细的抵挡叫邪灵不得不撒手，弃其所已得的地位不已。

信徒意志的被动，好象是下山一般，一级过一级地下降，直到陷入最卑下的地位。现在他要收回地位，好象就是回转过来，再拾级而升一般。从前走下来是经过多少阶级，现在回头再上，也要再经过多少阶级。没有一级是可以留下不走的。从前是逐渐受欺，逐渐被动的；现在要逐渐明白，逐渐活泼的。从前所有被动的地方，现在当一一推翻过，一一收回来。他的脚现在多回头向上升一级，就是多收回一级的地位。他从前是多走一级，就低降一级；现今是多走一级，就上升一级。一件事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我们最新给邪灵的，多是我们最先收回来的。好象我们所走下的末了一级，乃是我们上升的头一级一般。

信徒这样地推翻地位，必须达到当初自由的地方才可以。信徒必须知道他自己乃是从什么地方下降的，所以，他现在应当回到当初的情形才可以。他应当知道他自己的常度如何——本来意志是如何活泼的，心思是如何清明的，身体是如何强壮的一和现今的情形如何。两相比较，就会知道自己因着被动，究竟下降了多少。现在他就应当时常把他这个常度摆在面前，总要以上升到常度为最低的限度。如果他的意志不会活泼到再会管理他全人的任何部分，他就不应当满意，因他还未回到当初的常度。在信徒要得着自由的程度中，他应当把他自己的常度看得最分明，才不至没有回到常度，就以为自己自由了。

所以，无论是我们的思想、记性、想像力、是非之心、裁决力、爱心、拣选力、抵挡力或者我们身体的哪一部分，陷入被动，失了常度，叫我们不能自己作主，好象是在我们主权之外，不能再为我们所用的，我们应当完全收回——用我们的意志反对这样的被动，用我们的意志使用这些的本能。信徒一陷入被动，邪灵就抓住他被动的机关，代替他使用，或者与他一同使用；当信徒看见自己的实在情形，而要收回地位，自己使用自己的机关时，他要觉得非常之难。这是因一他自己的意志还是软弱，不足主使一切，二邪灵用尽其力量以与之相抗。例如：他是在“决断”这件事陷入被动，他现今虽然注销这个地位，不再许邪灵作工，自己定规要自己来“决断”，不再受邪灵的管辖，他就要看见一他自己不能决断，二邪灵不让他决断行动。当被附的信徒推翻邪灵的主权时，邪灵便不让它们的囚犯行动什么。

现在信徒必须拣选看，到底他自己永远不动呢，或者让邪灵继续动他呢？自然他不愿让邪灵这样的使用他。所以，虽然他一时还不能“决断”什么，但他不准邪灵来用他的决断力。为着自由的争战，就在此时起首。这个的争战完全是意志的争战，因为意志陷入被动，所以，也就容让全人的各机关都陷入被动，以致意志（人）失了主权，不能再自由地管治并支配全人的各机关；以致邪灵进来代替意志（人）管治，并支配全人的各机关。所以，现今若要得着自由，就必须意志起来，一反对邪灵的主治，二收回已失的地位，三自己活泼地与神同工，而使用自己的全人。现在什么都在乎意志。当意志反对邪灵，而不准邪灵再霸占其机关时，邪灵就要退出。我们从前已经说过，是因信徒允许的缘故，邪灵才得进来，所以，信徒现今的辞绝，就取消了当初的允许，叫邪灵失去其侵犯的根据。当信徒再仔细地在所有的地位上抵挡，就叫邪灵失去工作的可能。

地位的每一寸都应当收回，欺骗的每一点都应当揭穿。信徒应当忍耐地在每一件事上与仇敌争战，并且应当争战得“透”。应当知道辞绝一切的地位，并非谓已经收回一切的地位了。因为不一定在辞绝的时候，所有的地位便立即收回了。邪灵还要作最后的挣扎，信徒的意志还应当经过最剧烈的争战，才会强壮，才会充满能力，才会自由。所以，对于推翻地位，信徒必须继续进行。并且要恒忍地推翻，一直等到地位的每一点都揭露、都辞绝、都清除，好叫全人的机关能随着人的意志而转动。所有被动的机关，都应当恢复到它们作工的常度。心思必定应当会思想得清楚，以致能思想意志所要思想的题目，并且没有思想是出乎意志管治之外的，记忆力必须会记忆自己所要记忆的，而不充满了自己所不愿意有的思想。他如身体的举动——唱诗、说话、诵读、祈祷，都必须被意志管治。意志必须活泼，以致能作全人的主人。所有全人的各种才干，必须都会照着常度而工作。

信徒不只应当拒绝邪灵所立的地位，并且，也当拒绝一切邪灵的工作。信徒就是运用自己的意志，取一种反对邪灵所有工作的态度。这个要叫邪灵受亏。再后就求神赐给亮光，使他知道什么是邪灵的工作，因而逐一拒绝之。邪灵在信徒身上的工作，一是代替信徒动作，二是影响信徒去动作。因此信徒应当拒绝邪灵一代替他动作，二影响他动作。信徒不只应当拒绝引导邪灵进来的地位，并且也当拒绝保守邪灵常在里面的地位。当信徒这样抵挡的时候，他要看见邪灵要多方阻挡，所以，他若非竭尽全力与之周旋，他就不能回到常度，而得自由。当信徒这样争战的时候，他要看见他一时竟然不能用自己的本能。但是，当他竭尽全力以攻击邪灵的全力时，他的意志就从被动完全回到活动来；就能管治他自己的全人。被动和被附都是在争战中消灭的。

当信徒这样地争战以收回地位时，他就要经过非常苦痛的日子。信徒要因着黑暗权势的反抗，和自己坚决要自由的缘故，而感受重大的苦楚，并且发生非常的奋斗。当他要用自己的意志一以抵挡邪灵的主权，并二行使自己的职权时，他要看见霸占在他里面的邪灵是如何抵挡他的。当他起首争战的时候，也许他还不知道自己的堕落有多深；乃是当他起首一点过一点与邪灵争战，把地位收回，而感受邪灵的反对与捆绑时，他才知道自己堕落原来已有这么深。就是因为邪灵这样地抵挡他，不愿他脱离它们的捆绑，信徒就要看见当他起首争战收回地位之后，他的病状是比从前更坏的。好象越争战意志越没有力量，被附的地方也越见其纷乱，难以作主。这种的情形就是得胜的标记。信徒虽然要觉得更坏，但是，在实际上是更好。因为这样的病状是对我们说，抵挡已经发生效力了，邪灵已经觉得我们的攻击了，所以，它们起来反抗，但这不过是最后的挣扎，我们如果坚持，就它们必定应当离开。

在争战的时候，最紧要的就是信徒时常站立在罗马六章十一节上面。承认他是与主合而为一的人，所以，主死了，他也是死了。这样的信心叫我们脱离了邪灵的权柄；因为对于已死的人，邪灵是没有权柄的。这样的地位必须站立得牢。也应当学习运用神的话语以攻击仇敌所有的谎言。因为在这样的当儿，邪灵最会告诉信徒：他已经堕落太深，不能挽救了。或者在争战受苦的时候，特别在邪灵末后挣扎使信徒经历空前的苦楚时，使信徒灰心，以为他已绝望，不能再自由了。信徒如果听它，就真要陷入最深的危险。

信徒在此应当知道各各他已经败坏了撒但和他的邪灵（来二 14，西二 14~15，约十二 31~32）。救恩已经完成，叫每一个人都能在经历上，脱离黑暗的权势，进入爱子的国里（西一 13）。并且，因着收回地位，而受更大的苦，就可知收回地位是邪灵所惧怕的了；因此你所作的已经是不错的了，地位更是应当收回的。所以，邪灵无论在你身上有什么新的表显叫你受苦，或者别的，你只要认得其出乎邪灵，便专一地辞绝这些的表显，不要再顾它们。不要为之难过，也不要谈论及之。推辞之后，就可不理。

如果信徒这样忠心地不顾暂时的苦恼，而奋勇用意志收回地位，他就要看见他身上的自由逐渐恢复了。地位如果逐一地辞绝，逐一地收回，就鬼附也逐一地衰微下来。信徒如果不再以新的地位给邪灵，就鬼附的权力，要照着地位的缩小而减少。虽然也许还当有一时信徒才得完全自由，但是，信徒现在已是向自由之路去了。从前也许不顾自己怎样，不顾自己的感觉、外貌和饮食，现在都要逐渐觉得了。信徒此时不要误会以为他的灵命现在必定是退步了，所以，才觉得这些事；他应当知道，这是因当他深被鬼附时，他失了自觉，现在他起首自由了，所以，又觉得这些事。这样的知觉，不过是表明邪灵从前依附在知觉里，现在已经离开了。到了这步的信徒，应当忠心地进前，因为他要完全得着释放。若未回到常度，信徒不应当以已见小效，便自足了。鬼若要赶得干净，地位必须收得干净。

真正的引导

我们现在应当明白什么是神真正引导人的方法，并人的意志，和神的旨意，到底是如何关系的。我们应当知道：信徒顺服神是应当无条件的，并且，当他灵命达到最高点时，他的意志与神的旨意完全是一致的。但是，这并非谓信徒今后就没有意志了。意志的本能还在，但是，火气已经失去了。神还是需要意志的本能与他同工，成功他的旨意。我们看主耶稣的榜样，就知道一个完全与神联合的人，他意志的本能还是存在的。“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约五 30）；“我……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约六 38）；“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路二二 42）。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他是与父合而为一的——在父的意志之外，是还有他自己个人的意志的。这里并非说，他没有他自己的意志，乃是说，他不求、不行、不要成就而已。所以，一切与神真实联合的人都非谓其人应当取消其个人的意志机关；乃是说，他应当把他的意志放在神旨意那边而已。

所以，真正的引导，并非要求信徒变作机械来顺服神，乃是信徒活泼地遵行神的旨意而已。神不要信徒盲从他，神要信徒有意识地运用自己的全人，以遵行他的旨意。懒惰的人就是喜欢神代替他活动，他就是被动地跟随。但是神不要信徒懒惰。神要信徒活泼地预备了自己的肢体，用工夫查考明白神旨意之后，就主动地顺服。

我们从前已经说过如何在直觉中认识神的旨意了，所以，现在就不再说。信徒要实行顺服神，他的经过如下：一愿意要遵行神旨（约七 17）；二在直觉中蒙圣灵启示神旨（弗五 17）；三蒙神加力使其决断遵行（腓二 13）；四蒙神加力使其执行（腓二 13）。神并不代替信徒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信徒在明白神旨之后，他就应当立志遵行；立志之后，就应当支取圣灵的力量以实行遵行。信徒所以必须支取圣灵的力量缘故，是因信徒自己的意志如果是单独的，乃是非常软弱的。“立志……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罗七 18）常是真实的。所以必须有圣灵加增我们里面的人的力量，好叫我们能够实行顺服神。先是神在我们里面运行使我们立志，后是神在我们里面运行，使我们行事成就他的美意（腓二 13）。

神乃是在我们的直觉里启示他的旨意，信徒的意志如果与他是联合的，他就要加增信徒的力量使之能照其旨意而立志，也能实行出来。他要求信徒与其旨意联合一致，但他并不肯代替他的儿女使用他们的意志。神创造和救赎人的目的，就是要人的意志完全自由，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功的救恩的缘故，信徒今能自由地拣选神的旨意而遵行。因此，在新约中我们看见有许多的命令（都是关乎生命和敬虔的），都是要信徒运用自己的意志来拣选或拒绝的。如果神要取消意志的本能，就这些命令有何意思呢？

属灵的信徒乃是有全权足以使用自己意志的人。他应当时常拣选神的旨意，辞绝撒但的旨意。虽然在许多的时候，他还不知道什么是出乎神的，什么是出乎撒但的。但是，他还能拣选，还能推辞。他可以说，“我虽然不知什么是属神的，什么是属鬼的；但我要拣选神的，我要拒绝鬼的。”他虽然不知，但他可以“存心”要神的，无论哪一件是神的；他可以本着态度不要鬼的，无论哪一样是鬼的。在每一件事临到身上时，信徒都应当有这一种的拣选和拒绝。不知道不要紧，不过你总当定规拣选神的旨意。你可以说，“当我一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我必定要。我总是拣选神的旨意，我总是拒绝撒但的旨意。”这样作法，叫神的圣灵能在你里面作工，使你反对撒但的意志一天更刚强过一天，使撒但一天过一天更失去势力。这样就神在一个背叛的世界里，又多一个忠臣了。当你这样地继续在存心上拒绝撒但的旨意，并且求神证明什么是出乎他的时候，他在不久的时候就要叫你在灵中知道意志的态度在灵命上是大有用处的。

自 治

信徒属灵生活达到最高点时，就是他能自治。平常所说，圣灵在我们里面作主的意思，并非谓圣灵自己直接地管治我们这个人的任何部分。有了这样误会的人，结局若非被鬼附，就是在生命上看不见圣灵这样作主，因而灰心。信徒如果知道圣灵是带领人到自治的地步，他就不特不会陷入被动，并且，在灵命上还要大大地长进。“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节制。”（加五 22~23）节制原文的意思就是自治。圣灵的工作，就是带领信徒外面的人完全顺服信徒的自治。圣灵就是借着信徒更新的意志来管治信徒。当信徒随从肉体而行的时候，外面的人是反叛灵的，并且不是整个的反叛，乃是四分五裂而反叛的。当信徒真正属灵结圣灵的果子时，他不只在他身上（魂）表明仁爱、喜乐、温柔等，并且，也是显明他自治的能力。

外面的人虽然纷乱，现今完全被征服，完全顺服人的自治——照着圣灵的旨意。信徒要管治一自己的灵，使自己的灵常是在合宜的情形里，不至于太热，也不至于太沉，乃是在正当的地位上。灵是需要意志管治的，象人其他的部分一般。惟有当信徒的意志更新，满有圣灵能力的时候，他才能支配自己的灵，不令其失去正当的地位。有经历的信徒都知道，有时灵发狂时，他是应当怎样地用意志制止它；当它发沉时，他是应当怎样地用意志提举它。

惟独这样，信徒才能逐日行在灵里。这与我们从前所说，灵管治全人的话不是相反的。我们说灵管治全人，意思是灵的直觉是表明神的旨意的，所以，灵因着神旨支配了全人（意志在内）。我们说，意志管治全人，意思是意志按着神的旨意，而直接辖制全人（灵在内）。此二者在经历上，完全是相合的。箴言说：“人不制伏自己的灵，好象毁坏的城邑，没有墙垣。”（二五 28）

二信徒也得管治自己的心思，和其他属魂的本能。各样的思想都当完全服在意志管治之下。一切流荡的思想都当一一受意志的节制。“将人所有的思想夺回，使它们都顺服基督”（林后十 5）；“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西三 2）。三身体也得管治。身体应当作人的工具，不应当借着其狂野的嗜好和私欲竟然作了人的主人。信徒应当用意志节制、训练、征服自己的身体，使之能完全顺服，等待行神的旨意，而不阻挡。“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林前九 27）当信徒的意志能够完全自治的时候，他就能不受自己那一部分的拦阻，一知道神旨，就能立即遵行。圣灵和人灵需要一个能自治的意志来执行神的启示。所以，一方面我们应当与神联合，另一方面我们应当攻克自己的全人，使之完全顺服我们。这是属灵生活的最要者。

第六章 信徒与他的身体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身体在神的眼光中，到底是站立在什么地位，乃是我们所应当知道的。谁也不能否认身体和灵性的关系。除了灵与魂之外，我们还是有身体。所以，我们灵的直觉、交通和良心，虽然都是非常强健的，我们魂的情感、心思和意志，虽然都是经过更新的，如果我们最外面的身体，没有与我们的灵和魂一致地强健和更新，就我们还不能成功为一个属灵人，还不能算得完全，还是有缺乏的。因为我们人并非光有灵、魂而已，也是有一个身体的。我们不能不顾身体，只顾灵、魂；因为这样，生命就要偏枯。

身体是需要的，也是要紧的，不然，神就必定不以身体给人。我们若谨慎读过圣经，我们就能看见神是如何重看人的身体的；因为其中的记载，几乎都是论到身体的事。最明显的，最令人哑口无言的，就是道成肉身，神的儿子取一血肉之体，虽然死过，还是披戴这个身体直到永远。

圣灵与身体

罗马八章十至十三节将我们（信徒）身体的情形，圣灵如何帮助我们的身体，我们对待身体的正当态度，都一一告诉我们。明白了这几节圣经，就不会错看一个信徒的身体在神救赎法里的地位。十节：“基督若在我们里面，身体就因罪而死，灵却因义而活。”本来我们的身体和灵都是死的。但是，当我们信主耶稣之后，我们就接受他进入我们的里面作我们的生命。基督（借着圣灵）住在信徒里面，乃是福音中最紧要的真理。每一个信徒，无论他如何软弱，都有基督住在他的里面。这一位的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当他进入我们里面的时候，就叫我们的灵活过来。这是我们从前所看见的。因为得着基督住在我们里面的缘故，便叫我们本来体和灵都是死的，现在灵却是活的；从前灵和体都是死的，现在灵活过来，只剩下体是死的。这是每一个信主的人的普通情形——体死灵活。

这个经历（每一个信徒所共有的）叫信徒的外面和里面有了极大的分别。我们里面的人充满了生命，外面却充满了死亡。我们是活泼的人，充满生命的灵，住在死的身体里。换一句话说，我们灵里的生命，和我们身体的生命是完全不同的。灵里的生命真是生命，身体里的生命不过就是死亡。这是因为我们的身体还是那一个“罪的身体”，因为无论一位信徒的灵命如何长进，他的身体依然还是“罪的身体”；复活的身体，荣耀的身体，属灵的身体，我们还没有得着。“身体的得赎”还是在将来。今日的身体不过是一个“瓦器”，是“地上的帐棚”，还是“卑贱”的而已。罪虽已从灵里、意志里，赶出去了，但是，身体的得赎还是将来的事，所以，罪尚未从身体里被赶出去。

因为罪还是在身体里，所以，身体是死的。这是“身体就因罪而死”的意思。但是，同时，我们的灵却是活的，或者，更准确说，我们的灵就是生命。这是因为我们的灵因着基督的义的缘故，得着生命。当我们信基督的时候，我们同时得一基督的义，并二神的称义。前者是基督将他的义分给我们；这是一个实在发生的事情，并非什么比方的话；基督将他的义分给我们，象分世上实在物质的东西一般。后者是神因基督的缘故，算我们为义；这不过是一个律法上的手续。如果没有分义，就没有称义。当我们接受基督的时候，我们得着神在地位上称我们为义，并在实际上将基督的义分给我们，进入我们里面作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已死的灵又活过来。所以，这里才说“灵却因义而活”。

十一节：“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里面的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上一节说到神怎样使我们的灵变作生命，这一节说到神怎样使我们的身体得着生命。上一节只说到灵如何活着，身体还是死的；这一节继续下去，说到灵活之后，身体如何可以也活。从前说，灵活是因着基督住在我们里面；现在说，身体活是因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要赐生命给我们的身体。

我们已经看见过了，我们的身体如何是死的。虽然不是在躯壳上死了，但是，乃是向着坟墓而去。照着灵意而说，这身体也算是死的了。虽然照着人的话说来，身体是有生命的，但是，照着神看来，那一个生命，就是死亡，因为其中充满了罪恶。“身体因罪而死”。所以，一方面身体虽然有力量，但是，我们却不能让它表显它自己的生命。它不应当有任何举动，因为它生命的举动不过是死亡而已。罪是身体的生命，而罪就是属灵的死亡，所以，身体乃是靠着一种属灵的死亡而活。在另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是应当为神作见证，事奉神，并作神的工作的。这些都是需要身体的能力的。身体在灵意上既然是死的，它的生命也不过是死的，就我们应当怎样才能使用我们的身体，以供给属灵生命的要求，而不利用其死亡的生命呢？我们的身体是不肯，也是不能，按着里面生命的灵的意思而行的；反之，乃是与之反对、争战的。圣灵应当怎样才能使之照着它们的要求呢？就是圣灵要将生命给我们这必死的身体。

“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就是神。然而这里不直接说神，而称之为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是因为在这里特意要注重神叫主耶稣复活的工作。目的是要叫信徒注意神若能叫耶稣已死的身体复活过来，就神也能叫信徒必死的身体活过来。使徒说，这位神的灵，就是圣灵，就是复活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神就要借他“使你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这是使徒第二次说“若”字。他并非疑惑信徒里面或者有没有圣灵的。他在九节才已经说过凡与基督有分的人，都已经有了圣灵了。他的意思就是：你们是有圣灵的，你们若有圣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必死的身体就应当得着他的生命才可以。

这是每一个有圣灵住在里面的人所共有的权利；他不愿意有一个信徒不知道这个，而不相信支取，因而失去这一分的福分。这一节的圣经就是说，神的灵若住在我们里面，神就必定借着这位住在我们里面的灵，赐生命给我们必死的身体。这里并非说到将来复活的时候。这里完全与复活无关。神不过将主耶稣的复活，和我们现在身体的得着生命，作为比较而已。这里并非说到“已死”的身体；如果是这么说，那就是指着复活说的。不过是说“必死”的身体，尚是未死，不过必死而已。信徒的身体在灵意上是死的（与死了有别），但是在实际上是必死的，是向坟墓而去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如何是一个今世的事情，圣灵使我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也如何是一个今世的经历。这里也并非说到我们的重生。因为圣灵在这里并非以生命给我们的灵，乃是以生命给我们的身体。

神在这一节圣经，将信徒身体的权利告诉了我们。就是他要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使我们必死的身体得着生命。并非谓“罪的身体”变作圣洁的身体了，或者“卑贱的身体”变作荣耀的身体了，或者“必死的身体”变作不死的身体了，这个今生所不能的，这个非等到主提接我们，使我们的身体得赎的时候不可。我们身体的性质，在今生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圣灵使我们身体得着生命，意思就是一如果我们的身体曾生了毛病，他要使我们复原；二如果我们身体是没有毛病的，他要保守我们不遇见什么毛病。总之，圣灵要使我们身体变作刚强，能以合乎神的工作和生活所有的要求。叫我们不因着身体的缘故，而使我们自己的生命，或者神的国度受了什么亏损。

这是神为他每一个儿女所预备的。但是，有多少的信徒真是有主的灵使他必死的身体天天得着生命的经历呢？许多的信徒岂非还是受他们生理组织的影响，而危害及自己的属灵生命么？岂非常因身体的软弱，而使自己堕落么？岂非尚是受疾病的捆绑，因而不能为神作活泼的工作么？今日信徒的经历和神的预备尚不能一致。这个原因很多，有的是因为愚昧，不知道神在圣灵里是有这样的预备。有的是因为不信，以为这是不可能的。有的是因为不要，以为这个与他并无多大关系。有的也知道了，也相信了，也要了，但是，他并没有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乃是盼望神借着圣灵赐给他力量，好为自己而活；所以，也得不着。信徒如果真愿为神而活，用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支取这个应许和预备，他要看见圣灵使身体充满了生命，乃是一件实在的事。

十二节：“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这一节的圣经，将信徒与身体的正当关系，说得净尽无遗了。今日也不知道有多少的信徒是完全作身体的奴隶的。多少信徒属灵的生命，乃是完全关闭在他身体的里面！他们好象是两个人一般：当他们“回到自己”里面的时候，他们要觉得自己是很属灵的，与神很亲近的，生命很高的；但是，当他们活在外面的肉体时，他们要觉得自己是堕落的，属乎肉体的，与神隔断的，他们顺服他们的身体。身体好象是他们的重担。只要稍有不适，他们的生活就改变了。只要稍有软弱，稍有疾病，或者稍有苦痛，他们就要手足无措，自爱自怜，心里忐忑不安。在这样的光景中，自然属灵的生活是不可能的。

使徒在这里所说的“这样看来”，乃是承上文而言的。我相信这一句话是承着十节和十一节而来的。十节说到身体是死的，十一节说到圣灵使身体得生；使徒就承着身体这两种的光景，发言说，“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着肉体活着。”一身体既然是因罪而死的，就我们断不可顺从它而活；不然，我们就要犯罪。二圣灵既然使我们必死的身体得生，就我们已经不必顺从肉体而活，因为我们的肉体已经无权柄再来捆绑我们的灵命了；借着圣灵的预备，我们里面的生命可以直接使令外面的身体无阻了。从前我们好象欠肉体的债，它的要求、嗜好和私欲，是我们所没法制止的；所以，我们才顺从它而活，而犯许多的罪。但是，现今有了圣灵这样的预备，不只肉体的情欲不能勉强我们什么，就是肉体的软弱、疾病、苦痛等，也不能支配我们什么。

许多的人以为肉体有它合法的要求与欲好，是我们所应当补满的。但是，使徒告诉我们说，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什么债我们都不欠。除了保守肉体在一种正当的情形里以作神的器皿之外，我们并不欠肉体什么债。自然，圣经并没有禁止我们稍微照顾身体，因为不然，若发生了毛病，反要给它更多的工夫。衣、食、住宿，都是需要的。有时休息也是不可少的。但是，我们所注重的，就是不要让你的生命专向这些。饥当食，渴当饮，倦当息，寒当衣。但是，我们必定不应当让这些深深地进入我们的心，也不应当使之变成我们生活目的的一部分。

我们不应当爱慕这些。这些事情应当随着需要而来，也随着需要而去，绝不可久留在我们的里面，如果一变为欲好，就是不应当的。就是有时，身体有了这一类的需要，但是，因着神的工作，或者别的更重大的需要，我们也应当能以攻克自己，不受其支配。门徒们在客西马尼园的贪睡，和主耶稣在叙加井旁的忍饥，就是表明合法的要求也是应当胜过的，不然也是一个失败。这是因为我们是不欠肉体的债的。所以，我们不应当因着肉体的情欲去犯罪，也不应当因着肉体的软弱而减少了属灵的工作。

十三节：“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治死身体的行为必要活着。”神既然有了这样的预备，信徒如果不肯接受，反要顺从肉体活着，就他们必定要受刑罚。“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这里的“死”和下句的“活”，乃是有好几个意思的。我们在这里只提起一个，就是身体的死。照着罪来说，我们的身体是“死的”；照着结局来说，我们的身体是“必死的”；但是，我们如果顺着肉体活着，就必死的身体要变

作快死的身体（这里的“必要死”，原文就是“快要死”）。这是因为随从肉体而活，一方面我们要得不着圣灵将生命赐给身体；另一方面要催促身体的寿数。因为所有的罪，都是害身体的。所有的罪，都要在身体里彰显其效力，这个效力就是死。我们信徒必须靠着圣灵赐生命给我们的身体，以与身体里的死亡反抗。不然，死亡在身体里就要赶快结束它的工作。

“若靠着圣灵治死身体的行为，必要活着。”我们不只应当接受圣灵作我们身体的赐命者，并且应当接受他作我们身体行为的治死者。如果我们忽略了靠着圣灵治死身体的行为，就我们不能盼望圣灵将生命赐给我们的身体。因为惟独靠他治死身体的行为，我们才会活着。身体若要活着，就身体的行为必须先死。不然，死是快来的结果。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许多人的错误。信徒以为他可以为着自己活着，用自己的身体，作自己所喜好的，而得着圣灵赐生命给他的身体，叫他的身体强壮，不生毛病。圣灵赐生命和能力给人，使人好为自己活着！这哪里是可能的呢？神所赐给我们身体的生命，乃是为着他自己的，要我们自今之后为着他活着，如果我们没有将自己完全献上，而圣灵却将康健、强壮和能力赐给我们，就是叫我们更为自己活着！许多追求圣灵作他身体生命的信徒，都要看见，如果他们没有注意这一点，他并不能得着他所求的。

我们的身体本来是我们自己所管治不了的。然而我们如果借着圣灵就能。他叫我们有能力治死身体的行为。信徒都有经历，看见自己肢体中的私欲怎样鼓动身体，叫它再起来，使用它的肢体来满足自己私欲的要求；也看见自己是如何没有力量来对付这个的。但是，他如果借着一或说由着一圣灵，就能。这是最重要的一点。自己钉死自己，无论在何时都是没有用处的。

现今在信徒的中间，明白十字架同钉真理的人也算不少了；但是，实在彰显这个生命的实在很少。几乎同钉的真理，在许多人的生命里不过是一种的教训而已。这就是因为没有看清楚圣灵在救恩里的地位——不知道圣灵是如何与十字架联合作工的。我们必须看见，如果光有十字架，没有圣灵，就十字架是一点用处都没有的。十字架所成功的一切，惟独圣灵能够“引用”，能够使之成为信徒的经历。我们如果听见了十字架的真理之后，而不“借着圣灵”使这真理成功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要看见什么不过都是理想而已。

知道“旧人与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固然是好；但是，如果没有“借着圣灵”——借着圣灵的能力，而在圣灵里——“治死身体的行为”；就知道了这种真理，也是不会使我们脱离肉体行为的。我们也不知道看见了怎样的信徒，都是顶清楚地明白，并接受十字架的道，但是，竟然得不着一点的效力。这个叫他们疑惑，十字架在实行方面的拯救，到底是否实在的。这自然无怪，因为他们忘记了那一位会使十字架变成经历的圣灵。惟独他会使救恩变为实在，然而他却被人忘记。所以，信徒今日如果不是完全遗弃自己，而完全借着圣灵的能力——乘着圣灵的能力——来治死身体的行为，就他所认识的真理，不过都是理论。因为惟有借着圣灵能力的治死，才会以生命给身体。

荣耀神

林前六章十二至二十节一段的圣经，对于信徒的身体，加增不少的亮光，我们现在逐节略为一看。十二节：“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它的辖制。”使徒在这里是论到身体的问题（这是下文就表明的）。他以为一切的事，都是可行的；因为照着天性来说，身体所有的要求都是天然的、应当的、合法的，如饮食、性欲等（13）。但是，他以为这些事一“不都有益处”，二不应当辖制人。换一句话说，信徒对于他的身体，虽然有许多的事，照着他“为人”方面说来，是可以作的，但是因为他是属主的人，他可以不必作来荣耀神。

十三节：“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但神要叫这两样都败坏。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这节的上一半就是与前一节的上一半相对。食物是可行的，但是食物和肚腹都要败坏，所以，不都是有益的。下一半就是与前一节的下一半相对。对信徒能以完全不受性欲的辖制，而将身子完全归给主（七 34）。

“身子乃是为主”这一句话，乃是非常紧要的。使徒才对我们说到食物的问题。饮食叫信徒有一个机会可以实行“身体是为主”的教训。人类的堕落原是为着食物；主耶稣在旷野里也是受食物的试探。许多的信徒并不知道在吃喝的事上来荣耀神。他们并不以为吃喝不过是要使身体能以合乎主用，乃是为主着他们的欲好而吃喝。我们应当知道“身子乃是为主”的，并非为自己的，所以，我们并不应当使用身子来使自己喜欢。饮食总不应当阻碍我们与神的交通，不过要使身子不失常度而已。

使徒也说到淫乱的问题。这一种罪是污秽身体的，所以，乃是与“身子是为主”完全相反的。在这里所说的“淫乱”，不只包括婚姻之外的放纵，并且，连夫妇之间的都包括在内。身子乃是为主的，身子乃是完全为主的，不是为自己的，所以，就是合法的纵欲，也是在所当禁的。

使徒在这里就是要我们看见，一切的过度与无度，无论是关乎哪一件事，都应当绝对地抵挡。身子既是为主的，就除了主之外，没有人是应当使用这身子的。一切使用身子，无论哪一部分，来娱乐自己的，都非神所喜悦的。除了作义的器皿之外，身子不应当再作别的了。身子象我们全人一般，是不应当服事两个主的。虽然事之天然如食、性二者，也不过只容其在有需要时，得着补满。虽然满足了它们，然而，身子还是为主的，并非为着食、性。现今许多的信徒，只为着他的灵与魂，来追求圣洁；却不知道灵与魂的得圣洁，也不知道有多少的地方是靠着身体的圣洁的。他们忘记了他们身体上所有的神经、知觉、举动、生活、工作、饮食、话语等等都是应当完全为主的。不然，就不能达到完全的地位。

“身子乃是为主的”，意思就是身子是属乎主的，然而，又是交在人的手里，要他为主来保守。但是，今日知道这个，或者说，实行这个的人是何等的少呢！多少神的儿女现今所以软弱、患病、痛苦，乃是神责打他们，要叫他们的身体完全献上，然后，才医治他们。他要他们知道，身子不是他们自己的，乃是主的。如果他们今日还是随

着己意来生活，他们就要看见神的鞭打还不能离开他们。如果我们中间有人害病的话，真应当注意这里的话。

“主也是为身子”，这是一句顶希奇的话！我们平常以为主来是只救灵魂的，但是，这里竟然告诉我们说，“主也是为身子”的。真的，许多的信徒太轻看身体了。他们以为主耶稣只来拯救灵魂而已，身体是没有用处的，所以，不特在灵命上没有什么价值，就是在神的救赎法里，也是没有恩典之预备的。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主也是为身子的”。人所轻看的身子，神说，主也是为着它的。

因为信徒这样轻看身体的缘故，他们就以为主耶稣只救灵魂的罪恶，并不救身体的疾病，所以，当身体软弱和疾病的时候，是只可以人世的法子来补救的。虽然，他们一读四福音书，就能看见主耶稣拯救身体是比拯救灵魂更多，但是，他们却将那些事完全灵然解了。他们以为那些疾病都是指着灵性的疾病。他们承认主耶稣当日在世是医治人身体的疾病，但是，他们却相信主耶稣今日只医他们灵性的疾病。他们肯将自己灵性的疾病交托给主，求他医治，但是，他们却以为身体的疾病是主所不过问的，是他们自己应当寻求法子来医治的。他们却忘记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来十三 8）所以，他们以为主耶稣在世时是医治身体疾病的，今日只医治灵性疾病而已。

在今日普通的信徒中，我们能以看见，身体是完全抹煞的，神并没有为着信徒的身体预备什么似的。所有基督的救赎都限定在灵魂里，身体一点的分都没有。当日主耶稣如何在世医病，使徒们如何继续经历医病的权能，都是他们所不顾的。自然，这些的原因，除了不信之外，并没有别的。神的话语，在这里是对我们说，主也是为身体的。主是为身体，主的一切都是为着我们的身体。

这一句话是接着上文说的，我们的身子是为主的，同时，主也是为我们身子的。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和人的连环关系。神所以将他自己完全给我们，就是要叫我们也完全将自己给他。当我们把自己给他之后，他又照着怎样给他，把他的自己又给我们。神要我们知道他曾为我们舍去身体。他也要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的身子真是为他，就我们要经历他是为我们身子的。身子为主的意思，就是我们将自己的身子完全奉献给主，为主而活。主为身子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奉献，主已经悦纳了，主要将他的生命和能力赐给我们的身体。他要照顾、保守、培养这个身体。

我们的身体是软弱的、污秽的、罪恶的、必死的。好象很难以相信主怎样是为我们身体的。但是，当我们看神的救法的时候，就可以明白。主耶稣降生时是道成肉身的。他有一个身体，当他在十字架上时，乃是亲身（身体）担当我们的罪。我们用信心与他联合，就叫我们的身体也已经与他同钉了。因此，他便释放我们的身体脱离罪的权能。在基督里，这个

身体现今已复活升天了。现今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能够说，主是为我们身子的——不只为灵，为魂，也是为身子的。

这个主为身子是有好几个意思。第一，主为身子就是主要拯救身子脱离罪。几乎所有的罪都是与身体发生关系的。有许多的罪都是从生理上的特别构造而生的。例如：人的醉酒，是因着他的身体有这个嗜好；宴乐，是因着他的身体有这样的要求。许多人的忿怒，乃是因着受他们身体构造的影响。过敏的神经和易受刺激的生理组织，叫人容易发生冷硬、厉害、伤人的话语。许多人的性情特别，乃是因他们生理的构造特别。许多特别污秽、放荡、淫乱、不法的人，多是因为这些人身体的组织和常人不同，所以，他们因为受了身体的支配，就发出这些的罪恶来。但是，主是为身体的，所以，我们如果将身体先献上给他，承认他是一切的主，并用信心支取他的应许，我们就要看见，主是为身体的罪的，他要救我们脱离罪。所以，不论我们生理的组织，有什么比别人软弱的地方，都可借着主得胜。

第二，主也是为我们身子的疾病的。他怎样除灭罪恶，他也怎样医治疾病。凡与我们身体有关的，他都是为我们的，所以，他也是为我们疾病的。疾病不过是表明罪在我们身体上的权势而已。主耶稣是要完全拯救我们的，所以，无论是罪恶，是疾病，他都要拯救我们脱离。

第三，主也是为我们身子的生活的。主要作我们身体的力量和生命，使我们的身体也是靠着祂而活的。他要使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经历祂复活的大能，看见我们的身子也是靠着祂而活在世的。

第四，主也是为着我们身子的荣耀的。这是在乎将来。我们今日的身子所能达到的最高点，就是靠着主而活。但是，这并不改变我们身体的性质。日子到时，主要救赎我们的身体，使我们的身体和他荣耀的身体一样。

我们不能不注重说，身子为主乃是非常紧要的。如果我们真要经历主为身子的话，我们就必须先实行身子为主。我们如果不奉献自己的身子，完全为主活着，而随自己的意思使用自己的身子，来使自己畅快，我们要看见主为身子的经历是不可能的。乃是当我们将自己完全交在神的手里，凡事听神的吩咐而动，将自己的肢体献给祂作器皿，我们才会证实主真是为我们身子的。他要给我们生命和能力。我们的身子如果不是为主的，我们要看见主为我们的身子乃是我们所经历不来的。

十四节：“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这是解释上一节末了一句，“主也是为身子”那一句的话。主耶稣的复活是身体的复活，我们将来的复活也是身体的复活。神已经叫主耶稣的身体复活了，神也要叫我们的身体复活；这两件是一样的确的事实。主怎么为我们的身体呢？借着祂的能力，要叫我们复活。这是说到“主为身子”的最高点。这是在乎将来。但是，今日呢？我们就能预先尝着祂复活的大能。

十五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么？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么？断乎不可。”这里第一个的问题是最奇妙的。在别的地方（十二 27）不过是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肢体”；但是，唯独这一个地方说，“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不错，“你们”整个人都是基督的肢体，但是，为什么在这里特别提起身子呢？我们好象只能相信我们的灵命是基督的肢体，因为那是属灵的。但是，这个物质的身体怎么能，也怎么是基督的肢体呢？在此我们看见一件极奇妙的事。

在这里我们必须明白我们与基督的联合。神并不单独看什么信徒。神是把所有的信徒都包括在基督里。没有一个信徒能够在基督之外，因为他日常的生命，乃是基督供给他的。信徒与基督的联合，在神看来，乃是一件极乎的确的事。基督的身体并不是一个属灵的名词，乃是一个实在的事实。头与身体怎样联合，基督与所有的信徒也是有同样联合的。我们与基督的联合，在神看来，乃是完全的、无限的、绝对的。换一句话说，我们的灵与基督的灵相联合（这是最紧要的），我们的魂与基督的魂相联合（这是意志的联合，情爱的联合，和心思的联合），我们的身子也是与基督的身子相联合的。如果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是无间隙的，就我们的身体断不能独外。如果我们是基督的肢体，就我们的身体也是基督的肢体。自然，这个在将来复活的时候，才得圆满，但是，今日因着我们与基督联合的缘故，已是一个事实了。这个教训是极乎紧要的，因为我们如果知道基督的身子是为我们的身子的，就我们是有何等的安慰呢？所有的真理，都是可以经历的。

我们曾看见我们的身体有了什么生理上的缺点么？疾病么？苦痛么？软弱么？但是，基督的身子是为我们的身子的。我们的身子是与他的身子联合的。所以，我们可以从主耶稣身上得着生命和能力，来供给我们身子一切的需要。凡在身体上有缺乏的人，都应当用信心站住在与主联合的地位上，承认你就是他，他就是你，支取他的一切为着你的身体。

使徒很希奇以为象这样明白的道理，哥林多的信徒竟然尚不知道。他以为信徒如果知道这个教训，就不特他们可以有許多属灵的经历，并且，还有实行方面的警戒。就是：如果这个身体是基督的肢体，我们怎敢以之与娼妓联合呢？十六节：“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她成为一体么？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使徒在这里就把联合的道说得最清楚。凡“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娼妓成为一体”，所以，就变为“娼妓的肢体”。信徒是与基督联合的，所以，是基督的肢体。现在将基督的肢体，与娼妓联合，叫之变成娼妓的肢体，就基督要居于何种地位呢？使徒以为这是断乎不可的。

十七节：“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我们在这三节的圣经里，能够看见我们身体与主联合的奥妙。这三节所最注重的就是联合这一件事。这里十七节的话意思是：如果人用身体与娼妓的身体联合，会变成一体而成为其肢体，就我们信徒与主联合的，是变成一灵的，我们的身体反不会变成他的肢体么？这是这里最关键的思想。只以身体与娼妓联合的，都会使二者的身体合一，就以全人与基督联合的，他们二者的身体反不能合一么？

使徒以为与主联合的，最初“是与主成为一灵”的，因为这是灵中的联合。但是，他并不以为信徒的身体乃是独立的。他承认最初的联合是在灵里，但是，灵里的联合叫信徒的身体也成为基督的肢体。现在的话语就是证明他刚才所说的，身子是为主的，主也是为身子的。

所有的问题就在于联合。神的儿女必须清楚知道自己在基督里的地位，乃是丝毫无间与他联合的。因此，他的身体就是主的肢体。主的生命可以在他的身体上表显出来。如果主是软弱的、疼痛的、患病的，他就没有话说，不然，他是可以借着联合，得着主的康健、能力和生命的。

但是，在这里，还有一件事要提醒，就是：并非谓因为身体是基督的肢体，所以我们在身体上知觉一切属灵的交通和事情。凡事都要在身体上看见证据。以为神的同在应当在身体上觉得的；神是在身体上震动的；神是震动身体的；神要直接管理身体；圣灵要充满身体；圣灵要将他的意思在身体上表明出来；圣灵要使用身体的口舌说话。这样就是以身体代替灵作工。结果：灵竟然失去功用，身体竟然代替灵作工；有时因为受不住这样劳碌，竟然衰颓下来。并且，邪灵，就是脱体的灵，是最喜欢人的身体的。

它们所有的目的都在乎依附人的身体上。信徒既然将他的身体张大到它所不当有的地位，它们就可以趁着机会作工了。这是按着灵界的定律的。信徒以为神和他的圣灵乃是在身体上与他来往的，就盼望神和圣灵在身体上与他来往。但是，神和圣灵并不直接与信徒的身体来往，乃是借着他的灵而与之来往。然而，信徒却依然追求在身体上的对神经历。邪灵就趁着机会进来，因为这是正投其所好的。所以，结果没有别的，就是邪灵依附在信徒的身体上。说到身体与基督联合，乃是要表明身体也是可以接受神的生命，而使之强壮的，并因其地位尊贵的缘故，所以，应当谨慎使用，非谓其可以代替灵的工作啊。

十八节：“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惟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圣经把淫行看得比什么罪都重。因为淫行是与身子特别发生关系的。而我们的身子又是基督的肢体。我们不要希奇为什么使徒是最注重地，不断地劝信徒们逃避淫行。我们所注意的，就是淫行在道德方面的污秽。

但是这个还非使徒所以注重的原因。所有的罪都不会叫我们的身体与别人联合，独有淫行。所以，淫行是得罪身子的罪。这就是说，无论什么罪，都不会叫基督的肢体变作娼妓的肢体，惟有淫行。所以，淫行是得罪基督肢体的罪。因着信徒与基督是联合的，所以，淫行变为加倍可憎。反过来说，我们看见淫行是这样可憎的，就知道我们身体与基督联合就必定是非常的确实的。

十九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么？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这是第二个的“岂不知”。第一个的岂不知（15）是说“身子乃是为主”的。这里第二个的岂不知乃是说“主也是为身子”的。使徒从前（三 16）已经告诉我们说，“你们是

神的殿”了；但是他现今却更专一地说，“你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这就是说，圣灵的居住，是从灵里发展到身体来的。我们如果以为身体乃是圣灵最初的住处，我们就是大错了；因为圣灵最初乃是住在我们的灵里，也是只与灵直接交通的。但是，这并不禁止圣灵从灵里发出他的生命来，叫我们的身体又活过来。我们如果以为圣灵是降临在我们身体上的，我们就要受欺。但是，同时我们如果限定圣灵只当住在我们的灵里，我们就要受亏。

我们应当知道身体在神的救赎法里，也是有它的地位的。基督乃是要分别我们的身体为圣，被圣灵所充满，来作他的器皿。因着他的身体已经死了、复活、得荣的缘故，他现在能将他的圣灵赐给我们的身体。我们的魂生命如何充满了我们的身体，他的圣灵也要那样地充满我们的身体。他要流通到每一个肢体。他要给我们生命和力量过于我们所能想的。

我们是圣灵的殿，乃是一件已经定规的事实。并且这个也是可以活泼经历的。多少的信徒，象哥林多的信徒一般，好象忘记了这一件事。所以，圣灵虽然住在里面，竟然虽有若无一般。我们需要信心来相信、来承认、来接受神的事实。我们如果用信心来支取，我们要看见圣灵不只将基督的圣洁、喜乐、公义、爱心带到我们的魂里；并且，要将基督的生命、能力、健康、强壮带到我们软弱、疲倦、衰病的身体来。他要将基督自己的生命，和他荣耀身体的成分带到我们的身体来。当我们的身体肯完全顺服基督，拒绝一切的己意和单独行动，除了作主的圣殿之外，并不再要求别的，简言之，真与主同死，就圣灵必定要在我们的身上彰显出复活基督的生命来。

如果信徒真能看见，主借着他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医治我们，加力量给我们，作我们的康健和生命，那是何等的好呢！信徒如果看见他自己的身体怎样是圣灵的殿，他要如何又惊、又喜，充满圣洁和爱心地随从圣灵呢！十九至二十节：“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十九节的末了一句，乃是继续十九节头一句的问题。“岂不知你们不是自己的人么？”你们是基督的肢体，你们是圣灵的殿，你们不是自己的人。你们是神用重价买来的。你们的一切都属乎神，特别是你们的身体。基督与你的联合，圣灵作印记住在你里面，都是证明你的身体特别是属乎神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弟兄们，神要我们在身子上荣耀他。他要我们在“身子为主”的奉献上荣耀他，并在“主为身子”的恩典上荣耀他。让我们谨守，让我们儆醒，不要让自己利用身体，也不要让身体陷入不象主是为身体的样子。这样我们才能荣耀神，让他自由地彰显他的能力，使我们一方面脱离自私、自爱和罪恶，另一方面脱离软弱、疾病和疼痛。

第七章 疾病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疾病是人生中最常遇的一件事。我们如果要知道，如何保守我们的身体在荣耀神的情形里，我们就必须知道，我们对于疾病该取何种的态度，应当如何利用我们的疾病，并如何医病。因为疾病是这样普通的，我们如果不知道如何应付，就在我们生活中，难免有了一个大缺欠。

疾病与罪

圣经启示我们知道，疾病与罪是紧紧相连的。罪的最终结局是死。疾病就是介在罪和死二者之间。疾病是罪的结果，也是死的先锋。如果世上没有罪，就必定没有死，也没有疾病。一件事是定规的，亚当如果没有犯罪，就世上今日必定没有疾病。疾病象其他的患难一般，乃是罪把它带进来的。我们是有属灵和物质两个性情的；此二者当人类堕落的时候，都受了影响。灵魂（我们在此姑把此二者合起来说）受罪恶的伤害，身体受疾病的侵犯。灵魂里的罪恶，身体里的疾病，就是证明人是应当死亡的。

当主耶稣来拯救的时候，他不只赦免人的罪过，并且，也医治人的疾病。他救人的灵魂，也救人的身体。当他起首作工的时候，就是医治人的疾病；当他工作结束的时候，就是为人的罪过在十字架上作挽回的祭。当他在世的时候，他所医治的病人是何等的多呢！他的手常是预备好要摸病人，而使之起来。我们无论看他自己的行为也好，或者看他留给使徒的命令也好，我们总不能不看见他所要施行的拯救，也是有医病在里面的。他的福音是赦罪并医病，二者并行的。主耶稣乃是要救人脱离罪恶并疾病的，好叫人认识父的爱。我们无论是读福音书，读行传，读书信，或者是读旧约，我们都能看见医病是和赦罪并行的。

我们都知道以赛亚五十三章是旧约讲福音最清楚的地方。新约各处论到主耶稣救赎的工夫，应验先知预言的，多是指着以赛亚五十三章说的。其中的第五节说，“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在这里我们明看见身体的医治，与灵魂的平安是一样地赐给我们。还有更明显的，就是在这一章里“担当”两字有两种的用法，十二节说，“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四节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疾病（原文）”。主耶稣担当罪，但是，他也照样担当疾病。我们怎样因为主耶稣担当罪的缘故，就不必自己再担当罪；照样，因为主耶稣担当疾病的缘故，我们自己就不必再担当疾病（不过主耶稣担罪和他担病的范围是有点不同的）。罪害了我们的灵魂和身体。主耶稣乃是要拯救此二者。所以，他不只为我们担罪而已，并且，也为我们担病。所以，他不特会救我们离罪，也会救我们脱病。现在的信徒也可以同大卫一同歌颂说，“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诗一〇三 1、3）可怜，有许多的信徒，因为只有一半的救恩，所以，也只能发一半的赞美。自己受苦，神也受损。

我们所应当在这里注意的，就是如果主耶稣只赦免我们的罪孽，而不医治我们的疾病，就他的救恩还不完全。因为他虽然救了我们的灵魂，还把我们的身体留着，听疾病的支配。所以，他在世的时候，都是二者并重。有时他是先赦罪，然后医病；有时是先医病，然后赦罪。他乃是照着人所能接受的给人。我们如果查读福音书，就要看见主耶稣医病的工作，好象比什么都多。因为当时的犹太人相信主的赦罪，好象更难于相信他的医病（太九 5）。但是，现今的信徒与这个是完全相反的。当日人相信主耶稣有能力医病，而疑惑他赦罪的恩典。但是，今日信徒却相信他赦罪的能力，而疑惑他医病的恩典。今日信徒好象以为主耶稣不过就是来救人离罪而已，而忘记了他也是医病的救主。人的不信总要把一个完全的救主分作两半。但是，基督无论如何总是长远地作人灵魂和身体的救主，能赦免，也能医治。

在主耶稣看来，人如果得着赦免而未得着医治，还是不够的。所以，我们看见他既对瘫子说，“你的罪赦免了”之后，又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吧！”在我们看来，好象我们虽然是罪病兼有的人，我们只要到主那里得着赦免就够了，让我们自己担当疾病，或者另想法子来医治。但是，主耶稣并不是要什么瘫子见了他之后，虽然罪得赦免了，还是要人把他抬回家的。

主耶稣看罪孽和疾病彼此的关系，和我们是两样的。在我们看来，罪是属乎灵界里的事，是神所不喜欢的、所定罪的；疾病不过是我们人生的一种景况而已，好象与神什么关系都没有的。但是，在主耶稣看来，灵魂里的罪，和身体里的疾病，都是撒但的工作；他就是来“除灭魔鬼的作为”（约壹三 8），所以，他见鬼就逐，见病就医。使徒被圣灵默示说到他医病的事，这样写道：“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徒十 38）。罪与病，也象我们灵魂和身体一样紧紧相连的。赦罪与治病是彼此相依辅的。

神的鞭责

我们已经很普通地看过了一点关乎疾病的事情了；我们现在要特别注意到信徒疾病的原因。使徒说，“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睡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林前十一30~32）使徒在这里以为“患病”乃是“主惩治”的一种。

乃是因为信徒在主的面前，有了错误的缘故，所以，主使他们患病，惩治他们，要叫他们自审，除去他们的错误。神这样地惩治他的儿女，乃是恩待他们，要叫他们不与世人一同定罪。如果信徒悔改，神就要不再惩治他们。这样看起来，我们如果肯自审，岂不是可以免去患病么？

我们时常以为疾病不过完全是身体的问题，与神的公义、圣洁并审判，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使徒在这里已经最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患病是我们犯罪的结局，是神施行的惩治。信徒们多因约翰九章的瞎子的故事，以为他们的疾病，并不是因为犯罪的缘故，而受神的惩治。岂知主耶稣所说的话，并非谓罪与疾病是没有关系的，他乃是警戒他的门徒不要以罪咎每一个的病人而已。

当日亚当如果没有犯罪，就这人断不至于瞎眼。还有一点，就是这人是“生来”瞎眼的。这与信徒疾病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一切“生来”就有的病，也许与自己的罪无关，但是，当我们信主之后而有的病，照着圣经看来，乃是与罪有关的。雅各书五章十六节说，“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罪必须先认，然后才会得着医治。罪是疾病的根源。

所以，无论如何，疾病常是神的鞭打，要叫我们注意并弃绝我们所轻忽的罪。神所以允许疾病临到我们身上，乃是要惩治我们，洁净我们，使我们看见我们的错处。也许是因我们有了不义，亏负了谁；或者得罪了谁没有弄好；或者有了骄傲，和贪爱世界的心；或者在工作中起了自恃和贪利的心；或者在什么地方，神说了，还不顺服，所以，神的手就重重地加在我们的身上，叫我们注意到这些事。所以，疾病就是神对于罪的明显审判。这并非谓那一个患病的，就必定是比别人的罪加重（比较路十三2）。反之，受神惩治的，多是那些最圣洁的；约伯就是一个例。

信徒每一次因着受神的管教，以至患病的，都有得极大祝福的可能。因为“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分”（来十二10）。疾病叫我们有时候回想，有时候来查验已往的生活，知道有什么隐藏的罪恶、强项和己意，以致叫神这样地惩治我们。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才会看见我们到底在哪里与他尚是有间隔的。我们才会搜求我们心里最深的地方，才会知道在已往的日子，我们的生命是何等地充满了自己，并不象神圣洁的生命。因此，就能在灵命上进步，并得着神的医治。

所以，患病信徒的第一件事，并非要急急寻求医治，和医治的法子。他不必慌，也不必怕。他所应当作的，就是将自己完全摆在神的亮光中审查，诚心要知道，到底他是因为什么缺欠受了神的鞭打。他应当自审，自己定罪。这样，圣灵就要将他失败的地方指明给他看。凡他所已经看见的，他应当立即弃绝，应当对神认罪；如果这罪是有损害于人的，就是应当尽其所能来赔偿；并且相信神是悦纳的。应当将自己重新献给神，愿意遵行他所有的旨意。

神本来“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哀三 33）的；所以，当他看见他所要的自审已经达到了，他就要停止他的责打。当他的惩治用不着的时候，他是很喜欢将其收回的。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这样自审，他就不定我们的罪。神要我们脱离罪与己，所以，当这个成功的时候，疾病就要停止，因为疾病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今日信徒的大需要，就是知道神惩治我们乃是有一个专一的目的；所以，应当让圣灵来指摘他的罪，好叫神的目的得以成功，当神的目的达到的时候，惩治已经无用了，神就能，也要医治他。

当信徒认罪、除罪并相信罪得赦免之后，他就能相信神的应许，坦然无惧地知道神要叫他起来。现在良心没有什么控告他的了，所以，他有胆量来到神的面前求恩。乃是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才觉得难以相信，或者不敢相信；但是，顺服圣灵的光照，除去罪恶，和得着赦免，就把我们领到神的面前来。疾病的原因既然除去，就疾病也可以随之而去。现在患病的信徒不难相信，主因罪鞭打他的身体，罪既得着赦免，他的身体也要蒙恩得着赦免。在这样的时候，主的同在要特别地显明，主的生命要进入身体，使之又活过来。

我们知道不知道天父对于我们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要更正我们呢？他就是借着疾病，帮助我们来明白自己的缺点。我们如果不压制良心的声音，就圣灵必定借着良心将我们受惩治的原因一一告诉我们。神是喜欢赦免我们的罪恶，医治我们的疾病的。主耶稣救赎的大工原是包括赦罪与医病的。不过他不愿意我们和他的中间有了什么隔膜。他要我们空前地倚靠他而活着。所以，现今是我们完全顺服投靠他的时候。天父巴不得不要责打我们。他何等地愿意医治我们，使我们因着多看见他的爱心和能力的缘故，便与他有更亲密的交通。

疾病与自己

所有的不良，和仇视的环境，都是要表明我们的真相的。这些的环境并不会以我们所没有的罪恶给我们，乃是将我们里面所有实在的情形表明出来而已。疾病也是这些环境中之一。疾病也是要叫我们看出自己的真相来的。

我们从来不知道，我们到底为神活着是多少，为己活着是多少；乃是当我们患病，特别长久患病的时候，才看出来。我们平日可以说，我们是完全愿意顺服神，无论神怎样对待我们都是满意的；但是，当我们患病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平日所说，到底是否真实。神在他儿女身上所要成功的，就是要他们以他的旨意为满足，以他安排的旨意为满足。神不要他们因为自己的什么感觉，而对他的旨意——特别他的安排——有了什么微言。因此，他就不时容许疾病临到他最亲爱的儿女身上，要看他们用什么态度对待他所安排的旨意。

最可惜的，就是信徒受神的试炼的时候，因为有自己的欲好的缘故，便埋怨神为什么使他陷入这样的地步。他不会以神所给他的为最好（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神给疾病，意思不过是神允许疾病临到人身上而已。直接给疾病的乃是撒但。不过疾病所以临到身上都是经过神的允许的，也是有目的的。约伯的经历，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的心中充满了许多的欲望，要求早日痊愈。因此，神不得已就只得延长疾病在他身上的期间。

因为神的目的若未成功，神是不肯除去他的工具的。神所有与信徒来往的目的，就是要信徒无条件地顺服他，无论他怎样待他都好，他就是甘心乐意地顺服。神不喜欢看见信徒在顺适的时候，就赞美他；在患难的时候，就埋怨他，或者疑惑他的爱心，或者误会他的作为。神要信徒顺服他到一个地步，就是把他摆在死地，也是不肯抵挡他的。

神要他的儿女知道，一切临到他身上的都是他所给的。无论身体的情形，环境的情形如何险恶，都是经过他的手定的。凡于他有关的事，就是象一根头发的脱落，也有他的旨意在内。他如果抵挡临到他身上的事，他就不能不也抵挡那让这些事临到他身上的神。他如果因疾病太苦而生恨恶，他就也不能不抵挡容让疾病临到他身上的神。现在的问题，并不是信徒应当不应当患病；乃是信徒应当不应当抵挡神。

神是要信徒在病中，忘记了病——忘记了自己的病——只仰目看他。现在的问题，就是：如果是神要我这样病，将来还要这样病，我到底愿意不愿意？我能否顺服他大能的手，而不抵挡呢？我会不会在受苦的时候，起了贪求在他（现时）旨意之外的健康呢？我们会不会顺服到他所要成功的已作成功了之后，才顺着他的旨意来求医治呢？我会不会在他管教我的时候，不在他之外去寻求医治呢？我会不会在极端痛苦的时候，并没有发出什么恶心，盼望来得着他这时所不給的呢？这些问题，应当深深刺入每一个患病信徒的心里。

神本来并不喜欢他的儿女生病。他的爱心叫他更愿意让他的儿女经过顺适的日子。但是，他知道在这里有一个危险，就是当信徒顺适的时候，他们所有爱他的心，赞美他的话，为他作的事，不过都是因为他们顺适的缘故。他知道我们的心是最会远离他和他的旨意，而转向他的恩赐的。所以，他只得允许疾病和其他类似的事临到我们身上，使我们看见到底我们是要神，还是要神的恩赐呢？如果在诸般的逆境中，我们并不借自己，也不为自己而怎样追求，就我们真是要神的。疾病最会表明人是要自己的意思，还是要神的安排。

我们还有自己的意思。都是因为我们在平日的时候，真是太充满自己的意思了；在神的工作上，在我们待人接物中，在我们的思想和主张上，真有太多牢不可破的意思；所以，神不得已带领我们亲近死门，使我们看见抵挡他的真是无幸。神让我们经过极深的痛苦，好叫我们破碎，舍弃他最不喜欢的己意。也不知道有多少的信徒，在平日主对他说话，好象都是听不见的；乃是当主叫他身体受苦之后，才肯完全顺服。主的法子：如果爱心的劝勉失去效力，就惟有用鞭打了。他鞭打的目的就是要己意打碎。每一个患病的信徒，最好应当在这里自审。

除了我们自己的欲望和意思之外，神所最恨的，就是我们自爱的心。自爱的心是危害属灵生命，并破坏属灵工作的。他如果不能从我们里面把自爱的心撵出去，就我们总不会在灵程上猛进腾飞。我们的自爱乃是与我们的身体特别发生关系的。说我们自爱，就是说，我们爱自己的身体和性命。所以，因为要灭绝我们自爱的心的缘故，神也最多让疾病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因为自爱的缘故，怕身体衰弱，神却叫它衰弱下来。我们怕身体苦痛，神却叫它苦痛。我们巴不得痊愈，但是，症候却一天坏似一天。我们要保守性命，但是，至终连性命的盼望都没有了。

自然，在神这一种的对付中，是因人而异的，有的更重，有的甚轻；但是，神要除去自爱的心都是一样的。也不知道有多少刚强的信徒，必须等到临近死门的时候，才会减少他的自爱。现在身体已经败坏了，性命已经危险了，疾病已经蚕食了他的健康，疼痛已经消灭了他的能力，现在什么都是破碎的，还有什么可爱的呢？信徒到了此刻，真是愿死，真知道自己绝望的，自爱的心已经无可存留了。所可惜的，就是他到了这样的地位时，不知回转过来支取神医治的应许。

最难的，就是信徒和神太不同心。神的目的乃是要使信徒失去自爱的心，所以，才让他病。但是，信徒却越患病越爱自己，越软弱越顾念自己。神的目的是要他忘记他自己，但是，他却念念不忘地想到自己的病状，想到身体的苦痛，想到医治的法子，想到症候是变好或者变坏。他所有的思想，几乎都是自己！现在他是何等地注意自己的饮食，要禁这个，要忌那个！如果稍有不当，他是何等的忧愁呢！他是何等注意自己的冷暖和睡眠。只要发一点热，或者着一点凉，或者有一夜睡不好，他是何等的难受呢！好象这些是会致他命的。

他是何等的会想到别人如何对待他的。到底人思念他够多与否，人看护他够好与否，人来看他够常与否，都是他所极会感觉的。这样，也不知道有多少的时候，都是在思念自己的身体，和其情形里，而不思念主，和他所要成功在他身上的。真的，也不知道有多少的信徒，在病中，是完全“迷”在自己里面的！真的，我们平日并不知道我们是怎样爱自己的，乃是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是这样爱自己的！

这岂是神所喜欢的么？他要我们知道自爱害我们是比什么都大的，他也要我们知道我们是极乎自爱的。他要我们学习在疾病中间，不看自己的症候，不顾自己的疼痛，专心仰望他。他要我们将身体完全交在他的手里，让他去看顾。每一次有不良的症候发现的时候，都是警告我们不要再思念身体，只要完全思念主。

但是，信徒因为自爱的缘故，所以，一生病就是寻求医治。他从来不曾想到，他应当先除去心里的恶行，然后再求神医治。他的眼目只盼望得着医治。他并不查问为什么神使疾病临到他的身上，到底他应当悔改什么，应当除去什么，应当离弃什么，才不枉费神这一番的工作。他就是顾念自己，舍不得自己衰弱，巴不得立即强壮。所以，他就到处寻求医治的法子。他向人求问，向神求告，盼望早日痊愈。神在这样的光景中，并没有达到他的目的。所以，我们时常看见这样的信徒，虽然得一时的医治，究竟不能长久。过了一时，旧疾还要复发。病的根源未曾除去，而想有长久的医治，哪里是可能的呢？

疾病原是神对我们说话的一个法子。他并不是要我们慌乱并求医，乃是要我们顺从并祷告。最可惜的，就是信徒并不对主说，“请说，仆人敬听”，乃是仰望早日得着痊愈。我们的目的乃是要立时脱离痛苦与软弱。我们尽力赶快地寻求最好的药方。疾病好象催促我们去发明各种的治法。每一点的症候，都叫我们惧怕，都使我们的头脑作工。神好象是离我们很远。我们灵性方面的光景，都忘记了。我们所思想的就是自己的苦楚，和医治的方法。如果迟延难治，我们就要误会父的爱心。如果医药顺利，我们也要赞美神的恩典。但是，让我们问说，专心要脱离苦痛，真是圣灵的引导么？这样地用肉体的力量会荣耀神么？

医 药

自爱天然生出己法。就是因为信徒这样自爱，而不在根本上和神解决的缘故，当他们病的时候，就去求人世医药的医治。我们在这里，并非要断定医药到底是否可用。我们现在没有工夫来辩论这个问题。不过我们所能说的，就是主耶稣既然为着我们在十字架上，预备好了救恩，叫我们的身体能以得着他的医治了，好象我们若再转向人世寻求医药的帮助，若非不信，就是无知。

许多的人总要辩论以为医药到底是否可用，好象这个问题一解决了，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岂知不然。属灵生活的原则，并不在乎可否，乃是在乎神有没有引导，是不是出乎自己的活动。所以，我们的问题是当信徒因着自爱而热切寻求医治，倚靠医药，这到底是出乎自己的活动，还是受圣灵的引导呢？照着天性而言，人对于神的救恩，都是要倚靠自己的工作而得救的，乃是经过神许多的打击之后，他才肯由信心而得救。对于身体的医治，人岂非也是如此么？恐怕比罪孽赦免的挣扎还要厉害。这是因为他知道除了倚靠主耶稣的救恩之外，天堂的门是没有法子可以开的；但是，身体的医治还有许多医药的法子可用，他何必倚靠主耶稣的救恩呢？我们现在所注意的点，并非医药是否可用的，乃是我们使用医药是否出自“自己”的活动，是否辜负神的救恩。对于拯救人脱离罪恶，世人岂非有许多的法子么？他们岂非有许多的哲学、心理、伦理、道德、礼教、规矩和教育用以使人向上，脱离罪恶么？我们信徒是否以为这些法子是完美的呢？我们到底是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功的救恩，或者是要这些人世的法子呢？照样，世人也有许多的医药，用以拯救人脱离疾病；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也已经成功了拯救人脱离疾病的救恩；我们到底是要照着人世的法子去得着医治，或者是倚靠主耶稣呢？

我们承认，神有时也曾借着什么媒介来彰显他的能力和荣耀，但是，从圣经的教训，和信徒的经历来看，自从人类堕落之后，我们的感觉支配了一切的生活，叫我们天然地倾向神的媒介，过于神的自己。因此，在生病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信徒注重医药，过于神的能力。虽然口里也说倚靠神的能力，但是，他们的心几乎是完全归向医药，好象没有医药，神的能力就发不出来一般。所以，在这样的時候，我们所看见的，就是不安、烦躁、焦灼、慌忙，要四处寻求最好的法子，并没有一种因着倚靠神而有的平安。因为医药这样充满我们的心的缘故，便叫我们失去神的同在，而转向世界。这样一来，就神本来是要借着疾病带领我们与他更亲近，而结果适得其反。也许有人能够使用医药，而不受其害，但是这样的人恐怕很少。多数的信徒总不能使用医药而不残害其灵命的；总是看媒介过于神的能力。

倚靠医药得着痊愈，和倚靠神得着痊愈，其中是有极大的分别的。医药的能力不过是天然的，神的能力乃是神圣的。得着此二者医治的方法，也是完全不同的。使用药物的医治，乃是靠着其人的聪明；倚靠神的医治，乃是靠着主耶稣的功劳和生命。并且，就是医生是一位信徒，也曾求神赐给智慧，并祝福他所使用的药物，他也不会使得着医治的人，同时也得着属灵的福气；因为他们在不知不觉之中，已经让他们的心转向医药，过于主的能力了；所以，有时虽然他们在身体上得了医治，但是他们灵命却大受损害。如果信徒倚靠神，他就不用医药，只将自己交给神的爱心和能力。他就要在神的面前查考自己的病原，到底是因自己在哪里得不着神的喜悦。这样，就叫他痊愈时，不只身体得益，就是灵性也是得福。

信徒多要以为医药都是神所给的，所以，他们是可以用的。但是，我们在此所要注意的，就是到底使用医药是否出乎神的引导。医药是否神所给的，我们不欲辩论；不过我们欲问，主耶稣岂非神所明给信徒，作信徒疾病的救主么？我们到底是应当与世上不信的人，或者已信而信心软弱的人，同去寻求医药，借着天然力量的医治，或者应当接受神所预备的主耶稣，而完全倚靠他的名呢？

倚靠医药与接受主耶稣的生命，乃是二件完全不同的事。我们承认医药也是会医治人的。医学和药物学曾发明许多医治人病的法子和东西。但是，这样的医治不过是属天然的，并非神为他儿女所预备的最好。信徒可以求神祝福医药，也可以得着医治，痊愈后也可以感谢神，以为乃是神亲自医治他，但是，这样的医法并非接受主耶稣的生命。这是信徒因着贪求利便，离开信心争战的现象。如果得着痊愈乃是我们在疾病中与撒但奋斗的所有目的，就无论何种的医法都是可以的。如果我们在疾病中是要成功比光得痊愈更紧要的事，就我们怎可不安静地在神的面前，等候他的方法与时候呢？

我们并不愿意强硬地说，神并不祝福医药；我们知道在许多的时候，神也曾祝福；因为他是仁慈的，又是宽大的。但是，这样的信徒并非站在救赎的地位上。他们不过与世人站立在同样的地位上；对于疾病这件事，也象世人一样，不能为神作一点的见证。吞服、敷涂、注射，并不会将主耶稣的生命给我们。我们倚靠神，不过是站立在一个比天然更高的地位而已，医药的医治在许多的时候是痛苦的、迟缓的；神的医治是迅速的、有福的。

一件事是定规的，我们如果是因着倚靠神而得着医治，就我们在这样的医治中所得的属灵的益处，断非我们倚靠医药痊愈所可得的。在许多人的身上，患病好象比得治是更有益处的。当他在床上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是何等的懊悔已往的生活；但是到好了的时候，他要比从前更远离主。如果他是倚靠神得着医治，就不至如此；他就要认罪、舍己，相信神的爱心，倚靠神的能力；他就要接受神的生命和圣洁；他就要与神有一个不能分开的新关系。

我们所应当学习的功课，就是神在一切疾病里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停止自己的活动，而完全投靠他。多少的时候，当我们热切寻求医治的时候，不过是受自爱的心的默示。因为我们自爱的缘故，所以，我们乃是专一地要寻求医治，而忘记了神，和他所要教训的功课。如果神的儿女没有自爱的心，就他们怎会亟亟寻求医治呢？如果他们停止了自己的活动，就他们怎会转向人世去求医药的帮助呢？他们必定安静地在神面前自审，要先明白神给疾病的意义，然后，因着父的爱缘故，向他寻求医治。在这里我们看见倚靠医药的帮助，和倚靠神的能力不同的地方，前者，信徒是急切要求痊愈；后者，信徒是安静地寻求神的旨意。都是因为信徒自己有了强烈的欲好，又充满了自爱的心，并要利用自己的力量的缘故，所以在害病的时候，才那样地寻求医药。如果他是寻求神的能力的，就不如此。信徒若是要倚靠神得着医治，他就要实在地认罪，并除罪，甘心完全奉献自己给神。

现今患病的信徒真是不少，但是，主在他们身上，都有他的目的。什么时候，“自己”失去了势力，什么时候，主就要施行医治。信徒如果不肯低下头来，甘心乐意地害病，以为神所给他的是最美好的，乃是在他之外去追求医治，在心里反抗神这样地对待他，神不得已就得让他再病。信徒如果不肯除去自爱的心，仍然是斤斤地顾念自己，体贴、怜惜、思念自己，而不在神里面失去自己，就神还要给他许多可以使他自怜的。信徒如果不肯停止自己的方法和活动，而在主耶稣的救恩之外，去寻求医治，就神还要让他看见人世的医药并不会以长久的痊愈给他。神要他的儿女知道，强壮的身体并非用以使自己快乐，并照着自己意思行的，乃是完全为着他。医治的灵就是圣洁的灵。我们所缺乏的不是医治，乃是圣洁。我们所应当首先脱离的，不是疾病，乃是自己。

当信徒肯不用什么人世的法子和医药，而专心倚靠神之后，他就看见自己的信心比平常要强壮得多，叫他与神中间有了新的关系，叫他起首生活一个前所未有的倚靠和相信的生命。不特灵魂，就是身体也是交在神的手里。他要看见神的旨意乃是要彰显主耶稣的能力，和他为父的爱心，叫我们运用，并坚固信心，证明主不只救赎我们的灵魂，也救赎我们的身体。所以我们不必“为身体忧虑”（太六 25）；我们交托主了，他必定照顾。如果我们立时看见拯救，我们应当赞美神。不然，如果病症更为严重，我们也不可疑惑，只当注视神的应许，不要又象从前“自爱”起来。也许神要借着这个，把你自爱的心涓滴都出来。你若顾念身体，就要疑惑；如果注视应许，就要亲近神，加增信心，并且得着医治。

不过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得谨慎，不然就要流入极端。虽然神要我们完全倚靠他，但是当我们真是拒绝自己的行为，对他有完全的信心的时候，他也喜欢我们用一点天然的东西来帮助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意思，就是指着提摩太的酒说的。提摩太的胃口不清，屡次患病，保罗并没有责备他缺乏信心，以致他不能得到神直接医治他；反而劝他用一点酒，因为酒于他是有益处的。一件事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使徒竟然叫他用一件象酒这样的东西，而这件的东西是个居在善恶之间的。

我们从这件事可以学一个功课。就是我们必须信神，倚靠神（提摩太是如此的），同时不应当趋入极端。如果我们的身体有点软弱，对于我们身体有补益的东西，也是我们应当凭着主的引导而用的。这样补益身体的物品，如果随着主的引导而用些许，乃是会增加我们身体的力量的。在我们身体没有得赎以前，我们还是一人，还有一个身体，所以天然方面相当的注意也是应当有的。这样地用补品，是可以与信心并行不悖的。不过信徒不应当只知用补品，而不知如何相信神。

医治是更好的

但是，有一班的信徒走得太过了。他们本来是最刚硬的，但是，因为神让疾病临到他们身上的缘故，他们便被神打碎了。他们因为顺服神责打旨意的缘故，叫他们变作非常地温柔、慈爱、和顺并圣洁；他们就以为生病在他们的身上既是有这样的效力，他们就喜欢疾病，过于健康；以为疾病会叫他们的属灵生命飞腾。他们现在并不寻求医治；如果他们是应当痊愈，就让神自己来医治他们。他们就是接受一切临到身上的疾病。他们以为生病时比康健时是更易于敬虔的；寂静与苦痛叫他们更亲近神，过于活动的时候；躺卧床上的时候是比奔走各处更为佳美的；所以，他们就不愿向神寻求医治。他们以为：他们怎样知道强壮是比较软弱更为有益的呢！我们承认许多的信徒乃是在病中才离弃他们的恶行，才有许多高深的经历；我们也承认许多的废人，和有残疾者真有超人的敬虔与属灵的经历，但是我们不能不说，许多的信徒在这里是有好几点不清楚的。

病人虽能圣洁，但是，这不过是勉强的。也许如果他是强壮的，能以自由拣选的，恐怕他还要回转到世界和自己里。患病才会使他圣洁，没病他就要属世。主必须叫他长久患病，他才会长久圣洁。他的圣洁是靠着他的疾病的！我们应当知道，属主的生活，是无限定于疾病的。不要让人以为信徒除了受神用疾病制伏之外，在日常的本分中是没有能力荣耀神的。信徒应当在逐日的生活，彰显出神的生命来才可以。忍痛固然是好，但是，在满有力量的时候，若能顺服神，岂非更好。

我们应当知道医治——神医治我们——乃是属神的。我们如果去寻求人世医药的医治，自然我们是要与神隔开的；但是，我们如果寻求神的医治，就叫我们与神更亲密。一位得着神医治的人，要荣耀神过于长久患病。患病可以荣耀神，因为患病给神有一个彰显他医治能力的机会（约九 3）；如果长久患病了，就神哪里会得着荣耀呢？当我们得神医治的时候，我们因着看见神的能力，也就看见了神的荣耀。

主耶稣从来没有以为疾病乃是一个福气，是信徒所当忍受到死的。他也没有说这是父神爱心的表显。主耶稣要他的门徒背负十字架；但是，他并没有说，病人应当长病。他对他们说到他们要怎样为他受苦，但是，他并没有说，他们要为了他的缘故患病。他说，在世界上我们有苦难，但是，他并不以为疾病就是苦难；他真是在世受苦的，但是，他并没有患病。并且，当他每一次看见病人的时候，都是医治他们。他都是以为疾病是从罪和鬼来的。

我们必须分别受苦与患病。虽然“义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诗三四 19~20）。雅各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雅五 13）以得着恩典与力量；但是“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14），使他得着医治。

林前十一章三十至三十二节已经将疾病，对于信徒的关系，说得净尽无遗了。疾病始终是神的惩治。信徒如果肯自审，神就要叫疾病过去。神始终没有要信徒长久患病的事。信徒若肯除去神所定罪的，若再容让疾病在其身上，就是不知道神使他患病原意了。我们应当知道没有一种的责打是长久的。责打的原因一除去，责打也就随之而去。“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来十二11 上）信徒现在几乎都忘记了神的“后来”。“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11 下）我们在此看见，责打不是永久的，并且最美好的果子，乃是在经过责打之后，才结出的。我们也不当误会，以为神的责打，就是神的刑罚。严格说来，信徒是不再受刑罚了。林前十一章三十一节就是证明这个。我们千万不要让律法的意念存在这里。并非谓我们犯了多少罪，所以必须受多少刑，才得抵罪。这里并非法庭里的事，乃是家庭里的问题。

我们如果回转来看圣经直接的教训，我们就要看见神到底是要我们的身体如何。我们只要读一节的圣经，就可将许多人的理想完全推翻。“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约三 2）这是圣灵默示使徒的一个祷告，所以，这是表明神对信徒的身体，在永世里是存着什么心意。神并不要他的儿女一生总是疾病缠绵，不能为他作活泼的工的。他欢喜他儿女的身体，能够同他们的灵魂一样健壮，一样兴盛。这个叫我们毫无疑问地断定，长久患病并非神的旨意。他可以暂时责打我们，使我们失去健康，但是，他并不喜欢我们长久软弱。

保罗在帖前五章二十三节里所说的话，也叫我们看见，长久害病并非神的旨意。灵与魂的光景应当如何，身子也应当如何。如果我们的灵与魂乃是无可指摘，全然成圣的，而我们的身子乃是软弱、患病、充满疼痛的，神就必定不满意。他的目的，原是要救一个完全的人，并非一个人的哪一个部分而已。

主耶稣在世所有的工作，都是证明神对于疾病到底有什么旨意，因为他一生除了遵行神的旨意之外，并没有再作别的工了。特别那次医治长大麻风的故事，叫我们看见天上神的心，到底是要怎样对付疾病。长大麻风的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在这里我们好象看见一个人要叩天的门问看，到底医治疾病是不是神的旨意。我们底下看见，“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太八 2~3）医治常是神的旨意。信徒如果以为神并不愿医治他，乃是要他长久患病，就是不知道神的旨意。主耶稣在世的工作，乃是“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16）。我们不能以为他今天已经改变了他的态度。

我们知道神在今日的目的，就是要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太六 10）。神的旨意是行在天上的；但是，天上有病么？这样看来，神的旨意绝对不是与疾病投合的。现今的信徒，也不知道有多少，当他们为着医治祷告一时，好象神是不听，已经绝望了之后，就说，愿主的旨意得成，好象主的旨意就是疾病与死亡的代名词一般。这是一个大错误。神的旨意并不是要他的儿女患病。虽然有时他允许的旨意曾让他们患病，为要裨益他们；但是他命定的旨意永远都是要他的儿女康健。天上没有疾病，就是证明神的旨意，从来不是要他儿女生病的。

我们如果回转过来看到底疾病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就要知道我们是应当寻求医治的。行传十章三十八节告诉我们说，所有的疾病都是“被魔鬼所压制”。主耶稣论到腰弯的女人说，她是“被撒但捆绑了”（路十三 16）。当他医治彼得的岳母的时候，他“斥责那热病”（路四 39），一若斥责邪鬼一般。我们若读约伯记，我们就会看见，乃是魔鬼叫约伯生病（一、二），神叫约伯痊愈（四二）。使保罗软弱的刺乃是“撒但的差役”（林后十二 7），叫他刚强的乃是神。希伯来二章十四节告诉我们说，掌死权的乃是魔鬼。我们知道病一成熟就死。病不过是死的一种表示。如果撒但掌死权，就撒但也必定掌病权；因为死不过是进一步的病，病不过是后一步的死而已。

读过了这么多的圣经之后，我们不能不断定说疾病是从魔鬼来的。都是因为信徒有了什么缺欠的缘故，所以，神才让撒但来攻击他的儿女。所以，神的儿女如果一不肯除去神所要求的，而让疾病留在他的身上，或者二除去神所指示的，而依然欢迎疾病继续留在身上，都是自动地将自己放在撒但的压制之下。当我们照着神所启示的而行之后，我们就当拒绝疾病，以为这是从魔鬼来的，哪有自甘受他捆绑之理。我们应当清楚明白，疾病是属乎我们仇敌的，并不是我们所应当欢迎的。神的儿子乃是要我们自由，并非要我们受捆绑。

当信徒用不着患病的时候，为什么神不使疾病离开呢？这是许多人所要问的。让我们知道，神乃是照着我们的信心为我们成全（太八 13）；这永远是他对付我们的原则。多少的时候，神是愿意医治他的儿女的，只因他们没有这样相信，也没有这样祷告的缘故，所以，神只得让他们继续患病。信徒如果就是容让自己患病，或者更甚地欢迎疾病，以为疾病会使他脱离世界，更为圣洁，主就也只得照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神常是照着他的儿女所能接受的对付他们。神也许是最喜欢医治他们的，但是，只因其没有信心来求，所以，他们就得不到这个恩赐。

我们不应当比神更有智慧，也不应当过于他圣经所启示的。虽然，病室有时很象圣所，使到里面的人都受感动，但是，这个总非神命定的旨意，总非神的“最好”。我们如果就是照着我们情感的意见，而不顾神启示的旨意，就神也只得让我们自行其是。多少的信徒就是说，无论什么我都是交在神的手里，痊愈也好，患病也好，我就是让神主张，让神对待我。然而，最常的就是这样的人，并非不用医药的。这是什么都交在神的手里么？对于寻求神的医治，就推诿是交在神的手里，对于寻求人的医治，就依然使用医药。这是太相矛盾了。其实多少的信徒因为卧床已久，已失去他意志的能力，所以，不能用力抓住神的应许。他这样的顺服，其实乃是一种灵性的懒惰而已。他心里也是喜欢康健的，然而这个并不会使神作工。许多的信徒被动地顺服疾病太久了，以致他好象病惯了一般，并没有胆量来寻求自由。他最好就是别人代替他相信，或者神不顾他怎样，而将信心给他，使他相信。但是，如果他的意志不活泼起来，不抵挡魔鬼，不抓住主耶稣，神所赐的信心是不会来的。多少的病人并非他们必须病，乃是他们没有力量来支取神的应许。

我们应当知道，在疾病里所得的灵性上祝福，是远不及在医治时所得着的。我们如果是靠着神，并且将自己奉献给他，而得着医治，就自然的，当我们痊愈之后，我们还要继续圣洁度日，才会保守我们的健康。当主这样医治我们的时候，乃是他得着我们的身体。这样的喜乐真是不可述说；不是因为得着医治，乃是因为与主有新的关系，对主有新的经历，从主那里得着新的接触和生命。在这样的时候，信徒要荣耀主，比他在疾病时更多。

所以，神的儿女们，应当起来寻求医治。先在神的面前听他借着疾病所要对我们说的话，然后专一照着他所启示的去行。再后让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身子专一交托在他的手里，并奉献给他。如果在我们旁边有“教会的长老”能为我们涂油（雅五 14~15），就要请来，照着圣经的命令而行；不然，就让我们在寂静的中间，用信心抓住神的应许。神要医治我们（出十五 26）。

第八章 神为身体的生命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我们从前已经看见过了，我们的身体怎样是圣灵的殿。最应当叫我们注意的，就是使徒在那里是特别注重我们的身体。我们平常的理想，都是以为基督的生命，乃是为我们的灵的，并非为我们的身体的。岂知神的救恩，在我们的灵得着生命之后，也注入到身体来。如果神的意思只要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只要我们的灵得着圣灵的益处，就使徒对我们说，“你们的灵是圣灵的殿”好了，何必明说是身体呢？我们现在应当明白，我们身体作为圣灵的殿不只是特别的权利，并且是一种发生效力的能力。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不只要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叫我们心中的眼睛得着光照，并且叫我们的身体康健。

我们也已经看见过，圣灵怎样叫我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了。他并非等到我们死后，才叫我们复活，乃是今日就赐生命给我们这个必死的身体。他将来是叫那些朽坏的身体复活，今日乃是叫我们必死的身体又活。他生命的力量进入我们全人的每一个细胞，叫我们在身体上经历他的生命和能力。

我们现在不再相信身体乃是一个可怜的监牢，乃是在身体上看出神的生命来。我们现在乃是更进一步地经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话。基督现在就是我们的命源。他现今在我们里面活着，好象他当日在肉体活着一样。现在我们就要更明白“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的话。现在我们看见这个丰盛的生命，供给我们身体一切的需要。使徒对提摩太说，应当“特定永生”（提前六 12）。自然，提摩太并不需要永生使之得救。这一个“永生”岂非就是下文所说的“真正的生命”么？使徒的意思岂非要他在今生就经历永生是怎样有力可以胜过一切死亡的现象么？

我们并非不知道我们的身体乃是一个必死的身体，但是，我们要得着生命来吞灭死亡的能力。我们知道身体里面原有死亡和生命两个势力：一方面有消耗，另一方面粮食与安息时常补满所消耗的。消耗带领我们亲近死亡；粮食与安息的供给维持我们的生命。过度的供养，会使身体发生“堆积”的现象，因为生命的势力太大；过度的消耗，会使身体衰弱，因为死亡的势力太大。最好保守生命和死亡这两种势力在平均的地位。但是，信徒在身体上所感受的困倦，与常人还有许多不同的地方。他们的消耗还不只是在肉体的方面而已。因为他们与主同行，为别人背负重担，与弟兄表同情，为神作工，向神代祷，与黑暗的权势争战，并攻克己身的缘故，叫粮食和安息不能补满他身体上所丧失的力量。这就是许多信徒在蒙召作工之前，身体是很康健的，但是，当他蒙召作工还过不久的时候，就觉自己衰弱下来的缘故。我们与灵界的接触，所有的属灵生活，属灵工作，属灵争战，都非我们身体力量所负担得了的。我们这样的与罪、罪人和邪灵的接触，叫我们身体的根源干竭，不能应付许多的要求。

所以，信徒若要靠着一切天然的方法来补满一切身体上的要求，乃是作不来的。我们需要基督的生命来应付这样的需要，因为惟有基督的生命会满足我们的需要。我们应当知道，我们如果要倚靠物质的粮食、补品和药物来供给我们生命的需要，我们乃是错了根源。惟有主耶稣的生命才能满足我们属灵生活、工作和争战一切的要求。惟独他能补满我们与罪恶和撒但争战的力量。当一位信徒真知道什么叫作属灵争战，怎样在灵中与仇敌摔跤之后，他才知道主耶稣作他身体生命的宝贵地方。

每一个信徒都应当看见他与主联合的实际。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枝子和树干怎样联合，我们和主耶稣也是照样地联合。枝子和树干的联合，就是接受树干的生命流通在枝子里面。我们与主耶稣的联合岂不也是如此么？我们如果要以为这种的联合，只限于灵，信心是不以之为然的。我们的主，就是呼召我们来看我们和他联合的实在；他要我们相信并接受他的生命流通在我们的灵、魂和身体里。我们如果与主断绝了，就不特灵里面失去平安，就是身体也要失去医治。如果与主是不间断联合的，就他的生命不只要在我们的灵里充满，就是在我们的身体里也要流通。除了真与主耶稣的生命有分之外，我们是不能得着医治和健康的。神现今的呼召，就是要他的儿女与主耶稣有更深的联合。

所以，我们应当看见，虽然这些事是在身体里发生的，但是，却是一件属灵的事情。得着神医治我们的疾病，加增我们的力量，实在并非一个属物质的经历，乃是一个属灵的经历，不过是在身体里发生而已。这种的经历，没有别的，就是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必死的身體上彰显出来而已。主耶稣的生命，从前如何使我已死的灵复活过来，现在也如何使我这必死的体又活过来。神现在就是要我们学习知道如何让基督复活、荣耀、无往不胜的生命在我们全人的各部分，都表明出来。他要我们逐日逐时从他那里重新得力量。这才是我们的真生命。虽然魂生命依然是我们身体的生机，但是，我们却不靠着它而活，并且，乃是倚赖神儿子的生命，将生命给我们的肢体，就是魂生命所不能维持生活的地方。我们应当重看这“生命”两个字，我们所有属灵的经历，就是有这一个奇妙的什么，叫作“生命”，丰丰富富地进入我们里面。神就是要带领我们知道，基督的生命就是我们的力量。

马太四章表明给我们看，神的话乃是我们身体的生命。“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4）在此明是以神的话是会养活我们身体的。照着天然来说，人要活着，必须靠着食物，但是，当神的话发出能力的时候，人也能靠之而活。在此我们看见超然和天然两种活法。神并不是对我们说，今后我们都不必食了；乃是要我们知道他的话能给我们以生命，就是食物所不能给的。神要我们知道，当食物在我们身上不能生出我们所盼望的效力时，他的话是能给我们以食物所不能给我们的生命的。有的人他是靠着食物而活，有的人他是靠着神的话而活。前者有时要失败，后者永远不变。

神将他自己的生命隐藏在他的话里。他自己如何是生命，照样他的话也如何是生命。我们如果以神的话当作一种的教训、信条和道德的标准，就它对于我们并不会发生什么能力。食物怎样乃是要被我们消化，而与我们联合，神的话也是。饥饿的信徒看见神的话乃是他们的粮食。当他们用信心接受的时候，这话要变作他们的生命。神说，他的话是会维持我们生命的，所以，天然的食物失败时，我们可以按着神的话来相信神。此时，我们要看见，神是不只作我们灵的生命，并且也是作我们肉体的生命。我们现在的损失就是并没有注意神的话（圣经），对于我们身体的预备是何等的丰富。我们就是将神的应许都留为我们的灵命，而忘记了肉体。岂知肉体的需要并不比灵命更少。

古圣的经历

神的目的从来没有要他的儿女衰弱缠绵，他的定旨乃是要他们健壮。他并不不要他的儿女终生受软弱的围困，一直到死。他的话是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申三三 25），这自然是指着身体说的。我们在世的生命多有一天，就主所应许的身体力量也多有一天。神从来没有意思要多给我们一天的生命，而不给我们以那一天的力量。都是因为信徒不用信心来支取这宝贵的应许，所以，他们的力量远赶不上他们所有的日子。神因为要他儿女的力量，都象他们的日子一般，所以，他就应许将他自己作为他们的力量。所以，神活多久，我们活多久，我们所有的力量也必定有多久。因为神的应许的缘故，我们每天早起又见晨光的时候，都可以相信地说，因着神活着，今日的力量必定是有的，不只是属灵的，并且是属身体的。

对于神作人身体的力量，或者将他的生命给人的身体，在古昔的圣徒中，是一个很常见的经历。我们最初所看见的，就是亚伯拉罕。当“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罗四 19）。却因相信神的缘故，得生以撒。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的能力怎样在一个如同已死的身体中彰显出来。这里的问题，并非自己的身体如何，乃是神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体里如何。当我们读到摩西的时候，我们看见圣经记载说，“摩西死的时候，年一百二十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申三四 7）这明是神的生命在他身上所彰显的能力。

圣经也记迦勒身体的光景。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后，他说，“当日摩西起誓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四十五年；其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现今我八十五岁了！我还是强壮，象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争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书十四 9~11）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位专心跟从神的人，神如何照着他的应许，作他的力量，使他虽然经过了四十五年之久，竟然没有丧失一点的力量。

当我们读到士师记的时候，看见了参孙的力气，就叫我们知道圣灵是能以这样的力量给人身体的。虽然参孙有了许多不道德的事，圣灵也不一定都要以这么大的力量给一切的信徒；但是一件事是定规的，我们如果倚靠他的居衷，我们总可以得着他的能力，来供给我们日常生活的一切需要。

我们若看大卫在诗篇上所歌唱的，我们就能知道大卫在身体上怎样得着神的能力。十八篇一节说，“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三十二至三十四节说，“惟有那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行为完全的，他是神！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在高处安稳。他教导我的手能以争战，甚至我的膀臂能开铜弓。”二十七篇一节说，“耶和华是我性命的力量，我还惧谁呢？”二十九篇十一节说，“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六十八篇二十八节说，“以色列的能力，是神所赐的。”三十五节说，“以色列的神，是那将力量权能赐给他百姓的。”一百零三篇五节说，“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

在别的诗篇上，还有神作他子民身体力量的记载。七十三篇二十六节说，“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八十四篇五节说，“靠你有力量……的，这人便为有福。”九十一篇十六节说，“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

以利户告诉约伯，论到神的惩治，和后来的光景说，“人在床上被惩治，骨头中不住地疼痛；以致他的口厌弃食物，心厌恶美味。他的肉消瘦，不得再见，先前不见的骨头，都凸出来。他的灵魂临近深坑，他的生命近于灭命的。一千天使中，若有一个作传话的，与神同在，指示人所当行的事；神就给他开恩，说，救赎他免得下坑；我已经得了赎价。他的肉要比孩童的肉更嫩；他就返老还童。”（伯三三19~25）这就是神的生命如何在一个临近死门的人的身上彰显出来。

先知以赛亚也为着这件事作见证说，“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赛十二2）他又说，“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四十29~31）这些都是明显地指着身体说的。神的力量要临到等候他的人，使他们能以如此。

当但以理看见神的异象时，他“便浑身无力，面貌失色，毫无气力”（但十8），但是，神却差遣天使来加增他的力量。他提起这件事记载说，“有一位形状象人的，又摸我使我有力量。他说，‘大蒙眷爱的人哪，不要惧怕，愿你平安，你总要坚强。’他一向我说话，我便觉得有力量，说，‘我主请说，因你使我有力量。’”（18~19）在这里我们看得最清楚，神怎样能将力量赐给人的身体。

神的儿女们现今所应当知道的，就是神是顾念到他们身体的。神不只是作我们灵的力量，并且也要作我们身体的力量。旧约的时候，恩典所显明的，还没有我们现在这么多；然而，旧约的圣徒就已有神作他们身体力量的经历，难道我们现今所得着的福分，反赶不上他们么？我们在身体上的经历，应当和他们一样才可以。我们如果不认识神的丰富，也许要以为他只能将那关乎灵性的赐给我们。我们如果是有信心的，就必定不肯将神的生命和力量只限定在灵性里面，而忘记了身体。

一件事是我们在这里所特别注重的，就是神的生命不只医治我们的疾病，也是在没有疾病的时候，保守我们的健壮。我们从前已经说过神如何医病了，我们在这里是注重神作我们的力量，使我们不只胜过疾病，并且也胜过硬弱。神不只医治我们的疾病，让我们身体强壮了，又靠着天然的生命而活，乃是亲自作我们身体的生命，使我们身体也靠着祂而活；以致常能供给神工作中所需要的一切力量。

我们记得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对他们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出十五 26）后来我们看见这一个应许完全应验。“他支派中没有一个软弱的”（诗一〇五 37）。让我们知道，神医治我们的意思，并不只是神医治我们的疾病而已，乃是神使疾病不临到我们身上，保守我们强壮不软弱。我们如果完全顺服，没有在哪一件事上存心违抗神的旨意，并用相信的心接受神的生命作我们身体的力量，就我们要看见耶和华还是医治我们的。

保罗的经历

当我们接受圣经对于我们的身体是基督的肢体的教训之后，我们就不能不接受基督的生命是流通在我们身体里的教训。因为基督的生命乃是从元首流通到他的身体，使之得着生命、生机和生气。我们的身体既是那一个身体中的一个肢体，就生命流通到我们的身体来，乃是一件定规的事。然而这一个生命是借着信心接受的。我们用信心接受这个生命的分量是如何，我们得着这生命的分量也如何。我们从圣经里已经看见过主耶稣的生命乃是信徒的身体所可得而支取的，但是，没有信心就不行。自然有许多的信徒首次看见这样的教训，也许要诧异不置。但是，我们不能减少圣经所明显教训的。我们如果查看保罗自己的经历，我们就要看见这件事的宝贵和实在。

使徒保罗在林后十二章说到他自己身体的光景。他最初告诉我们，怎样在他肉体上有一根的刺；他怎样三次求主叫这刺离开他；但是主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因此使徒就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到底使徒肉体上的这根刺是什么，我们可以不问，因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是一件是定规的，就是这根刺在使徒肉体上所生的效力，就是身体变成软弱。这里的软弱，在原文是身体上的软弱。马太八章十七节就是用这一个字。就是哥林多人也知道使徒的身体是软弱（气貌不扬的正译）的（林后十 10）。使徒自己也说，当他首次和他们同在的时候，他乃是软弱的（林前二 3）。我们知道这里必定不是说，使徒没有灵力，因为前后两封书信充足表明使徒是充满灵力的。并且，这里的“软弱”与以上所说的身体软弱是同样的字，在别的地方曾有两次用这字以表明身体将死的光景。

所以，照着这几节的圣经看来，使徒保罗身体的光景是可知的。他身体本来的情形乃是非常软弱的。然而，使徒是这样长久软弱么？不，他告诉我们说，基督的能力覆庇他，使他刚强。在这里我们所当注意的，就是一个“对抗的原则”。刺并没有离开保罗，从此刺而来的软弱也并没有离开保罗；但是，基督的能力却覆庇这个软弱的身体，使它能以应付一切的需要。基督的能力与保罗的软弱相对抗。这一个能力并没有使那根刺离开他，也没有使软弱离开这个身体，乃是住在保罗里面来应付保罗软弱的身体本来所不能应付的。这好象就是火烧灯芯，只因充满膏油的缘故，灯芯并不消灭。灯芯仍然是那样的软弱，但是膏油却代替它供给火所要求于它的。

这里看见神的生命作我们身体力量的原则。神的生命并不改变我们身体软弱必死的性质，不过充满人的身体来供给人身体本来所不能供给的而已。所以，保罗照着他天然的情形说来，乃是最软弱的，但是，照着 he 所得的基督能力说来，乃是最刚强的。我们应当知道，圣经这里所说的刚强，乃是特别指着使徒的身体说的。我们知道使徒保罗所作的工是怎样的昼夜不息，劳心劳力的，就是三四个最刚强的人尚是作不了的，如果他的身体没有得着圣灵使他又活过来，就他那样软弱之躯，哪能担当这么多呢？神把力量给他的身体，乃是一件的确的事实。

神如何使他刚强呢？他在上文（林后四）已经说到他身体的问题了。他说，“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10~11）在这里最叫我们注意的，就是十节和十一节好象是重复的，但是，实在并非重复。第十节是说到耶稣的生命显在我们身上的问题；十一节是说到耶稣的生命显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的问题。有许多的人可以在他们的身上彰显耶稣的生命，但是，他们并没有更深一步地在他们必死的身上彰显耶稣的生命。此中的分别是很大的。

多少的信徒当他患病的时候，他真是顺服，真是忍耐，没有怨言，没有焦灼，他觉得主的同在，他也在面容上、声音上、举动上表明主耶稣的美德。他借着圣灵真是显明耶稣的生命在他的身上。但是，他并不知道主耶稣是会医治他的疾病，他并没有听见主耶稣的生命也是为他这个卑贱的身体的。所以他并不运用信心得主医治他的病躯，一如他从前相信主的洁净，得主复活他的死灵。因此，他没有在他“必死”的身体上显明耶稣的生命来。他蒙主施恩能以忍受痛苦，但是，他并没有得着医治。十节的经历有了，但是十一节的还没有。

我们在这节的圣经中能看见，神到底是怎样医治我们，怎样使我们刚强有力量，就是用主耶稣的生命。这是最紧要的事。我们必死的身体得以刚强，并非谓今后这个身体的性质已经改变了，成为不死的了。这个身体的性质仍是如旧，但是，供给这个身体力量的生命已经换一个了。我们本来是靠着天然的生命作我们力量的根源，但是，现今乃是靠着基督的生命得着供给。因为我们得着基督复活生命维持我们身体的缘故，就叫我们能以刚强作工。

使徒并非谓当他这样靠着主而活之后，他就不会再发软弱了。什么时候，基督的能力不覆庇他，他还是软弱如旧的。我们可以因着大意、独立或者犯罪的缘故，而失去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身体上的彰显。有时，或者我们自己并无什么不好的原因，只因我们奋勇向黑暗权势进攻的缘故，而在身体上受了它们的攻击。或者因为我们与基督身体的经历是顶深的，我们就也会常因着基督身体的缘故，而时常受苦。不过末后此二者，若非顶属灵的人，是不至如此的。但是，有一件事是定规的，我们虽然还是会软弱的，但是，神的旨意总非要我们变成残废的人，不能为他作工，使他受亏。使徒保罗是时常软弱的，但是，神的工作从来没有因他的软弱而受亏损。我们承认神无限的权威；但是，我们也不可推诿。

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的生显明在必死的身体上”，乃是根据在“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换一句话说，我们自己的生命必须完全否认，主耶稣的生命才会在身体显明。在这里我们看见属灵无己的生活，与身体康健的关系。神的生命乃是为着神的。神在我们身体上显明他的生命，乃是为着他自己的工作。神断不肯将他的生命和力量赐给我们，好叫我们为着自己而生活工作。他并非将他的生命给我们的身体，好让我们来浪费他的力量。他并不肯供给力量以成功我们的目的。如果我们并没有要完全为着他活着，什么都是为着他的，就他是不肯以这个生命给我们的。在此，我们看见许多人寻求医治并力量终久不能得着的原因。他们以为健康和力量乃是为着自己享福的。他们寻求神的生命为着他们的身体，乃是要叫他们自己更舒服、更快乐、更便当，要有什么举动时，便没有阻挡。所以，直到今日他们还是软弱不能起来。神绝不肯将他的生命给我们，作为自己的用处，叫我们更随从己的生命而活，叫他的旨意受更大的损失。神现在等候他的儿女来到他们自己的尽头，然后将他们所寻求的给他们。

“耶稣的死”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继续将已交于死地的生命”。我们看见他的一生都是拒绝己的生活。他从来没有凭着自己作什么，他乃是作神的工作，一直至死。使徒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就是让主耶稣的死这样地在他身上作工，所以，主耶稣的生命就也在他必死的身體上显明出来。我们受得住这样的教训么？神现在就是等候愿意接受主耶稣的死的人，好让主耶稣活在他的身体里。谁肯完全遵行神的旨意呢？谁能在凡事上都不自己发起什么呢？谁肯为着神不间断地向着黑暗的权势进攻呢？谁肯不利用自己的身体来为着自己成功一件事呢？这样的人才配得着主耶稣的生命显在他们的肉体上。我们如果注意死这一方面，神要照着生那一方面。我们将软弱奉献给他，他将力量还给我们。

天然的能力与耶稣的生命

我们如果完全将自己献上给神，我们就会相信神曾经为了我们预备一个身体。我们最常以为最好我们能够自主我们的身体是如何作成的。我们最盼望的，就是我们身上没有许多先天的缺欠，而有更大的抵抗力，好无痛无病地享受长寿。但是，神并不与我们商议。神知道我们所当有的是什么。我们不能怪我们祖宗的过错与罪恶。我们也不当疑惑神的爱心与智慧。一切关乎我们的事，都是在创世之前定规好的。这个会受痛苦疾病支配的身体，乃是神有美意在里面。他的目的并不是要我们遗弃这个身子，以为是一种的累赘，乃是要我们借着住在里面的圣灵去抓住一个新的身体。他预备我们的身子时，明知其所有的限制与危险，好叫我们在痛苦的经历中去寻求一个新的身体；不是借着固有的力气而活，乃是借着神的生命。我们就是这样地将我们的软弱与他的力量交换，看见我们的身体虽然没有变新，但是，它所靠着而活的生命已经是新的了。

主喜欢将他的力量充满了我们的每一根神经、血管与细胞。他并非将我们的弱质改变为强壮。他也不将一大股的力量赐给我们应用。他乃是要作我们肉体的生命，使我们时刻靠着祂而活。有的人也许要以为得着主耶稣作我们身体的生命，意思就是神为我们行神迹，将一大股的力量灌入我们的身体里，使我们一生不再受苦，不再患病。这个并非使徒的经历。因为他说，“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他的肉体乃是时常衰弱下来的。但是主耶稣的生命却不间断地流通，进入他里面。他时时刻刻靠着主的生命而活。接受主耶稣作我们身体的生命是需要长久的倚赖的。若是按着自己而言，没有一时是能以应付环境的；但是，因着倚靠主，主要一刻过一刻将所需要的力量赐给我们。

神对耶利米所说的话，就是这个意思：“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使你以自己的命为掠物。”（耶四五 5）并非使我们因着先天的力量而自以为稳，乃是在一呼一吸之间，将我们的生命交托在主的生命里。然而，这个是万无一失的，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我们并没有什么积蓄的力量，叫我们能够随意举动，乃是在每一次要使用力量的时候，向着主来吸取。一刻的吸取，是为着一刻的生活的，并无堆藏的可能。这是一个与主完全联合，并完全倚靠主的生命。“我……因父活着，照样，吃我的人，也要因我活着”（约六 57），就是这个生命的秘诀，我们如果可以脱离赐生命的主而单独活着，就我们要怎样地随着自己，而失去倚靠的心呢！我们岂非要象世人任意花费自己的力量么？神要我们有不断的需要，而不断地依赖。吗哪怎样只能一天收得一次，照样我们的身体也只能时时顺着神而活。

这样我们就不再以我们固有的力量来限定我们的工作，也不因着身体的缘故，而时常挂虑。如果是他的旨意，就虽然人的智慧以为是冒险，我们也敢顺服。他是我们的力量，我们就是等候受他的差遣。我们自己并没有力量来担负什么，但是，我们的眼睛仰望他。我们是完全无依无靠的，但是，因着他，我们要一直进前得胜。我们都是太强壮了！我们并不知道如何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如何无依无靠地投靠他。他的力量，惟独在我们的软弱中显明。我们越无依无靠（指着态度而言），他的力量就越显明。我们的力量断不能与主合作。我们若打算利用什么出乎自己的来凑足神的力量，就除了失败和羞辱之外，没有别的结果。

主既是这样的要求倚靠他，就这一种的经历并不只是为着先天软弱的，也是为着先天强壮的。有的信徒也许要以为他的身体现在甚是强壮，所以用不着追求这个经历，应当等到起首衰弱的时候，才用得着。这是一个错误。先天的力量和先天的软弱都是一样地需要神的生命。我们在旧造里所接受的，没有一件是可以在神前满意的。信徒如果深受过神的教训，就虽然他的身体是最强壮的，好象用不着寻求神的生命，他也要放下自己的力量来接受神的。这并非说，他用意志来拣选软弱，乃是说，他不相信自己的力量，一如不相信他的才干一般。这样的奉献要叫他免去靠着肉体的气力而自高——就是今日主的工人的通病。他就不敢行动过于主所命令的。他也要象那些天然软弱的人一般，若无主的加力，就不敢举足。他也就不敢过度作工，随便饮食，任意暴露，一如天然软弱的人一般。

在这样的生活中，“自己”受圣灵的监禁，乃是紧要的。因为不然就失败是定规的。有的信徒原也喜欢寻求这个生命，但因其不能完全停止自己的工作，仍是不顾神的旨意，而任意作去，以致虽然博得人一时的称羨，他身体的力量却支持不来。神的生命不是作为我们己意的奴仆的。神不肯将他的力量供给我们去作他所没有命令的工。如果我们在他之外去活动，就我们要看见神的生命是会泄漏的，又是我们自己的残躯在那里负担这个工作。我们如果靠着神而活，就我们不能任意妄为什么事，应当切实知道神的旨意，才可起首。我们如果顺服，我们要看见他的生命实是为我们的；不然，就他断不肯给我们力量来悖逆他。

这个生命的福乐

我们如果接受主耶稣的生命作我们身体的生命，我们就要看见不只我们的身体，要因着主而健壮，我们的灵命也要因主而兴盛。照着知识而言，我们早已知道我们的身体乃是为主的了，但是，因为己意的缘故，叫主不能完全充满我们。现今我们将一切都交在他的手里。无论他如何对待我们，都是可以的。我们乃是将我们的身体献上作活祭，不再支配其生活和将来。我们现今真明白什么叫作身体为主了。从前所叫我们挂虑的，现在不能再摇动我们了。仇敌虽然要试探我们，以为这个太冒险，那个太不自爱；但是，我们不再如前的恐惧了。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我们是完全属乎主的。他所不知道、不允许的，断不能临到我们的身上。无论有了什么攻击来到，不过都是为要表明他是有目的的，也是要保护的。我们的身子现在不再是我们的了。所有的神经、细胞和器官都交给他。我们已经不再自主了。所以现今不再是我们负责了。天气如果要忽然改变，这是他的事。夜里如果忽然失眠了，也不会使我们急忿。无论撒但要怎样地在不意之中来攻击，我们总记得争战不是我们的，乃是神的。当我们这样的时候，神就能在我们的身上活出他的生命来。别人在这样的时候，也许要不安、失志、忧愁，或者非常焦急地想法子来补救；但是，我们却安静地运用信心靠着神而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今并不是靠着吃喝、安眠或者寒暖适宜而活，乃是靠神的生命而活；所以，这些是不能危害我们的。

信徒现在知道神乃是为着他身体的，所以，神一切的丰富都是随着他应用的。他知道无论何时，一有急需神总能供给，他因着神的预备的缘故，就安息。他不要比神所供给的更多；他也不满意比神所应许的更少。在神的时候未到之先，他总不肯用自己的力量来作什么帮助神的事。他仰望父的照顾。世人虽然在此时要因着肉体苦难的缘故而急切，而奔跑；但是，信徒因为与神联合的缘故，就要安静地仰望神的丰富和时候。他并不将生命放在自己的手中。这是何等的平安呢？在这样的时候，信徒就要在一切的事上荣耀神。无论有什么事情发生，他都是以为这是一个彰显神荣耀的机会。他不忍用自己的法子，使神失去他所当得的赞美。神有能力为他所施行的拯救，乃是他称颂神的机会。

现在信徒的目的，并非只要得着神的祝福而已。神的自己比他所有的恩赐都宝贵。如果医治不是表明神的自己，他就不要。我们应当知道，我们如果不过贪求神的保护和供给；我们呼求他，不过是要脱离我们的试炼，就我们已经堕落了。神作我们的生命，并不是要我们存着营业的心的。真实认识神的信徒，他所要求的并非医治，乃是神自己。如果他的健康是不会荣耀神的，是使他远离神的，他是不要的。信徒应当时常记得，当我们目的只在乎寻求神的恩赐，而不在于他自己时，我们已是逐渐堕落了。信徒如果乃是完全为神而活，他就必定不急切要求帮助，追求祝福，寻求供给，乃是将自己无条件地交在神的手里。

第九章 胜过死亡

[上一篇](#) [回目錄](#)



胜过死亡的经历，在圣徒中并非绝无仅有的事。以色列人借着羔羊的血曾脱离击杀埃及人长子之天使的手。大卫借着主的名字曾脱离狮子和熊的爪，并歌利亚的手。以利沙曾将一点面放在锅子里，将致死的毒除去（王下四 38~41）。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在烈火窑中，并不受伤（但三 16~27）。但以理在狮子洞里看见神为他封狮子的口（但六 21~23）。保罗也曾将毒蛇甩在火中（徒二八 3~5），而不受害。至于以诺、以利亚他们被提上天，没有尝过死味，更是胜过死亡的一个最好模范。

现在神的目的是要带领他的儿女在经历中胜过死亡。胜过罪恶，胜过自己，胜过世人，胜过撒但，都是最要紧的；但是，如果没有胜过死亡，就我们的得胜还不完全。我们如果要有一个完全的得胜，就不能不胜过这个“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林前十五 26）。如果我们没有在经历上胜过死亡，就我们还剩下一个仇敌，未曾得胜。

在天然界中有死亡，在我们里面有死亡，也有从撒但来的死亡。地是受诅的，万物都受了咒诅的支配。我们如果要活在这个世界里时常得胜，就必须胜过其中的死亡才可以。我们的身体里面也有死亡。当我们才生的那一天，死亡就已经在我们身上动工了。哪一个人不是一生下来，就是面向着坟墓而去呢？我们不要以为死亡不过是一个“关头”，我们应当知道死亡乃是一种的进化。死亡早已在我们里面逐渐地、不住地蚕食我们。我们躯壳的解脱，不过是死亡作工达到最高点时所有的结果。死亡能够攻击我们的灵使之缺乏生命和能力，或者攻击我们的魂使之昏乱，失去感觉、思想和主张，或者攻击我们的身体使之软弱、患病。

当我们读罗马五章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一个“死的作王”（17）。不只是死，乃是死作王，死掌权。这个死的掌权，在灵里有，在魂里有，在身体里也有。虽然我们的身体现今还未死，但是，死已经在我们身上掌权了。虽然它的势力尚未达到极点，但是，它已经掌权，要推广它的范围到全身。我们身上所发现的各种病状，都是表明死亡的权势如何在我们身上。这些都是为着要引进人生的终局而有的。

除了这个“死的作王”，还有所谓生命的作王（罗五 17）。使徒告诉我们说，凡接受耶稣基督白赐之义的人，能以得着“生命作王”远超过死亡工作的力量。信徒今日因为片面注意罪恶问题的缘故，便把死亡的问题忘记了。胜罪固然是最紧要不过，但是，胜死乃是与胜罪相依相辅的问题，也不可不注重。我们知道罗马五至八章是胜罪问题讲得最清楚的地方，胜死的问题在这一段的圣经中也有同样的注意。“罪的工价乃是死。”（罗六 23）所以使徒注重罪的本身，也注重罪的结果。使徒不只将义与过犯来对照，并且也将生命和死来对峙。不少的信徒就是注意如何胜过罪在日常生活和品格中的各种表显，而不注意如何胜过罪所表明的结局就是死。但是，神借着使徒在这几章的圣经中，并不多说罪在日常生活的各种表显是什么，而特别注意地说罪的结果一死。

我们必须把罪和死的关系看得清楚。基督为我们死，不只救我们脱离罪，并且也救我们脱离死；神现今是呼召我们来胜过此二者。我们罪人本来是死在罪中，罪和死在我们里面掌权（作王）；但是，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死的缘故，便叫我们的罪与死都被他的死所吞灭了。死本来在我们身上作王，但是，因着我们受死归入他的死的缘故，我们就不只“向罪死”，并且，能以得着生命向神活（罗六 11）。因为我们是与基督联合，所以，死（怎样）不再作他的主（9），也照样不能再捆绑我们（13）。基督的救恩乃是要义来代替罪，生命来代替死亡。我们如果谨慎地读过这一段圣经，我们就要看见此二者是使徒主要的意思。我们如果只接受一半，自然是不完全的。当使徒把主耶稣的救法说到完全的时候，他就说，“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八 2）自然我们已经有不少胜罪的经历，但是，我们胜死的经历有多少呢？

我们信主得重生的人，因为有了神所赐的生命进入我们的灵里的缘故，自然都有一部分胜死的经历。但是，胜死的可能就是这么么多？生命能够胜过死亡到什么程度呢？一件事是定规的，现今一般普通的信徒所经历的胜过死亡，必定没有达到神所预备的程度。我们不能不承认，死亡在我们身上做工比生命还厉害。所以，我们现今应当和神一样地注重罪和死，好叫我们怎样胜罪，也怎样胜死。

基督既然胜过死，就叫信徒不再觉得他是必须死的，虽然他或者要死；如同基督在肉身中定了罪的罪案，叫信徒不再必须犯罪，虽然他或者要犯罪一样。信徒的目标如何是不犯罪，信徒的目标也如何应当是不死。信徒应当明白因着基督的死和复活的缘故，他对罪的关系怎样，他对死的关系也怎样。他在基督里已经完全胜过这些了，所以，神现在呼召他来胜过此二者。我们平常都是想，基督已经为我们胜过死了，所以，什么都不必管了。但是，若然，我们就不能在经历上说明主的得胜。自然，没有各各他，我们就没有得胜的根据。

但是，一任自然，并非得胜的法子。我们不能这样胜罪，也不能这样胜死。神的意思乃是要我们把胜过死亡当作一件实在的事：借着基督的死实在胜过我们身上的死。我们已经胜过不少的试探了，也已经胜过肉体、世界和撒但了；所以，现今应当起来攻退死亡的势力。

我们既是应当抵挡死亡，如同抵挡罪恶一般，就我们对于死亡的态度应当完全改变才可以。因为死亡乃是堕落人类的公产，所以，我们的态度天然好象要顺服它。信徒并没有学习起来反对死亡。人类都是倾向坟墓。虽然我们也知道主的再临已经紧近，我们不都是要死的，乃是都要被提上天的；但是，我们在日常的经历上，却是预备等死的居多。当神的义在我们里面作工时，我们就天然恨恶罪恶；但是，我们并没有让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作工，使我们恨恶死亡。

信徒如果要胜死，他对死的态度，必定应当完全改变。顺服死亡的态度，必须改为反抗。信徒对死如果不肯除去他被动的状态，就他断不能胜死，而且要时常受死的戏弄，而至终入夭寿者的坟墓中。现今信徒多是将被动误会为相信。他以为我什么都是信托神的。我如果是不当死的，就神必定救我不死；我如果是当死的，就神必定让我死。我什么都是让神的旨意成功。这样说来，自然是很好听的；但这岂是信心呢？这不过是一种懒惰的被动。乃是当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才同主耶稣说，不是我的意思，乃是你的意思。并非谓我们不必专一向神呼求，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我们不应当被动地顺服死，神乃是要我们主动地与他的旨意同工。如果我们不是的确地知道神是要我死了，就我们不当被动地让死亡压制我们，乃是活泼地与神的旨意同工，反抗死亡，抵挡死亡。

我们对于罪恶的态度，并非如此，为什么用这样的态度对待死亡呢？圣经都是把死亡当作我们的仇敌（林前十五 26）。所以，我们应当决志与之争战，而且得胜。如果主耶稣已经为我们与死亡相遇，并且得胜，就他的目的乃是要使我们个人能够在今生得胜过它。我们不当求神赐给力量，使我们担当得起死亡的力量，乃是使我们能够胜过死亡的权势。

死是从罪来的，因此得救脱离死乃是从主耶稣为我们死，救我们脱离罪的工作来的。主耶稣的救赎与死的关系乃是最深的。希伯来二章十四至十五节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十字架乃是胜死的根据。撒但是掌死权的；他所以能掌死权，乃是以罪作他的根据。“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罗五 12）但是主耶稣亲自进入死的境界里，借着他的救赎，缴除了死的毒钩——死的毒钩就是罪——因此撒但便失去了他的权势。因着基督的死，不只罪失了能力，死也失了权势。所以，我们现在必须借着基督的死来攻破死的权势，并支取各各他所有的意义，使我们全人脱离死的包围。

信徒对于胜死，共有三个法子：一就是相信工作未完之前，是不会死的；二就是相信死的毒钩已经褫去，所以，就是死的话，也无什么可怕的；三就是相信会完全脱离死亡，因主再来，被提上天。我们现在逐一来看：

完工方死

信徒若非明知他的工作已经完成，主无需他再在世界了，才可以死；不然，他总当抵挡死。信徒如果知道自己的工作还未完成，而已经有死的现象在他的身上逐渐发生，他就应当完全拒绝这样的现象，不肯死。并且应当相信主必定成功他所抵挡的，因为主还有工作要他作。所以，当我们还未作完所分派给我们的工作之先，虽然我们身体的险象环生，我们可以安心相信：当我们与主同工，抵挡的时候，主必定作工，用他的生命吞灭死亡。

我们可以看主耶稣如何抵挡死亡。当人要将他从山崖推下去的时候，“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路四 29~30）在另一个时候，“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约七 1）又有一次，众人“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约八 59）他为什么缘故，这样地再三抵挡死呢？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他知道弥赛亚被剪除是有一定的时期的，他不能先于神所定的时期，而死在一个非各各他的地方。我们断不可未及时而死。

使徒保罗在他的经历中，也常有这样抵挡死亡的经历。黑暗的权势要使他不及期而死。但是，他却一一胜过。当他一次关在监里很危险的时候，他说，“我……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腓一 22~25）他并不怕死，但是，因着工作还没有完成的缘故，他就信靠神，因而知道必定不死。这是他的胜死。再后，当他知道“那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之后，他就说，“我离世的时候到了。”（提后四 6~7）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程途还未走完之先，我们是不可以死的。不只保罗如此，就是彼得也是如此。他知道什么时候是他离世的时候。“知道我脱离这帐棚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彼后一 14）我们如果只看环境、身体的情形和自己的感觉，而无主明白的指示，就以为死期已经到了，乃是一个错误。我们活着如何是为主，死也如何应当为主；所以，一切不是从主而来的离世呼召，都应当抵挡。

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看见所有的列祖都是“日子满足”才死的。这“日子满足”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已活满神为他所定的日数。神为我们每一个都有他所特别定的年岁（约二一），我们如果没有活到那时，就是没有胜死。但是，我们怎能知道神为我们所定规的寿数是多少呢？圣经已经将一个普通的数目告诉我们了。“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诗九十 10）我们并非谓每一个最少都应当活到七十岁，神的主权是我们所不能侵犯的；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得着明示是必定比这个数目更短的，我们就当以这数目为标准，抵挡一切比这个更快的死亡。站在神的话语上，你要看见你是得胜的。

虽死不怕

我们所说过胜过死亡，并非必须谓我们的身体将永远不死啊。虽然我们相信，“我们不是都要睡觉”（林前十五 51）的话；但是，我们如果说，我是不会死的，就未免是迷信。我们已经看见过，圣经如何将七十作为人生寿数的普通标准，所以，我们如果有了信心，就可盼望活到那个时候。总不能以为因为我是以主耶稣为生命的，所以就必定长生不老。并且在许多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有他的例外的，人还不到七十就已经离世了。我们的信心所能要求于神的，就是当我们的工作还未作完之先，我们是不能离世的。无论我们是夭是寿，我们总不当象罪人一样还没活到他们日子的一半，就灭亡了。我们的年岁应当够长，完成我们生命的工作。如果结局来到，我们可以靠着神的恩典平安地离世，好象瓜熟蒂落那样地自然。约伯形容这样的死说，“好象禾捆到时收藏”（五 26）。

胜死的意思不一定是死，因为有的人也许神要他在复活里来胜死，象主耶稣一般。不过信徒虽然经过死，他可以象主耶稣那样地不怕死。信徒如果是因为怕死、不愿死，而来追求不死、胜死者，就他是已经失败的人，哪能盼望得胜呢？主也许要救我们完全免死，活着被提上天，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怕死的缘故，而要求主快来。这样怕死的心已是被死打败的现象了。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就是当死的话，也不过好象是从一个房间走到另外的一个房间而已，并不必有什么了不得的痛苦、恐慌和惧怕。

我们本来是“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来二 15），但是，主耶稣已经“释放”我们了，所以，我们可以不再怕死的什么了。无论死的痛苦、黑暗、孤单，都不能使我们畏惧。一位有胜过死亡经历的使徒告诉我们说，“我死了就有益处……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腓一 21、23）这里都没有一点怕死的态度，这是真正的胜死。

活着被提

这是最末了胜死的法子。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有许多的信徒是要活着被提的。林前十五章五十一至五十二节，和帖前四章十四至十六节都有这样的教训。我们也知道主耶稣的再来是没有定期的，在过去的二千年中，每时他都有再来的可能；因此，信徒无论何时都有活着免死被提的希望。我们又知道现今的时候是主耶稣再来比从前更近的时候；所以，现今的信徒对于活着免死被提的希望好象也是比前人更多的。我们不愿在此说什么，不过，有几句很稳当的话是可以说的：如果主耶稣的再来是要在我们这一世代的人活着的时候，就我们岂不是要活着被提？就我们岂非应当胜过死亡，不让自己在这时候未到之先，就短命死了，才好活着被提？无论如何，我们知道将来总有一班的信徒，照着圣经所预言的，不经过死而活着被提的。他们这样地活着被提，乃是胜过死亡的一种。我们一日活在世上，就一日不能说，那些人必定不会是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就是那些人，就我们岂非应当预备来完全胜过死亡么？

我们相信自己要永远不死——身体永远不死——并非一个迷信，因为这是圣经所给我们的盼望，我们也许会死，但是并没有必须死。主耶稣对我们所说的话，将这点教训得顶明白。“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约六54）但是，他又说，“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象你们的祖宗吃过吗哪，还是死了。”（58）他的意思是在信他的人中间，有的是要死而复活的，有的是完全不必经过死的。

主耶稣在拉撒路死时所说的话，更是表明这个意思。“我是复活，也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约十一 25~26，另译）在这里我们明看见主耶稣不只是复活，也是生命。但是，我们多半只信他是复活，却忘记了他也是生命。我们只知道当我们死后，他要叫我们复活，却忘记了当我们活时，他就要作我们的生命，使我们不死。主耶稣说出他两种的工作来，但是，我们只信其一。他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是这二千年以来信徒所要有的经历；但是，他也说，在将来必有一班“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现在也不知道有千万的信徒已经信入神而离开此世了；但是，神所说的还不只如此。他说，有的人要“永远不死”——不是复活，乃是永远不死。我们没有理由说，我们是必须死，而后得着复活的。如果主耶稣的再来已经近了，就我们为什么必须在他未来前先死，然后等候复活呢？我们为什么不仰望主耶稣再来提接我们，使我们完全脱离死亡的权势呢？

主在这里已经告诉我们，他不只要作许多人的复活，也要作一些人的生命。从死里复活虽是奇事，象拉撒路的经历一般；但是，并非除了复活之外，就再没有得胜的道路了；主说，还有“不死”的一个方法。本来我们是必须陷入死亡的幽谷里，但是，神为我们搭一座浮桥，使我们可以直接上天。那浮桥就是被提。

如果有人要活着被提，而被提的时候又已近在目前，神就是要我们学习如何胜过死亡，而为活着被提的数目中的一个。在被提之先，所应当胜过的末了一个仇敌，就是死。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全胜过死了；但是，神要教会经验过主耶稣的得胜。我们都觉得我们是在这个世代的末了，圣灵现在就是引领我们，在被提之先，与死亡作最后的争战。

撒但知道他的时日已经无多了，所以，他尽他的力量要拦阻信徒被提。就是因此，所以神的儿女在今日才受许多身体上的攻击。因为身体上攻击这么多的缘故，就叫他们好象在死亡的空气中呼吸惯了一般，以致失去了活着被提的希望。信徒并不知道这不过是仇敌的挑战，要拦阻他们上升而已。当信徒真是接受被提的呼召时，他就天然地发生一种与死亡争战的灵，他在灵中就觉得死乃是他被提的一个阻挡，非胜过不可。

魔鬼原是一个杀人的凶手（约八 44）。他的工作就是凶杀。撒但对于信徒所有工作的目的，就是要他们死。他在末世时，对于神的儿女有一个特别的手段，就是“折磨”（但七 25）他们。他只要使信徒在灵里多有一点的牵挂，在心思里多有一点烦躁不安，恐惧忧虑，在身体上这次失眠一夜，那次少食一点，再一次过度作工一点，叫信徒因而受死亡的侵占。滴水虽然无力，但因年日长久，竟能穿石。撒但知道这个意思。所以，他就是借着一点的忧虑、急切、忽略，来折磨圣徒。

在别的时候，他就很直接地攻击信徒，要使之丧命。这样“死亡的攻击”也不知道有多少，不过是信徒所不及知而已。有时也许不过是受凉、中暑、失眠、过劳、厌食，有时也许是污秽、忿怒、妒忌、放纵，但是信徒多不知其中有致死的意义；所以，没有完满的得胜。信徒如果会认识什么时候是有死亡的攻击，而按着抵挡死亡的法子来对付这样的攻击就要得胜。信徒因为没有什么知识的缘故，就不知他自己近来经历的真意义，就常以为这不过是因自己年纪或其他的关系，而不知乃是因为被提紧近，所以，仇敌才借着死亡这样地攻击他。

因为主耶稣快来的缘故，我们应当与死亡作一个有系统的争战。我们如何与罪恶、世界和撒但争战，也应当如何与死亡争战。不只要求得胜，并且应当抓住得胜。应当在各方面抓住基督胜死的工作。我们如果回首追看我们已过的经历，求神的亮光照明，我们就要看见，我们也不知道有多少次已经受死亡的攻击了，还不知道。我们以之算为别的，因此，便失了对付它的能力。我们如果知道那些就是死亡的攻击，神就要给我们力量，使我们能在经历上胜过它。我们好象多次走过断桥残路的所在，四围以及一切好象都是说，我们是要死亡了，但是，我们不能死。多次我们生命的指望都绝了，但是，我们不能死。为什么现今是必须死的呢？神的儿女近来大概多有为着他们的气息而争战的经历。苦痛是最多的，但是，我们总觉得不能死。他们好象是说，我不要死。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些就是死亡的攻击要使我们不能活着被提。这就是神引导我们，在被提之先，与死亡末了一次争战。

我们现今应当用基督的得胜将阴府的门关了。应当站立，不许死亡有一点的能力在身上。凡一切有死亡性质在里面的都当拒绝。一切的疾病、软弱、疼痛，都应当用这个眼光来看。有时也许身体并没有觉得什么，但是，死亡已经在那里作工了。灵里的牵挂，魂中的忧苦，也都是为着产生死亡的。神现在是呼召我们被提，所以凡拦阻被提的都应当消灭。

神现在把他的儿女放在各样的环境中，叫他们无依无靠，无能无力，必须将自己的生命好象用一缕的信心，挂在神的手中，不然，就无生存的希望。在这样的時候，好象除了呼喊说，“主啊，使我活着”之外是没有办法的。现今的争战真是生死关头的争战。

凶杀的邪灵现今到处作工，信徒若不抵挡，若不祷告，就要失败。你们若再象从前那样的被动，你们真是要死的。你们说，“主，使我胜过死亡”；但是，主说，“你若抵挡死亡，我就使你胜过死亡。”意志若不抵挡，光祷告是没有多大用处的。你们应当说，“主，因着你胜过死亡的缘故，我现今拒绝一切死亡的攻击，我立志要立即得胜。求主使我胜过死亡。”主要使你胜死，故当要求免死，相信没有什么能够害你——如果你抓住神所给你的应许。不要承认死亡能够摸你。例如：你是在疾病丛生的区域，你可以拒绝那里的疾病，不许其亲近你身。不要让死亡借疾病攻击你。

我们不能被动地等候再临，以为无论如何我都要被提。我们必须预备好。被提象其他的事一样，是需要神的教会与神同工的。信心从来没有任其自生自灭的。死亡是必须专一抵挡的，被提是必须专一抓住的。信心是不可少的。但信心并非被动着放弃责任。我们如果不过是在理想上相信我们是能够完全免全死的，但是被动地顺服它的能力，到底有什么益处呢？

至于死的罪

圣经告诉我们有一种的罪，是“至于死的罪”（约壹五 16），乃是信徒所犯的。自然这里的“死”，并非灵性的死，因为那是神永远的生命，是不会死的；也非第二次的死，因为主的羊永不灭亡。这个“死”乃是身体的死。我们现在要特别地略为一看这“至于死的罪”到底如何，好叫我们这些等候活着被提的人，知道如何谨慎，免得因犯这罪，而肉体败坏，失去不死被提的福气。不特如此，就是主还要迟延，我们应当经过坟墓的话，如果我们不犯这罪，也可叫我们在世活到“日子满足”，为主作工，然后去世。可以说，有不少神的儿女因为不注意这件事，以致他在世的日子因此缩短，而失去他的冠冕。多少工人如果注意这件事，也许今天还可为主多作工夫。

圣经并没有明告诉我们这至于死的罪，到底是什么罪。不过有这一种罪的存在总是定规的。我们如果照着圣经中所记载信徒的经历，我们就知道这至于死的罪，乃是因人而异的。有的罪，在这一人是一个至于死的罪，在别人并不算得什么。有的罪在这人并不算得什么，在别人却是至于死的罪。这都是因为各人所蒙的恩典不同，所得的亮光也不同，所站的地位也不同的缘故。

虽然圣经没有说，这罪是什么罪，但是，我们知道凡因犯一种的罪，而至于死的，就是这“至于死的罪”。以色列人在加低斯（民十三 25~十四 12）就是犯这个罪。他们从前虽然十次试探主（十四 22），主都肯容让，这一次的不进入迦南的罪，虽然也可赦免，但是，他们的身体都要倒毙在旷野里（32）。

摩西只因在米利巴水旁“用嘴说了急躁的话”（诗一〇六 33），便要死在迦南地外，不得进去。这就是他“至于死的罪”。亚伦不得进入圣地，就是因他与摩西犯了同样的罪（民二十 24）。从犹大到伯特利的神人，不过只因其违背神对于饮食的命令，便犯了至于死的罪（王上十三 21~22）。新约的亚拿尼亚和撒非喇，所以受罚身死的缘故，也是因为他们犯了至于死的罪。他们就是留下银价几分，欺骗圣灵（徒五 1~11）。哥林多那个收了继母的人，也是犯了这个至于死的罪，所以，使徒说，他“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但，败坏他的肉体”（林前五 5）。哥林多的弟兄们有不少因为“干犯主的身主的血”的缘故，以致“死的也不少”（林前十一 27、30），他们也是犯了至于死的罪。

我们如果要胜过死亡，就应当继续不断地胜过罪恶。因为死是从罪来的。我们若要活到日子满足，或者直到主来的时候，我们就应当小心，不要犯罪。许多的信徒因为不在这点上小心的缘故，以致他先期进入了坟墓。这并非谓他们犯了什么吓人的罪。因为这罪，是沒有一定的。不只哥林多人那样淫乱，才算得至于死的罪；摩西不过口里说了急躁的话，便也成了他至于死的罪。因他“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民十二 3）。所以，沒有一件的罪是可以轻看的。

现今是恩典的时代，神是满有恩典的，所以，我们可以放心。不要让撒但控告你，以为你已经犯这罪了，所以是该死的了；圣经虽然没有叫我们为着犯这罪的别人祷告，但是我们如果自审懊悔，神也是肯赦免我们的。林后二章六至七节所记的人，许多人都相信就是那个收继母的人。林前十一章三十至三十二节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犯了这至于死的罪，若肯分辨自己，也可以得着免除。所以，我们千万不可容让一件罪，恐怕它要成为我们至于死的罪。肉体可以软弱，但是，我们不可失去审判自己的心。我们应当审判自己的罪，而不稍微姑息。今生自然是不能达到无罪的完全的；但是，时常的承认，和倚靠神的恩典是不可少的。神还要赦免我们。要求胜死的人在此应当特别注意。“他就把他们的作为和过犯，指示他们，叫他们知道有骄傲的行动。他也开通他们的耳朵得受教训，吩咐他们离开罪孽转回。他们若听从事奉他，就必度日亨通，历年福乐。若不听从，就要被刀杀灭，无知无识而死。那心中不敬虔的人，积蓄怒气；神捆绑他们，他们竟不求救；必在青年时死亡，与污秽人一样丧命。”（伯三六 9~14）

箴言的教训

箴言是一卷注意信徒每日实行的书，里面对于信徒保守自己生命的事多有所教训。我们现在要注意地一看，好叫我们知道如何胜过死亡。

三章一至二节：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它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

八节：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百骨。

四章四节：你心要存记我的言语，遵守我的命令，便得存活。

十节：你要听受我的言语，就必延年益寿。

十三节：要持定训诲，不可放松；必当谨守，因为它是你的生命。

二十二节：得着它（我的话语）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

二十三节：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生命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六章三十二节：与妇人行淫的，便是无知，行这事的，必丧掉生命。

八章三十五节：寻得我（智慧）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

九章十一节：你借着我（智慧），日子必增多，年岁也必加添。

十章二节：惟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

二十七节：敬畏耶和华，使人日子加多；但恶人的年岁必被减少。

十二章二十八节：在公义的道上有生命；其路之中，并无死亡。

十四章二十七节：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

三十节：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

十五章二十四节：智慧人从生命的道上升，使他远离在下的阴间。

三十二节：弃绝管教的，轻看自己的生命。

十六章十五节：王的脸光，使人有生命。

十七节：谨守己路的，是保全生命。

十九章十六节：谨守诫命的，保全生命；轻忽己路的，必致死亡。

二十三节：敬畏耶和华的，得着生命。

二十一章六节：用诡诈之舌求财的，就是自己取死。

十六节：迷离通达道路的，必住在阴魂的会中。

二十一节：追求公义仁慈的，就寻得生命。

当神的圣灵引导我们来胜过死亡时，我们就要在这些经文上看出新的意思来。我们本来以为这样的“生命”，不过是一种的名词。但当我们得着光照之后，我们就知道真的我们如果履行神的条件，我们肉体的生命，必定加增。所以，我们不能不谨慎注意以上所读的圣经。我们如果不照着其所命令的而行，我们要看见我们的生命，好象是逐渐泄漏了。比方神的应许是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弗六 3）；我们如果违背，我们要看见自己的年日是被罪恶割短的。神要我们听他的话语，得着智慧，追求公义，保守己心（因为心中的思想和生命是大有关系的）。好叫我们不失去生命；我们若要生命，就当顺从。

来世的权能

我们知道在将来的国度里，主耶稣乃是要作医治的日头的（玛四 2）；那时“城内居民必不说，我病了”（赛三三 24）。那时，我们信徒“必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必死的要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林前十五 54，另译）国度时代中的特点（对于信徒），就是没有软弱、疾病、死亡，身体得着救赎，撒但踏在脚下。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预先“尝过来世的权能”（来六 5）。虽然我们的身体现在尚未得赎，但是，我们今日已可以借着信心预先尝来世不弱、不病、不死的权能了。这是一个极深的经历。信徒如果履行神的条件，并全心地相信神的话语，他要看见这样的经历是可能的。信心是不顾时候的，信心能够取得神在过去所已为我们成功的；也能够取得神在将来所将为我们成功的。

使徒在林后五章说到将来身体改变的事。“我们在这帐棚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作凭据。”（4~5）“凭据”的意思就是“定银”。定银是一部分的付给，保证将来完全的付给。圣灵在我们里面，就是神要“必死的被生命吞灭”的凭据。虽然今日我们还未完全经历；但是，因为有圣灵作定银的缘故，我们已可有一部分的经历了。圣灵的给与，就是要使我们预尝将来生命的得胜。

使徒在提后一章明说，“救主耶稣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10）生命，和朽坏都是每一个接受福音的人的公产。现在的问题不过就是圣灵使信徒个人经历过多少而已。死是已经废去了，信徒多少总已有这样的经历。但是现今，这一世代快要结束了，圣灵因着提接已经在望的缘故，便要使信徒更多地经历他们从福音所得着的产业。

我们应当知道这样的预尝来世的权能，乃是一件可能的经历。当使徒说，“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林前十五 57）的时候，他乃是指着现今说的，并且乃是说到死的问题的。我们看上文就知道他乃是完全说到将来胜死的问题。但是，他却以为胜死的经历在将来才有的。他说，我们现在就可因着主耶稣得胜了！

神有一个原则，就是他在一个时代里所要作的，都是先在一些人的身上先作。将来“千年”时，众人所要经历的，今日基督在世的肢体就应当预先经历才可以。在已往的世代中，都有预尝将来世代的权能的人；所以，今日的教会应当就有基督胜死的经历。神要我们现今就冲过阴府的境界。主要我们为着他的身体来胜过死亡。我们若未胜死，我们的争战就尚未完全。

所以，我们现在应当个人寻求主对于我们的前途的意思（我们绝对不迷信以为自己必定是不死的）。如果现在是末了的时代，基督的再临是不再迟延了，乃是要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发生的，我们就应当用信心抓住神的话语，相信我们是不会死的，是要活着看见主面的。我们就应当因着这样盼望的缘故，而洁净自己，象他洁净一样。我们就应当时刻为着他而活，也时刻支取他复活的生命，来供给我们灵魂体的需要。

从前“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来十一5上）；所以，让我们有一个相信自己不死的信心：相信不死是实在的；相信被提是的确的；相信时候是不会久的。但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明证。”（5下）我们应当如何呢？

哦，将来的荣耀是何等的佳美呢！神给我们的救恩是何等的完全呢！现在我们应当起来，向着上面而去。哦，但愿“天”是这样的充满我们，以致肉体没有地位好站，世界没有力量来引！哦，但愿爱父的心这样地在我们里面，以致我们不再与他的仇敌来往！哦，但愿主耶稣这样地满足了我们的心，以致我们在他之外，并无他求！哦，但愿圣灵在每一个蒙恩人的心里，造出一个祷告说，“主耶稣，愿你快来！”